

# 小 家 之 伍

郁 達 夫 譯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印 行

1930

伍 家 之 小

譯 夫 達 郁

0008—1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1 0157B



上海  
北新書局印行

1930

小 家 文 冊

1930, 3, 1, 付排

1930, 4, 1, 初版

1—3000



每冊實價七角

## 目 錄

|                |     |
|----------------|-----|
| 廢噓的一夜.....     | 1   |
| 幸福的擺.....      | 73  |
| 一個敗殘的廢人.....   | 143 |
| 一位紐英格蘭的尼姑..... | 177 |
| 浮浪者.....       | 217 |
| 譯者後敘.....      | 247 |

# 廢 墟 的 一 夜

(GERMELSHAUSEN)

德國 Fr. 蓋斯戴客 原作

( 1 )

302866

一八四——年的秋天，有一位年輕氣壯的青年，背上背着背囊，手裏拿着手杖，在遵沿了自馬利斯勿兒特（Marisfeld）馳向味希戴爾呵護村（Wichtelhausen）去的大道，緩慢地，舒徐地逍遙前進。

他決不是一個浪行各處在找工作做的手藝工人；這只須看他一眼，就可以明白，更不必由他在背囊上縛着的那個小小的樣子很清趣的羊皮畫篋來透露詳情。無論如何，依他的樣子看來，他一定是一位藝術家無疑。在頭上深深斜戴着的那頂黑色關邊的呢帽，很長很美麗的捲曲的鬚毛，及軟柔新短的那叢脣上的全鬚，——總之一切都在證說他這身

分，就是他身上穿着的，那件在這一個人陽和的早上許覺得太熱一點的半舊的黑絨洋服，也在那裏證說他是一位藝術畫家。他的洋服的鈕扣是解開在那兒的，而洋服下的白色襯衫呢——因為他是不穿着洋服背心的——却只用了一塊黑綢的巾兒在頸下鬆鬆繫縛在那裏。

從馬利斯勿兒特算起約莫走了一哩路程還不到的時候，他聽見那裏教會堂的鐘聲響過來了。停住了腳，將身體靠住了行杖，他在聚精會神地傾聽着這實在是奇妙地向他飛渡過來的鐘聲。

鐘聲早就停了，他可是依舊還呆呆地站着同在夢裏似的茫然在注視着山坡。他的神思實在還留在家裏，還留在那個小小的融和的討奴斯山旁(Taunusgebirge)的村裏，留在他的家人，他的慈母，與他的弟兄姊妹之旁。他覺得似乎有一行清淚，要湧出在他的眼睛裏的樣子。可是他那少年的心，他那輕鬆快樂的心，却不許這些煩憂沈鬱的

想頭滋盛起來。他只除去了帽子，含著滿心的微笑，朝了他所素識的故鄉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然後比前更緊地拿起那枝結實的手杖，重新遵沿著他所已經開始的行程，他就勇猛地走上大道，走向前去了。

這中間，太陽已經在那條寬廣的，單調的大道上射燒得很暖很熱了，大道上且有很深的塵土成層地積在那裏，我們的這位行旅者已向左右前後回看了好多次了，他的意思是在想發見一條比這大道更可以舒服一點走去的步道。當然在右手是有一條岔路來了，但這路也並不見得比他在走的那條大道更會好些，而且這路的去向，比他所指的方向，也似乎離得太遠。所以他仍循原路又走了一程，終於走到了一條清冽的山溪之旁，溪上是還有一架古舊的石橋殘跡遺留在那裏的。過橋去是一條淺草叢生的小路，小路的去向，是山谷的低窪之處。本來是沒有一定的目的的他——因為他也不過是為清麗



的魏拉河流 (Werrathal) 的美景所牽誘，此來也原不過想飽飽他的書篋而已，——就從溪流中散剩在那裏的大石塊高頭脚也沒有濺溼地渡了過去，跳到了那邊的淺草叢生的地上。於是他就在這裏的富有彈力性的淺草高頭和濃密的赤楊樹蔭之下，心裏滿懷了這一回所換的道路的舒服之感，急速地走向前去了。

“現在我却得到了這一點好處了，”他自對自的笑着說，“就是我可以完全不曉得我到的是什麼地方這一點好處。這裏沒有那些無聊的路牌，真是無聊，這些路牌大約在幾哩路前就在對人說了，此去下一個地方是叫什麼名字，而每次每次記在那裏的路程遠近却總是不對的。我真想問問他們看，在這裏，他們的計算路程究竟是如何在計算的！可是在這裏的山谷裏，是多麼寂靜啊，——那也是當然的，禮拜天農夫們還要在野外做什麼呢，一禮拜整整的六天他們既不得不在耨後車旁勤勞辛苦，那禮

拜天他們當然是不願意再出來散步的了，早晨在教會堂裏的一忽兒安息，纔能補足他們的睡眠，中飯喫後，他們當然是要向酒店的桌下去伸伸腳了啦。——酒店桌下——哼嚇——像這樣怪熱的時候，一杯啤酒倒也很不錯——可是在我能夠得到一杯啤酒之先，在這裏的這清流水，不也可以權消口渴的麼。”——於是他就將帽子背囊丟下，走下水邊，去任心飲了一個痛快。

因此感到了一點清涼，他的眼睛却偶然看到了一株老殘靈奇的柳樹，他以熟練的手法畫下了一張這老樹的速寫之圖；現在是完全休息過了，心氣也覺得清新了，他就又背起背囊，也不管那小路的路線是引他向何方去的，便又開始向前走了！

像這樣的，這兒一塊岩石，那兒一叢奇異的赤楊樹叢，或又是一枝節瘤叢生的櫟樹之枝等收了許多速寫在他的畫篋裏，他又約莫逍遙前進了一個鐘頭。太陽愈昇愈高了，當他正決下心來，預備走

得更快一點，至少想趕上下一個村子裏去攝取午飯的時候，他却看見在他的前面，山谷的道旁接近溪邊，一塊從前大約是有神龕立着的老石之上，有一位鄉下少女坐在那裏，她是在俯視着那條他所走來的小道的。

爲赤楊所遮住，他的看見她，比她的看見他還要早些；可是當他沿着溪邊，正從那個到這時爲止把他從她的視線裏遮去的樹叢裏出來的當兒，差不多和這是同時地她就跳了起來，歡呼了一聲，竟向着他而跑上前來了。

亞諾兒特（Arnold），這是這青年畫家的名字，倒喫了一驚呆站住了，而同時也馬上看出了她是一個同畫上的美人兒般美麗的姑娘，年紀怕還不滿十七歲，穿的是一套非常奇異，但也非常清潔的農婦的衣服；她伸出了兩臂，在向他跑上前來。亞諾兒特也明明知道，她大約總是把他弄錯當作了一個另外的人了，而這一個歡欣的接遇總並不是爲他

而發的——那個小姑娘一到認清了是他也立刻驚惶站住，顏面先變得青蒼然後滿面通紅最後纔囁嚅難吐窘急得什麼似的說：

“你你這位不認識的先生，請不要生氣，——我——我把你——”

“當作了你自己的愛人看了，是不是？小姑娘！”那青年笑着說，“而現在你却要發怒了，怒惱你在路上遇見了一個另外的，不相識的，與你是完全不相干的生人，是不是？請你不要因為我不是你那個他而發怒纔對呀。”

“噯，你說那裏的話？”那小姑娘感到窘急似的幽幽地說——“我憑什麼要發怒呢？——噯，你正不曉得，我却在這兒非常的歡喜着哩！”

“那麼他也不值得你再這樣的等待下去了，”亞諾兒特說，他這時候纔初次注意到了這純潔的村女的實在是奇妙不過的愛嬌，“假如我是你那個他的說話，那我就一分鐘也不教你無爲地在這裏等我

的。”

“啊，你真說得奇怪，”那小姑娘羞縮地說，“他若是能來的說話，那他就老早來了。或者他是病了也未可知——或者竟也許是——死了，”她緩慢地也是從心底裏出來似地嘆着說。

“你不聽到他的消息，已經是很久了麼？”

“嚶，是很久，很久了。”

“那麼他的家裏總大約是去這兒很遠的罷？”

“遠麼？當然——從這兒去是遠得很哩，”那姑娘說，“是在別蓄府斯羅達(Bischofsroda)。”

“別蓄府斯羅達？”亞諾兒特叫着說，“我在那裏是在最近住過四星期的，那村裏的孩子我差不多個個都認識。他叫什麼名字呀？”

“亨利——亨利，福兒古脫(Heinrich Vollgut)，”小姑娘羞羞縮縮地說，——“是別蓄府斯羅達村村長的兒子。”

“嗯，亞諾兒特想了想說，“村長那裏我是常

在進出的，他的姓字是鮑愛林 (Baeuerling)，據我之所知，則全村裏沒有一個姓福兒古脫的人。”

“在那裏的人，你或者總不全部都認識罷，”小姑娘辯着說，在她臉上的那一層悲哀憂怨的形容上，却潛入了一臉淡淡的，狡憨的笑容。這笑容在她的臉上，比起先前的那副憂鬱的形容來，實在更是相稱，更是好看。

“但是若從別蓄府斯羅達來的話，”那青年畫家說，“那翻山過來，有兩個鐘頭，也儘可以來了，至多也不過三個鐘頭。”

“可是他却仍是不來，”小姑娘說，又發了一聲沈鬱的嘆聲，“而他却是和我那麼確實地約定的哩。”

“那麼他一定是會來的，”亞諾兒特很忠心地保證着說，“因為倘若和你約定了，那他是必須有一個堅決如石樣的心纔忍心背言而不守約——我想你的那位亨利總不至於如此罷。”

“是啊，亨利是不會如此的，”小姑娘也很信用她愛人似的說，——“可是現在我想不再等下去了，因為無論如何我總要回家去喫午飯去，否則怕爸爸要罵起來哩。”

“你的家在什麼地方？”

“就在這村谷裏——直的進去——嚇，你聽見那鐘聲麼？——教會堂的禮拜是剛在散呀。”

亞諾兒特傾聽了一下，在距離並不很遠的地方，他聽見有一種慢慢撞擊的鐘聲傳了過來；但這鐘聲並不深沈響亮，却只是尖銳不和協的，而當他看向那鐘聲響的地方去時，他看見簡直似乎有一層濃密的霧靄遮障在村谷的那一部分上似的。

“你們的這鐘是有裂痕的，”他笑着說，“這鐘的聲音真有點怕人。”

“是的，我也很知道，”小姑娘冷靜地回答說，“這鐘的聲音真不美，我們早想把牠改鑄了，可是一則我們老沒有錢，二則也沒有時間的餘裕，

因爲這附近是沒有鑄鐘師的。但是倒也沒有什麼；因爲我們都已聽慣了，曉得這鐘打的時候是什麼意思了，——所以就是這破鐘也儘可以通用的。”

“你們的村子叫作什麼名字呀？”

“蓋默爾斯呵護村(Germelshausen)。”

“從你們那裏可以走上味希戴爾呵護村去的？”

“那很容易——走步道而去怕只要小半個鐘頭好了——或者還不要的呢，若你走得快一點兒的時候。”

“那麼，小寶貝，我和你一道去罷，去走過你們那個村子：假如在你們那兒有一家好好的旅館的話，那我就也到你們那兒去喫午飯去。”

“那旅館只是太好了一點，”小姑娘嘆着說，臨行時她又朝後回顧了一眼，看看她那所久候的愛人究竟來也不來。

“旅館那裏有太好的道理呢”



“對農夫自然是如此的，”小姑娘認真地說，這時候她已在他的邊上並着，緩緩地在走向村谷中去了，“農夫於日裏的工作完了之後，晚上在家裏是還有許多事情要做的，假使他在一家好好的旅館裏晚上坐到了深夜回來，那豈不要把家裏的事情耽擱起的麼？”

“可是我今天總再沒有什麼事情耽擱落了罷。”

“城裏的先生們是不同的——他們本來就不做什麼工，所以也沒有多大的事情會被耽擱，而農夫却是要為他們而作工，做出糧食來供養他們的。”

“那倒也不盡然，”亞諾兒特笑着說；——“他們為我們務農(植造)是有之——可是做出工作來供養却還是有待於我們自己的哩，并且我們有時候也很苦，因為農夫的工作，是容易得到相當的報酬的。”

“可是你們是並不在做什麼工的呀？”

“爲什麼不做工呢？”

“你們的手並不是像做工的樣兒”

“那我就馬上試給你看看，我是如何的做工而且能夠做點什麼的，”亞諾兒特笑了。你且上那叢老的紫丁香花樹下的平石上去坐下來罷，”——

“我上那兒去幹什麼？”

“你且坐下罷，”青年畫家叫着，就很快的把背囊丟下，把畫篋和鉛筆取了出來。

“可是我要回家去了！”

“有五分鐘就行——我極願意將你的紀念品留一個在身邊，攜帶到外邊的世界上去，就是你的亨利，大約對此總也不會反對的。”

“我的紀念品？——你說得真可笑呵！”

“我想畫一個你的像去。”

“你是一位畫家麼？”

“是的。”

“那好極了——你馬上可以把蓋默爾斯呵護村

教會堂裏的畫重新點染點染畫一畫新，因為牠們實在是太舊太難看了。”

“你叫什麼名字？”這一回亞諾兒特問她說，這中間他早把畫篋打開，很快的在畫取這小姑娘的嬌容的速寫圖了。

“蓋屈魯特(Gertrud)。”

“你爸爸是做什麼的？”

“是村裏的村長。——你若是一位畫家，那你可以不必上旅館去；我就馬上帶你回家去喫午飯，飯後你可以和爸爸商量商量一切的事情。”

“是不是關於教會堂的畫的事情？”亞諾兒特笑着問她。

“當然是的，”小姑娘很認真的答他，“那你就非要住在我們那裏不行，總得和我們住一個很長很長的時期，直到——我們的日子再來而那些畫是完整了的時候。”

“蓋屈魯特，這些事情讓我們慢慢的往後再

說，”青年畫家一邊很忙碌地在調使他的鉛筆，一邊說，——“我且問你，假如我有時候——或者竟是常常要和你在一道，而——又和你說閑話說得非常之多，那你的那位亨利不會生氣的麼？”

“亨利？”小姑娘說，“他以後怕不會來了。”

“今天自然不會來了啦，可是明天呢？”

“不”，蓋屈魯特完全很平靜地說，“他今天十一點鐘的時候不來，是不來的了，直要到我們的日子再來的時候止。”

“你們的日子？那是什麼意思呀？”

小姑娘只喫一驚似的誠懇真率地朝他看看，可是對他的這一句問語，她仍不回答，而當她把視線擎往罩在他們頭上的高空雲層上去的時候，她的目光裏却充滿了一種苦痛和憂鬱的表情在視向雲間。

這一忽兒的蓋屈魯特真有天使般的美麗，而亞諾兒特在急於他的速寫畫的完成，注意全為這事所

吸引，把其他的一切都忘掉了。這中間他并且也沒有多少時間的餘裕。那小姑娘突然站起來了，把一塊方巾向頭上一拋，遮住了太陽的光線，她站起來說：

“我非走不行——這日子是那樣的短，他們家裏的人，全在等着我哩。”

可是亞諾兒特也已經把那張小畫畫完了，用了幾筆粗線，將她的衣服摺痕表示出來之後，他一邊就將畫擎給她看，一邊說：

“像不像？”

“那真是我呀！”蓋屈魯特急速地叫了一聲，幾乎似喫了一驚的樣子。

“可不是麼？不是你是誰呢？”亞諾兒特笑了。

“你要將這畫留着拿了去麼？”小姑娘羞縮地差不多是憂悶地問。

“當然我要拿去的，”青年叫着說，“我若從這裏遠遠的，遠遠的離開了的時候，也可以常常看

看想念想念你呵。”

“可是不曉得我爸爸答應不答應？”

“是不是說准不准我想念你的話？——他能夠禁止我不想你麼？”

“不是的——但是——諾，就是你要將畫帶去——帶到外邊的世界上去的話呀？”

“他不能阻止我的，我的心肝”，亞諾兒特很親愛地說，——“可是將這畫留在我的手裏，你自己是願意不願意呢？”

“我麼？——那有什麼！”小姑娘想了一下回答說，——“假如——只教——噯，我還是要去問問爸爸纔行。”

“你真是一個傻孩子，”青年畫家笑着說，  
“就是一位公主，也不能反對一個藝術家來將她的容貌畫取而爲自己保留着的呀。對你是並沒有什麼損害的。請你不要這樣的跑走罷，你這野孩子；我要同你去的呀，——或者你想這樣的使我中飯也沒

得喫，剩我在這裏麼？你難道忘了教會堂裏的畫了麼？”

“是的，那些畫，”小姑娘停住了脚在等着他說；但是急急把畫篋收拾起來的亞諾兒特，在一瞬之間，又已走在她的邊上了，他們便比前更快地在走他們的路，走向村子裏去。

那個村子却距離得非常之近，比亞諾兒特聽了那破鐘的聲音在猜度的距離更近了許多。因為青年從遠處看來，以為是赤楊樹林的一叢樹木，等他們跑近來一看，却是一排以籬笆圍住的果樹叢林，在這叢林之後深深地藏着的，在北面和東北的方面可仍是寬廣的耕地，却是那個有低低的教會堂尖塔和許多被燻黑的村舍的古舊村子。

在這裏他們開頭也踏着了一條鋪得好好的堅實的街道，兩旁是各有果樹培養在那裏的。可是在村子上面的空中却懸着那塊亞諾兒特在遠處已經看見了的陰鬱的霧靄，把亮爽的阳光弄得陰沈沈地，致

使在那些古舊灰色風雨經得很多的屋頂之上，只有些黃黃不亮，異常陰慘的光線散射在那裏。——亞諾兒特對這些光景可是幾乎不曾注一眼目，因為當他們走近開頭的幾家房子的時候，在他邊上走着的蓋屈魯特慢慢的將他的手捏住了。把他的手捏住在她的手裏，她就和他走入了第二條街。

因與這一隻溫軟的手的一接觸，這位年輕氣壯的青年竟週身感到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奇異的感覺，他的眼睛不能自己地在找捉那年輕的小姑娘的視線了。但是蓋屈魯特却並不流盼過來，眼睛優婉地俯視着地面，她只在領導她的客人上她父親的屋裏去。所以最後亞諾兒特的注意就只好分向到那些對他並不招呼一聲，只靜默地從他邊上走過去的村民的態度上去。

他開頭就注意到了這一點，因為在這地方近鄰的各村子裏，走過的人對一位不認識的陌生人至少也該說一聲“恁好啊”或“上帝保佑你啊”的客氣



話的，若不說這些的時候，那大家幾乎會把這事情當作一宗犯罪的行爲來看。在這村子裏却並沒有人想到這件事情，這些村民只同在大都會裏的居民一樣，祇是靜默着無情地走過去了，或祇是在這裏那裏的站立下來朝他們看看——而沒有一個人來和他們攀談一句話的。就是對那小姑娘也並沒有一個人說出一句客套話來。

那些古舊的房子，那些有用了彫刻裝飾着的尖頂八字式的門面與堅強的被風雨所打舊的草蓋的房子，又是多麼奇特呀——并且是禮拜天也不管，人家的窗門是沒有一扇擦拭得光亮的，那些圓形的鑲在鉛框裏的玻璃，看起來都是沈鬱斑斕，在牠們的灰垢的面上都只在那裏放虹霓的光彩。當他與她走過去的時候，這裏那裏也時有扇把窗門開的，裏面也有親和可愛的小姑娘的顏面或年老有福的老婆婆的顏面在那裏看望出來。那些住民的異樣的服式也使他感到了奇怪，因為他們的衣服實在是與附近各

村的根本地不同。此外且到處只充塞着了一種幾乎是萬籟無聲的沈默，亞諾兒特到最後覺得被這寂默壓得苦痛起來了：所以就對他的那女伴說；

“在你們這村裏難道把禮拜天守得那麼嚴謹的麼？難道教大家遇着的時候也不准交換一句客氣話的麼？若不是這裏那裏的聽見一聲狗叫和鷄鳴，那我們幾乎可以把這全村當作是沈默的或死了的地方看了。”

“現在是中飯的時候呀，”蓋屈魯特平靜地說，這時候是大家不想多說話的；因此到晚上怕你要更覺得他們的吵鬧嘈雜哩。

“真要謝感上帝啊！”亞諾兒特叫着說，“那兒却終究有起幾個小孩子來了，他們倒是在街上玩兒哩——我已經覺得在這兒有點奇怪起來了，彷彿是怪可怕的樣子；在別蓄府斯羅達他們過禮拜天可不是這麼過的。”

“那兒是我爸爸的家裏了，”蓋屈魯特輕輕地

說。

“對他可是，”亞諾兒特笑着說，“我不應該這樣出其不意地在喫中飯的時候去打攪他的呀。我對他或者是一個不被歡迎的不速之客，而我在喫飯的時候呢又只喜歡看到親和的面色在我的周圍的。我的好孩子，還是請你告訴那旅館的地方罷，或者由我自己去找也行，大約蓋默爾斯呵護村總不會和別的地方不同罷？在平常的村子裏旅館總老是緊接在教會堂的邊上的，大約跟教會堂的尖塔走去總不至於走錯。”

“你是不錯的；我們這裏原也是和別村子一樣的，”蓋屈魯特沈靜地說：“可是在家裏他們已經在等候我們了，你可請不必擔憂，怕他們會對你不客氣的地方。”

“他們在等候我們？啊，你的意思，是你和你的亨利罷？好，蓋屈魯特，假如今天你能把我當作亨利看待；那我就上你那兒去，和你們在一道兒住

下去——一直住下去——直到你自己再想趕我出去爲止。”

他不能自己地用了極感動的聲氣將最後的幾句話說出，同時又輕輕地將還在捏着他的手的那隻纖手捏了一把，蓋屈魯特忽而站住了，張大了眼睛朝他深深地看着，她就開始說：

“你真的願意這樣麼？”

“一千一萬個願意，”青年畫家被她的奇豔迷人的美色所征服而叫着說。蓋屈魯特可是不再回答他了，就又開始走她的路，彷彿是在深思她同行者的剛纔所講的話的樣子，最後她走到了一間高大的房子之前又站住了，一條有鐵欄圍住的寬大的石級是引入到這房子裏去的，站住之後，她又回復了從前的那種羞縮的態度說：

“親愛的先生，這兒就是我的住家，假如你喜歡的話，那請你和我一道走上我爸爸那裏去罷，他一定要以能招你去和他一道喫飯爲無上的光榮。”

當亞諾兒特能夠回答她些話語之先，在石級的高頭那位村長已經走出來立在門口了，一扇窗開了開來，裏面有一位老婦人的親和的顏面在向外看望而在朝他倆點頭，這中間那農夫叫着說：

“可是蓋屈魯特，今天你可在外面耽擱得久了，噯唷，看啊，她又帶了一個多麼漂亮的美少年來！”

“我的親愛的村長先生——”

“請不要在臺階上敝客套罷——快請進來；肉丸子早就做好了，否則怕要硬起來要冷了哩。”

“這可不是亨利，”那老婦人在窗裏說。“我不是說了麼？‘他怕是不再來了’。”

“這也很好的呀，娘；很好很好！”那村長說，“這也很可以的，”對這新來者伸出了歡迎的手，他就繼續着說：“歡迎你到蓋默爾斯呵護村來，我們的少先生，那丫頭是在什麼地方把你揀取了來的呢。現在請進來用飯罷，請隨意喫喫——其

餘的事情我們往後再談罷。”

他真不讓這青年畫家有一刻可以作告罪之類的话的餘裕，等他一踏上臺階，蓋屈魯特將他的手放開之後，村長就很重的和他握過手，親親熱熱地將他的手夾在臂下引他上那間寬廣的居室裏去了。

房子裏只充塞着了微敗氣土壤氣很重的空氣，雖則亞諾兒特對於德國農人的那一種習慣，就是在房子裏最喜歡把新鮮空氣統統塞殺，與在夏天也常常把火生起好享受那種他們以為舒服的蒸人的熱氣之類的習慣，是十分知道的，但到了這裏，他也覺得有點奇特了。那間狹窄的進口房間，也覺得有點不大令人快活。牆上的粉刷石灰都已剝落了，彷彿是剛纔很匆促地掃集收拾到邊頭上去的樣子。在這房間後部的一扇唯一的幽黑的窗，幾乎是一線的外光也透射不進來的，而從這房間引到高一層的住室裏去的那條階梯呢又是很舊很壞，似乎是年久失修的模樣。

可是他在這裏並沒有可以詳細觀察周圍的餘裕，因為一瞬間之後，他的那位好客的主人已把客房的門兒開了，亞諾兒特看自己已經進到了一間雖然不高但也很寬廣的房間，在這裏的空氣是清新的，地上還有白沙鋪着，室內當中擺着一張以雪白的桌布罩好的很大的食桌，却與這古舊的房子的周圍各種灰陳的設備作了一個很好的對照。

在那個老婆婆之外，——她已經把窗門關上，將她的椅子移向食桌邊上來了，在她之外，還有幾個雙頰紅紅的小孩子坐在房間的角上；一位強壯的農婦——可是她的衣服也完全和鄰村的不同的——爲拿了一大盤東西走進來的使女開了門。於是那盤肉丸子就熱氣蒸騰的放在桌上了，大家就各跑上椅子邊上去分受這正合飢餓的人的胃口的飯餐。可是沒有一個人坐下椅子來，而小孩子們呢由亞諾兒特看來彷彿是都在舉起了憂懼的視線在朝他們的父親看着。

父親走近了他的椅子，將手臂擱在椅上，只靜默地沈寂地並且是陰鬱地將視線低注在前面的地上。——他難道在祈禱麼？亞諾兒特只看見他將嘴唇緊緊地包緊，而他的右手却捏了一個拳頭在身邊掛落在那裏。在他的面上決沒有一種祈禱的表情，依他的樣子看來，却只是一種頑強的，可也是未曾堅決定的驕抗的神氣。

蓋屈魯特輕輕地走近了他的身邊，把她的手擱在他的肩上，那老婆婆也只一言不發地和他對立在那裏，在用了一種憂怨哀懇的視線朝他呆看。

“我們喫罷！”那男子粗暴地說，——“是沒有辦法的！”將椅子推了推開，對他的客人點了點頭，他就自己坐下椅去，拿起那柄很大的食器來替大家分裝起菜來了。

這一位男子的這種種行爲亞諾兒特真覺得有點莫名其妙的可怕，並且在其他各人的都似在受壓迫似的雰圍氣中他也同樣的不能感到舒暢。可是那位



村長並不是將他的中飯來和憂思一道喫的人。他在桌上一拍，使女就又進來，拿了許多酒杯酒瓶來了。與他所倒給人的那種可口的陳酒之來在同時，食桌上的各員中間也馬上都感到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比前更愉快的情懷的恢復。

那種名貴的飲品真像是化成液體的熱火在亞諾兒特的血管裏循流起來了——他自從出世以來決還沒有喫到像這樣的好酒過——，蓋屈魯特也喝了，老婆婆也喝了，老婆婆往後馬上就到屋角上她的紡輪邊上去坐下了，她并且用了輕輕的音調唱出了一曲歌詠蓋默爾斯呵護村的快活的生活的小曲兒來。村長自己也完全像癡過了一個人的樣子。和前頭是異常的沈鬱異常的靜默時一樣，這一忽兒却變得異常的快活異常的高興了，亞諾兒特當然也不能逃出一種美酒的自然的影响。他也不曉得究竟是從那裏來的，村長的手裏却橫捏了一把提琴在抽一個很快活的跳舞曲子，亞諾兒特抱住了美麗的蓋屈魯

特，就和她在屋裏亂舞起來。他倆跳舞得有如此之狂，甚至於把紡輪打翻，許多椅子也被跌倒，而把那個正在把食器收拾搬出去的使女也幾乎闖倒，總之他倆演盡了種種可笑的狂跳亂舞，弄得在旁看着的其餘的人都笑斷了肚腸。

突然之間，室內的一切都沈默了，等亞諾兒特喫了一驚回過來看那村長的時候，他却以提琴的弓子指了一指窗外，就把那樂器仍復收拾到了那隻他前回是從這裏頭取出來的大木箱子裏面。亞諾兒特看見外面街上正有一具棺材在從那裏擡過。

六個穿着白襯衫的男子將棺材扛在肩上在前頭走，後面只冷清清的跟着了一位老人，手裏帶着一個金髮的小小姑娘。老人似被憂傷所摧毀似的在街上走着，但那還未滿四歲的小孩，大約是因為還不曉得睡在那黑棺裏的是何人的緣故罷，到處若遇着一個認識的人的時候，就在很親愛的點頭，而當看見了兩三隻狗跑跳了過去，其中的一隻闖着了

村長的房子前面的石級而滾倒的時候，却很高興的笑了起來。

但是只當那棺材還看得見的中間室內沈默了一忽。蓋屈魯特走近了青年畫家的身邊對他說：

“現在你暫時休息一忽兒罷——你跳也跳得够了；否則那猛烈的酒性怕要漸重地逼上你的頭來。來罷，拿着帽子，讓我們一道去散一回步。等我們回來的時候，正好上那家旅館去，因為今晚上那裏有跳舞哩。”

“跳舞？——好極了，”亞諾兒特很滿足地叫着說，“我真來得湊巧呵；你總該和我跳頭一個跳舞的罷，蓋屈魯特？”

“當然，假如你若願意的說話。”

亞諾兒特也將帽子和畫篋拿起來了。

“你那本書幹什麼的？”村長問。

“他是畫畫的，爸爸，”蓋屈魯特回答說——  
“他已經把我畫過一張了。你且看看那張畫罷。”

亞諾兒特開了畫篋，就將那張速寫圖擎給那男子去看。

那農夫靜靜地沈默着看了一會。

“你要將這畫帶着拿回去麼？”他最後問說，“或者將裝進一個框子去掛在你的房裏罷？”

“那是不行的麼？”

“爸爸，你許他帶回去麼？”蓋屈魯特問。

“假如他不和我們在一道，”村長笑着說，“我也沒有什麼好反對——但是這畫上還缺少一點背景。”

“什麼呢。”

“剛纔的那個喪葬的行列。——你把那葬式畫上這紙上去罷，那麼你可以帶了回去。”

“但是那個喪葬行列和蓋屈魯特？”

“紙上還空得很呢，”村長很頑固地說，“一定要把葬式畫上去纔行，否則我不許你帶了這只畫着我的小姑娘的速寫圖拿去。在這樣的嚴肅的背景

之內或者沒有人會想到壞事情上去的。”

亞諾兒特對於這奇怪的提議，就是對一位美麗的姑娘要借一個喪葬行列來作名譽保證的這提議笑着搖了搖頭。但是這老人似乎已經決下了心而不能變動的了，爲使他滿足起見，亞諾兒特就從了他的提議。往後他以爲儘能夠把這悲哀的添加品很容易地再擦去的。

他以熟練的手法把剛纔走過的人物情景畫了上去，雖則是只追溯着他的記憶在畫的，但他仍將全部都畫入在紙上，於是全家族的人就都擠攏在他的身邊，表示着很明顯的驚異，在看他那種神速的畫法。

“我畫得還不錯罷？”最後亞諾兒特從椅子上跳起，將那張畫伸直了手臂拿着在看的時候叫着說。

“真不錯！”村長點了點頭，——“我真想不到你能這麼快的就把牠畫好了。好，現在是好了，你就和那小丫頭出去罷，去看看我們這村子——或

者你第二次不能馬上有再來看的机会罷。到了五點鐘的時候就請回來——今天我們有一個慶祝的盛會，你一定要來參列纔行哩。”

那個土壤氣很重的房間和已經昇上頭來的酒性把亞諾兒特弄成了一種不暢放的被壓迫的氣分感覺，他早在渴慕着外面天空下的自由開放了。幾分鐘之後他就走在美麗的蓋屈魯特之旁，遵沿了那條貫通村子的大街在逍遙闊步了。

現在路上可沒有同從前那麼的沈寂了；小孩子們在街上遊戲，老人們這兒那兒的坐在門前在看他們。充滿着古舊的奇怪的房屋的這地方全部，只教太陽能夠通過那層像一塊雲似地掛在人家上面的深厚紫褐色的煙靄晒射下來，那一定就能夠呈現出一種親和悅目的景象。

“這近邊有荒野或森林裏在起火麼？”他問那姑娘說；“像這樣的煙靄是旁的任何村子裏所沒有的，這當然也不是從煙囪裏出來的呀。”

“這是地氣，”蓋屈魯特很平靜地回答說——  
“但是你還沒有聽人說起過蓋默爾斯呵護村麼？”

“從來沒有聽見過。”

“這倒也奇怪了，這村子是很古——很古的呀。”

“至少從這村裏的房屋看起來是如此的，並且那些村民的行動舉止也奇怪得很，而你們的言語也完全和鄰近的各村不同。你們大約是從你們的村裏很少出去到外間去的罷？”

“很少，”蓋屈魯特簡單地答。

“在這裏並且一隻燕子也沒有了？——難道牠們已經都飛完了麼？”

“噯，早就，”那姑娘呆版地回答說；“在蓋默爾斯呵護村牠們是不來造巢的。——大約是因為牠們不能受那地氣的緣故罷。”

“可是你們這裏總不是老有這地氣的罷？”

“老有的。”

“那麼或者你們的果樹不生果子，也是這個原因，在馬利斯勿兒特今年他們却非要把樹枝用支柱來支住不行，今年的果子真生得多呀。”

蓋屈魯特對此也不作一句答語，儘是默默的在他邊上在村子裏向前走去，到最後終究走到了村子的盡頭。在路上她只有幾次很慈和的對小孩子點了些頭或對年輕的少女中間的一個說幾句輕輕的話——大約是關於今晚上的跳舞與跳舞會內穿的衣裳之類的話罷。那些年輕的姑娘在這中間都用了滿抱着同情的眼光在朝這青年畫家注視，致使他也不曉得是什麼原因會變得心裏熱起來悲痛起來——但是他也不敢問一聲蓋屈魯特這究竟是什麼緣故。

現在他們終於走到了村子最外面的幾家人家的邊上了，因為在村子裏頭是異常的熱鬧的原因，所以在這裏覺得格外的冷靜沈寂，幾幾乎覺得周圍是完全死絕了的樣子。那些庭園似乎是很久很久有許多年數沒有人跡到過似的：路上只長着荒草，尤



其是惹這年輕的異鄉人注意的，是那些果樹，果樹中竟沒有一株生着一顆果子的。

在那裏他們遇見了幾個自外面進來的人，亞諾兒特一看見就認得他們是剛纔搬葬儀出去回來的人物。這一羣人只沈默地從他們身邊經過，又回向村裏去了，兩人的脚步便自然而然的走向了墓地中間。

亞諾兒特覺得他那同行的女伴變得很憂鬱了，所以盡力的想使她高興起來，於是就講了許多他所到過的另外的地方的事情給她聽，並且告訴她外面的世界是怎麼樣的。她從來還沒有看見過鐵路，並且聽也還沒有聽見過，所以很注意地滿懷了驚異在聽他的說明。她對於電報以及各種新一點的發明之類，都完全沒有一絲的概念，致弄得那青年畫家不能了解，何以在德國境內竟能有這樣保守的人，完全和外界相隔絕，竟能不與外界發生一點極微細的關係而這樣地在生活過去。

在說這些話的中間他們就走到了墓地之內，在這兒那年輕的異鄉人就又被那些古代的石頭和墓碑之類所驚異了，雖則牠們的樣子一般是很單純的。

“這是一塊很古很古的石頭”當他伏下身去，看了身邊最近的一塊石頭，費了許多苦心，將石上的蝕曲的文字翻出來後，這樣的對蓋屈魯特說，“安娜，馬利亞，白托耳特，生姓須蒂格利茲 (Anna Maria Berthold, geborene Stieglitz)，生於一一八八年十二月初一——卒於一二二四年十二月初二——”

“這是我的母親，”蓋屈魯特嚴肅地說，兩行亮晶晶的大淚在她的眼睛裏湧出慢慢地洒上她的衣上去了。

“噯，你的母親？你這好孩子？”亞諾兒特嘆了一驚對她說，“你的曾曾曾祖母罷，只有這是可能的。”

“不是的，”蓋屈魯特說，“是我自己的母親

——爸爸後來又結婚了，在屋裏的那位是我的後母。”

“可是在石上不是說是在一二二四年卒的麼。”

“那年分有什麼關係呢？”蓋屈魯特很悲哀的說，——“像這樣的不得和母親死別開來，實在是一件最傷心的事情，但也”她又輕輕地而也很沈痛地加上說——“許是很好的——完全是很好的，像這樣的她能夠先到了上帝那裏。”

亞諾兒特搖着頭又伏下身去，想將石上的碑銘再仔細點尋探一下，看年號中的頭一個二字是不是八字，因為在古代的書法裏這也並不是不可能的；但是第二個二字却和頭一個絲毫不差一點，而寫的若是一八八四年這年分呢又太嫌早了，因為一八八四年正還沒有到來呢。或者是石匠的錯誤也未可知，看那姑娘是深沈在故人追懷的沈思裏了，他也不想再以大約是她所不樂意的問題去打斷她的念

頭。他所以讓她一個人跪下在那塊石頭的邊上在輕輕的祈禱，他自己就又要去尋看另外的墓碑去了。但是看來看去，那些墓石上所刻的年分毫無例外地都是幾百年前的年號，竟有古到耶穌降生後九百三十年及九百年代的，新一點的墓石一塊也尋不出來，可是村裏的死者就是現在也還是上這裏來葬的，那穴最近的新墓就是一個證據。

從低低的墓地牆上望出去，也看得到一個這古村全村很好的全景，亞諾兒特馬上就利用了這機會，畫下了一張速寫圖來。但是在這一塊地方之上，也有那層奇怪的霧靄懸着，而在遠一點的近樹林的地方呢他却能看見明亮的日光皚皚地晒在山坡的上面。

村子裏那個舊的有裂痕的鐘聲又響過來了，蓋屈魯特急急地站了起來，將睛眼裏的淚痕彈了一彈，她就親愛的向那青年打了一個招呼，教他跟着她去。

亞諾兒特馬上就走到了她的邊上。

“現在我們可不該再傷悲了，”她微笑着說，“教會堂的鐘聲在響，禮拜已經散了，現在是可以去跳舞去了。你到現在為止大約總以為蓋默爾斯呵護村的村民都是陰鬱虔敬的人罷；今天晚上你却可以看到相反的事實。”

“可是那邊是教會堂的門罷，”亞諾兒特說，“我却不見有什麼人出來呀？”

“那是當然的，”小姑娘笑了，“因為並沒有人進去的緣故，就是牧師本人也並不進去的。只有那教會的老役人自己不肯休息在那裏召集催散地打打鐘罷了。”

“那麼你們這裏的人難道沒有一個上教會堂去的麼？”

“不——彌撒也不去——懺悔也不去的，”那小姑娘沈靜地說，“我們和教皇的爭執還沒有解決呢，他住在外國人的中間，非要到我們再服從他的

時候，他是不允許我們到教會堂去的。”

“可是自從出生以來，我倒還沒有聽到過這一件事情。”

“是的，那還是很早很早的事情啊，”小姑娘不經意地說了開去，——你瞧，那不是教會的那老役人麼？他只一個人從教會堂裏出來，在關門了；他在晚上也不上旅館裏去的，只是一個人靜靜地坐在家裏。”

“那牧師也去的麼？，，

“我想他是去的——他在衆人之中是一個最會尋快樂的人。他把什麼事情都不攔在心上的。”

“這些事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亞諾兒特問說，實在他對那些事實的驚異，還是對這姑娘的無邪純樸的態度的驚異來得大些。

“那却有一段很長的歷史的，”可是蓋屈魯特却在這樣的答他，“而那牧師却把這些事情全部寫入在一部很大很厚的書裏。你若有興趣，若懂拉丁

文的說話，那你可以去讀讀試試的。——可是，”她忠告着他加上去說——“假如我爸爸在邊上的時候請你不要說起這些，因為他是不喜歡這事情的。你看呵——青年的男女已經各從他們的屋裏出來了，現在我却不得不馬上趕回家去，去換衣服去，因為我不願意做落後的最後一個。”

“蓋屈魯特，你的頭一個跳舞呢？”

“我要和你來跳，就算約定了罷。”

兩人急急走回村裏來了，村裏的樣子却完全和早晨的換了一個相兒。到處只立着在歡笑的青年羣衆；少女們都裝飾穿戴着參加盛會的衣飾，青年們也一樣的都把頂好的衣服穿上了。他們從那旅館的門前經過，看見窗戶上都一扇一扇的接連着裝有綠葉的花綵在那裏，大門之上，且裝着有一彎廣大的凱旋牌坊。

亞諾兒特因為看見大家都穿著裝飾得非常華麗，自家也不想穿了行旅的服飾去夾在這些慶祝盛

會者的中間，所以就在村長家裏把他的背囊打開，將他的好衣服拿出來穿上，當他準備正完畢的時候蓋屈魯特已在敲門叫他了。而這小姑娘現在穿上了她的雖簡單而也很華貴的衣飾之後，看起來又是何等的美麗呀，實在是要驚駭殺人的美麗呀，她的央請他陪她前去——因為她父親母親要遲一忽兒再去——的態度，又是何等的真誠純摯呀！

“她的對亨利的思慕似乎是不十分能抑壓她的柔心的樣子，”當他圍拉着她的手臂和她一道在剛晚下來的暮色之中走往跳舞場去的時候，那青年私下在想；可是他自然在深留着意，免得將這一類的想頭偶爾在言語上流露出來，因為在他的胸裏已經有一種特異的奇妙的感覺在流動了；而當他在手臂上感到了那少女的心在強跳的時候，他自己的心也跳動得異常的厲害。

“可是明天我是又不得不走的，”他一個人自己在輕輕的嘆着說。可是他在不注意的中間，這嘆



着的自語已經傳到了他那女伴的耳裏了，於是她就笑着對他說：

“請你不要爲這事情擔憂罷——我們是要比什麼都長久地在一道了——或者是比你所想的還要長久地。”

“蓋屈魯特，假如我和你在一道的說話，你是喜歡不喜歡的？”亞諾兒特問她說，而同時他覺得滿身熱血都猛烈地漲向頭上腦裏來了。

“那還待說麼？”那小姑娘誠實地說，“你是又好又可愛——我爸爸也很歡喜你哩，我是曉得的，而——亨利却沒有來！”她輕輕地如怒了似地加上了這一句。

“那麼假如他明天來了呢？”

“明天？”蓋屈魯特用了她那大而且黑的眼睛深切地注視着他說——“在這中間却隔着一個很長——很長的暗夜呢。明天！你到了明天，大約纔能夠了解這明天兩字是什麼意思罷。可是今天還是讓

我們不要說及那些事情的好，”她簡潔地多情地將這話切斷了，“今天是一個歡樂的有盛會的日子，我們滿懷着喜悅的等這一個日子的到來，已經等得很久很久，真等得太久了，讓我們不要把這難得的機會以不快的想頭來弄壞罷。——這兒却早到了跳舞場了——那些野青年怕要睜大眼來看看我們哩，假如我帶了一個新的對舞者來的說話。”

對此亞諾兒特本想回答她幾句話的，可是從場裏面傳出來的喧闐的音樂把他的話聲吞沒了。那些樂隊所奏的樂曲實在也奇怪得很——樂曲之內他竟沒有一個曉得的，並且向他照耀出來的那些燈火的光頭也來得真亮，在起初他幾乎是爲此而變得眼睛也昏了的樣子。可是蓋屈魯特仍舊在引他進去，到了跳舞場的中間，在那裏有許多農家的少女正在一塊兒的談着話立着哩。到了這裏，她纔放開了他，好教他於真正的跳舞開始之先可以看看周圍並且可以和其他的許多青年認識認識。

在最初的幾分鐘中間，亞諾兒特覺得夾在這許多不相識的生人之中，心裏有點不大安泰；況且大家的奇怪的服飾和語言更使他感到了和他們的不能融洽，這一種粗暴不聽慣的語音從蓋屈魯特的紅唇上響出來的時候，雖然是十分的可愛，但由另外的人說來，却總覺得野暴不適於他的耳朵。那些不相識的青年可是對他都很表示着友好，他們中間的一個，并且走上前來拉了他的手說：

“你這位先生，你的想和我們在一道地住下去是很好的事情——我們過的真是快樂的生活，而那中間的時間呢，却是過去得很快的。”

“什麼是那中間的時間？”亞諾兒特問說，其實他對這話的驚異，比他對那青年的已很決定的把這村子代他定作了故鄉的這種態度的驚異還來得輕些。“你的意思是在說我要再回到這裏來麼？”

“那麼你想就離開這裏麼？”那年輕的農夫粗暴地問他。

“明天——是的——或者後天——但是我仍就要上這裏來的。”

“明天？——是麼？”那青年笑着說——“那就對了——噯，讓我們到了明天再說罷。現在請你來，讓我來把我們的娛樂指給你看看，因為你若到了明天就想走了，那麼怕你到最後也沒有看到這些的機會的。”

其餘的人都在互相會心地笑着，可是那青年農夫却拉了亞諾兒特的手引他向這屋內的各處去看去了，屋內到處都緊擠着了許多為快樂所醉的人羣。最初他們走過了那間賭室，裏頭滿坐着打紙牌的賭客，在他們的面前都有一大堆的金錢堆着的，其次他們走到了有光亮的石塊鋪着的投球場。第三間室裏是拋環與其他的遊戲之室，許多年輕的少女笑着唱着在這裏進進出出，并且和那些青年在任意的調情，直到在奏着快樂的曲子的樂隊的喇叭突然一響，跳舞開始的信號下了，蓋屈魯特也已經到了亞

諾兒特的邊上握起了他的手臂。

“來罷，讓我們不要落後變成最後的一對，”那美少女說，“我是村長的女兒所以跳舞一定要由我來開始的。”

“可是那樂曲的調子真奇怪呀！”亞諾兒特說，“我簡直合不上拍。”

“你馬上就能夠合上的，”蓋屈魯特微笑着說，“在最初的五分鐘之內你就可以合上了，我也可以告訴你應該怎樣。”

除了那些賭錢的人以外，羣衆大家都歡天喜地的擠上跳舞廳去了，亞諾兒特只因為他手裏所抱着的是一個絕世的美人，心想全為這一個美感所攝取，便把其餘的一切都忘掉了。

他和蓋屈魯特再四再三的跳舞了好幾次，其他的青年似乎沒有一個想來和他爭奪這美麗的對舞女郎的，雖然在飛舞過去的當兒，其他的少女也有幾次來向他調弄的人。使地感到奇異而攪亂他的心的

和平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個跳舞場的旅館原是緊接着那古舊的教會堂的，在舞場之內大家都能夠很清晰地聽到那破鐘的尖銳不調協的鐘聲。可是鐘聲一響，馬上就會同一枝魔術者的拐杖觸到了各跳舞者的身上的一樣。樂隊在一曲的中間也會突然停止下來；熙熙擾擾在狂舞的羣衆，也會同就在那個地方被魔術所封鎖似的，站立下來動也不敢動一動，大家只是靜默着一下一下的在數那長慢的鐘聲。而等那最後的一下鐘聲響完的時候呢，那種活動那種狂呼歡跳又會重新開始起來。八點鐘的時候是如此，九點十點的時候也都是如此，而當亞諾兒特正想問問這一種奇特的行爲的原因的時候呢；蓋屈魯特就會把手指攔上嘴唇禁他發言，同時她的樣子也會變得很沈鬱很憂傷，終至於弄得亞諾兒特無論如何也不敢再去苦她問她了。

十點鐘的時候跳舞停了一下，大約是具有鐵鑄的消化器的音樂隊員就走在各青年之先，走下食堂

裏去吃取飲食。在那裏又是快樂的濃歡的再現；酒只在同江河似地亂流，以致不願落在他人之後的亞諾兒特，不得不私私地在心裏計算，計算他這一個浪費的晚上，在他的本來是並不大豐的袋裏將要開成如何的一個大孔，飛出多少的青蚨。可是蓋屈魯特坐在他的邊上，和他在共一隻杯喝酒，他又那裏能夠顧慮到這些勞心的細事呢！——更何況明天她的亨利若來，啊啊？

十一點的第一下鐘聲響了，那一批正在鯨吞牛飲的快樂兒又忽而沈默了下去，又是那種氣也不吐一口的默默地對那冗慢的鐘聲的諦聽。一種陰森森的莫名其妙的恐怖籠罩上了他的全身，他自己也不曉得是什麼緣故，只覺得想念他在家中的老母的一個想頭逼上了他的心來。慢慢地舉起杯來，他遙對他在遠處的諸親愛的人兒乾了一杯。

鐘敲十一下時，桌上的諸人都又跳了起來；跳舞要重新開始了，大家就又都急急走回到了跳舞的

場中。

“你最後的一杯是爲誰飲的？”當她又把手臂交給他的時候，蓋屈魯特深沉地問他。

亞諾兒特躊躇了一下，想答又是不敢。若把真情說了，怕蓋屈魯特難免不笑他罷？——但是否否——她在今天的下午不也在她自己母親的墳邊那麼深情地禱告過的麼，於是就用了輕柔的聲氣他對她說：

“是爲我的母親！”

蓋屈魯特噤聲不答，祇默默地和他走上了臺階——，可是她臉上的笑容也沒有了，而當他們還沒有去跳舞之先，她就又問說：

“你也很愛你的母親的麼？”

“比我自己的生命還愛。”

“她也一樣地愛你的麼？”

“世上那有不愛自己的小孩的母親？”

“假使你不能再回家去上她的身邊去的時候



呢？”

“那我那可憐的母親，”亞諾兒特說——“她的心腸怕要因此而寸裂呢！”

跳舞又開始了，蓋屈魯特急迫地叫着說——  
“來罷，我們是一刻也不能遲延的了。”

跳舞比從前更猛烈地開始了；那些被強酒所刺激的青年，更是狂亂歡呼叫跳了起來，一陣喧嚷幾乎把樂隊的聲音都要壓倒。亞諾兒特覺得自己不願再這樣的狂亂了，蓋屈魯特也變得分外的陰沈分外的靜默。可是看其他的各人呢，歡嚷只是有加而無已，而在一個小息的中間，那村長却走上了前來，親親熱熱地向青年的肩上一拍，他笑着說：

“我的好畫師呀，那很不錯，今晚上你請使勁搖跳你的雙腳罷，我們在這中間休息着的時候正很多呢！噯，屈魯丫頭，你爲什麼作了這一副陰沈的臉色？——這和今晚的跳舞却不適合的呀！盡量的快樂罷——嚇，又開始了！現在我却非要去找着我

那老太婆來，和她跳個最後的跳舞纔行哩。你們去入列再跳罷，樂隊員又把嘴頰吹張得很大了呵！”——歡叫了一聲，他就從正在歡樂的人衆中間擠出去了。

亞諾兒特又抱住了蓋屈魯特，正想再去跳舞的時候，她却突然從他的懷中脫出，拉住了他的手臂只向他耳邊叫說，“來！”

亞諾兒特並沒有問她要上什麼地方去的餘裕，因為她從他的手中滑出已急急走向跳舞廳的大門去了。

“屈魯小丫頭，上那兒去？”有幾個她的女伴向她叫着問她。

“馬上就來的，”她只簡潔地回答了一聲，幾秒鐘後她和亞諾兒特已立在房子外面的清新的夜空氣裏了。

“蓋屈魯特，你想上什麼地方去？”

“來！”——她又拉了他的手臂向村子裏走

了，走過他父親的家裏的時候，她就跳了進去，去拿了一綑東西出來。——“你打算怎麼樣呢？”亞諾兒特倒喫了一驚追問起來了。

“來！”這是她答他的唯一的話，她和他走盡了全村的房子，直到了包圍着村子的最外層的圍牆之外。他們到這時為止是跟着那條寬廣堅實的走硬了的大街在走的；現在蓋屈魯特却從大街折向了左邊，走上一堆小而且平的小山上去了，從這山上望去，那跳舞場的照耀得很亮的窗戶和大門，却正看得見的。到此她立住了，將手伸出來給亞諾兒特吻，一邊很動人地從心坎裏叫出來似地說：

“請你爲我望望你的母親——再會罷！”

“蓋屈魯特！”亞諾兒特如呆了似的驚異着叫她說；“現在像這樣的暗夜之中你就要如此的送我走了麼？我難道有什麼話得罪了你不成？”

“不是的，亞諾兒特，”小姑娘纔頭一次叫他的名字說，——“正——正因爲我很愛你，所以你

非去不行。”

“可是像這樣的我那能讓你一個人在黑暗中走回村子裏去呢！”——亞諾兒特嘆求着說；“小姑娘呀，你真不曉得我是在如何的愛你，在這幾個鐘頭之間你已經深深地堅確地將我的心兒佔去了。你真不曉得——”

“請，請你不要再說了罷，”蓋屈魯特急切地截斷他的話頭說，“我們還不想如此的別去哩。若那鐘打了十二下的時候——大約怕已經只有十分鐘了罷——請你再到那旅館的門口頭來——我將在那裏等候着你。”

“這中間呢——”

“請你站在這裏。請你答應我罷，答應我在那鐘未敲第十二下之先決不往左或往右移動一步。”

“我當然可以應承的，蓋屈魯特，——但是到了那時候呢——”

“那時候麼就請你來，”小姑娘說，一邊又伸

手給他和他握別並且回轉身想去了。

“蓋屈魯特呀！”亞諾兒特用了很沈痛很傷心的聲氣叫了一聲。

蓋屈魯特在一瞬間似乎猶疑不決似的又立定了下來，然後突然的又向他旋轉了身，張着雙臂把他的頭頸抱住了。而亞諾兒特同時却感得了那美少女的冰冷冰冷的嘴唇緊緊地吻到了他的嘴上。可是這只是一剎那的事情，在下一秒鐘裏她已經從他的身上跑開，跑向村子裏去了。亞諾兒特被她的這一種奇特的行動弄得幾乎昏呆了，一邊在記着他答應她的約守，一邊他只直立在那一塊她從那裏棄他而去的地上。

現在他纔初次曉得，天氣在這幾個鐘頭之內已經變過了。風在樹林裏咆哮，天空滿被很厚很厚的在飛走的雲層遮蓋在那裏，而一點兩點的絕大的雨點却在豫告着暴風雨的將次到來。

穿過了陰黑的暗夜那旅館的燈火還在光亮出

來，風自那邊吹來，他還聽得見一陣一陣的斷續的樂器狂噪之音——但是並不長久。他在那地方不過立了幾分鐘，那老教會堂塔上的鐘聲就響起來了——同時那樂音就沈默了下去，或者也許是被那咆哮的大風所吞沒了的，因為暴風在山坡上吹刮得如此厲害，甚至亞諾兒特為保持重心的平衡防止被風吹倒起見，不得不伏下地去蹲着了。

地上在他的面前他摸着了那細蓋屈魯特從屋裏替他拿出來的東西，是他自己的背囊和畫篋，喫了一驚他就又將身子立了起來。鐘聲敲過了，暴風從他邊上吹了過去，但是在村子裏却一個火光也看不見了。在一忽兒之前還在吠着叫着的犬聲，也沈默了，從低窪的地方升起了一層厚而且溼的霧來。

“約定的時間已經到了，”亞諾兒特一邊將背囊背起，一邊在自對自的念着，“我還得和蓋屈魯特去再見一面，我不能像這樣的就和她別去的。跳舞是已經完了——跳舞者大約現在總都已回家去了

罷，假使那村長不願意留我過夜，那我可以在那家旅館裏過夜的。——並且在這一黑暗之中教我如何的從樹林裏去找着路來呢。”

小心翼翼地他又從那個蓋屈魯特帶他上來的平斜的山坡上走了下去，想到那兒去走上那條引到村子裏去的寬廣的大道的，但是在低窪的地方的草樹叢裏他摸來摸去摸了半天終究摸不着那一條路。低處的地面是軟而且溼像一個沼澤的樣子，穿着薄皮靴的他深深陷了下去幾乎到了脚膝踝上，而他以為應該是堅實的大路的地方呢，却到處都只長著低低的赤楊樹叢在那裏。雖然是在黑暗之中他是萬不至會在不覺得的中間將那條大路跨過的，因為他若踏着了牠的時候，他是一定會覺到的，並且此外他還曉得，那村子的外圍牆是橫築在路上的，這一點他總不至於弄錯失落跨了過去。但是他雖則心裏又急又擔憂地尋覓了半天，卻終於尋找不着；他尋找着向前進去，地面變得愈軟愈溼了：矮樹草叢也愈進

愈生得密，而且上面都長着了些尖利的刺針，致把他的衣服鈎破，手上也被刺得淋漓都染了鮮血。

他難道是向左或向右走了開去，把那個村子走過了麼？他不敢再摸走遠去了，到了一塊比較乾燥一點的地方，他就在那裏站住，打算在那裏候着，候到那舊鐘敲一點鐘的時候再說。可是等等總是不敲，犬吠聲也沒有，人的聲音也一點兒都沒有傳渡過來，費了千辛萬苦的苦心，身上淋得滿身通濕，又爲奇冷的寒氣弄得發抖，好容易他纔又走回到了那個高一層的小山坡上，就是蓋屈魯特和他分開的那一塊地方。再從這一個地方起，她也曾試了兩三回，想把那叢密林穿過，去尋出那個舊村子來，可是終究沒有成功。疲倦得幾乎要死的樣子，又爲一種奇妙的恐怖所充滿，他最後纔避去了那深陷在底下的，黑漆漆的，陰氣森森的低地，而尋出了一株有遮蔽的樹來，打算到那裏去過夜。

對他是這一夜的時間過去得真太慢了！因爲爲



寒氣逼得身上發抖，他在這長長的一夜中間一刻也不能睡着。一息不息地他只在黑暗中聳耳而聽，老是覺得那種尖銳的鐘聲響了，但諦聽一下又發見是被自己的耳朵在欺騙，如此的周而復始，他竟一夜也沒有息過。

最後從東天遠處有一線初光亮起來了；雲也漸漸地散了開去，天上又變得淨碧微明，映着星光，睡醒了的野鳥在暗沈沈的樹裏也輕輕地叫了起來。

金黃的天上，同帶也似的一圈漸廣漸明地擴張了開來，——他已經能夠很明晰地看出周圍的樹梢來了——但他的視線却終究尋不出那個古舊紫褐的教會鐘塔和那些被風雨淋灰的屋頂來。在他的面前，除了幾叢荒野的赤楊樹叢，和中間散點着的幾枝屈曲的老柳之外，什麼也沒有，什麼也看不見。無論是向左或向右的路線也一條都沒有，在近旁簡直連一個人類的住所的影子都看不見。

天色愈來愈亮了，太陽的光線射在他前面的綠

色的平野之上，亞諾兒特怎麼也猜不透這個啞謎，就又向山谷低窪之處去追尋了一段。他想必是在暗夜之中，當他在東尋西覓尋找那地方的時候，不留心，竟迷失了路，從那個地方離開了很遠的了；可是現在他却很堅決地決下了心，無論如何想再把那地方尋牠出來。

最後他却走到了那塊石頭邊上了，他是叫蓋屈魯特坐在這一塊石上來讓他畫那張速寫圖的；這一個地方他是無論如何總記得的，因為那叢有生硬的樹枝的老紫丁香花太仔細地在說明這一個地點。他現在是很精確地知道了他是從那一個方向來的，與蓋默爾斯呵護村是應該在什麼地方的，於是他就急急從山谷裏走回，遵守着昨天他和蓋屈魯特走過的那條路線走去。在那裏他也認出了那個有那層陰鬱的霧靄遮着的山坡的曲處，他與村裏的頭幾家房子之間，只有那叢赤楊樹林之隔了。現在他到那地方了——他硬是穿了過去——可是他又陷在那個昨夜

在那裏迷陷得很久低的濕的沼澤之中了。

完全沒有了辦法，對他自己的理性知覺都懷抱了疑念，他總想勉強地走渡過去，可是那種污濁的沼水最後又逼得他不得不再去尋出一塊乾燥的地來走着，在燥地上他現在只能向前往後的在那裏回環踱走。那個村子是完全不見了。

像這樣的不得要領的努力大約總繼續了好幾個鐘頭了罷，最後他的困倦的四肢也不聽他的吩咐了。他縱想再是這樣的瞎尋過去也是不可能的了，起碼也得先休息一下；這種不得要領的尋覓究竟有什麼用處呢？等他到下一個村子裏的時候，大約總很容易找一個領路的人來帶他到蓋默爾斯呵護村來的罷，那時候大約路總不會再弄錯了。

感到了將死的困倦他就在一株樹下投坐了下去——他的那套出客穿的好衣服竟糟得不成樣子了！——但是現在他那裏還有顧及這些的工夫呢；他拿起畫篋，從畫篋裏又拿出了那張蓋屈魯特的像來，

心裏充滿着酸痛，他的眼睛只釘住在那小姑娘的可愛的，真太可愛的臉上，這一位小姑娘現在竟牢牢地實在是太堅牢地把他的魂靈全部都奪了去了，他發見到這一層的時候，自己也駭了一跳。

忽而他聽見背後的樹葉兒響了——一隻狗却開始叫了起來，等他突然地站跳起來的時候，他看見一位老獵夫離他不遠站在那裏很好奇似的又很不懂似的在看他那種衣服穿得很好可是樣子又似很狼狽的形狀。

“多謝上帝！”亞諾兒特對於在這裏的遇到這一個人，真喜歡得不可言喻，一邊將那張畫紙很迅速地放回畫篋，一邊他就叫着說。“獵夫先生，你的到這裏來真像是我所招請了來的一樣，因為我相信我是迷失了路了。”

“噲，”那老人說，“假如你在這叢林裏過了一夜——而從這裏到那邊的啼兒須戴脫(Dillstedt)的很好的旅館，只有半哩路不到呢——的說話，那

我也相信你是失迷了路了。只有天老爺知道，看你那樣子是什麼樣子呀！你彷彿是頭腳顛倒地從荊棘刺叢和沼澤泥裏通過了來的！”

“在這兒樹林之中你老先生總是通通認得得很熟悉的罷？”在比什麼都要緊想先知道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的亞諾兒特這樣的問他。

“我想大約總可以這樣說的，”老獵夫一面點火燒旺他的烟斗，一面笑着說。

“最近的一個村子是叫什麼名字？”

“啼兒須戴脫——那兒過去就是。你若上了那面的那個小小的高墩，那你就很容易看到牠橫在你的腳下的。”

“那麼從此地到蓋默爾斯呵護村有多遠呢？”

“到什麼地方？”老獵夫噢了一驚，將烟斗從嘴裏拿開了問他。

“到蓋默爾斯呵護村。”

“上帝請保佑着我！”那老人舉起一副驚駭的

眼色向周圍看了看說，——“這裏的樹林我是知道得很詳細的；可是那個天誅地滅的村子究竟在地底下有幾千尺深，那只有上帝知道——并且——那與我們也毫沒有一點關係的。”

“那個天誅地滅的村子？”亞諾兒特驚異着問說。

“蓋默爾斯呵護村罷——自然”——那獵夫說。“正在那沼澤的地方，現在是正長着那些赤楊老柳的那地方，總約莫在幾百年前罷，聽見人說，是有過那個村子的，不過後來牠是陷下去了——誰也不曉得是爲什麼，也不知道是陷上了那裏去了；但是傳落來是這樣的說的，說牠每一百年在一個一定的日子裏要昇起來在天光裏露現一次的——可是基督教徒大約總沒有一個人願意遇到這事情的罷。可是天呀，在叢林裏的一夜居停，你似乎過得不很好的樣子。你的臉色竟蒼白得同乳漿似的。來罷——這兒到我的瓶裏來喝牠一口，或者對你是有益的

——來罷，好好喝牠一口！”

“謝謝！”

“德，德，這只可以算得半口還不到——再使勁喝，好好兒的三倍大的喝牠一口——不錯——這纔是真貨，那麼現在你好趕快去了，上那邊的旅館去向溫暖的床上息息去罷。”

“到啼兒須戴脫去麼？”

“當然——再近的地方那兒還有呢？”

“那麼蓋默爾斯呵護村呢？”

“請你心好好，不要再叫那個名字了罷，在我們立在這兒的這一個地方。讓死者也安息安息不要去驚動他們的好，尤其是那些連安息也不能保持，而老要出其不意地顯現在我們中間的死者。”

“可是昨天那村子還是在此地的哩，”亞諾兒特對自己的理性也幾乎失了信用似的叫着說；——

“我是往那村子裏去過來着，——我還喫，喝，跳舞過的哩。”

那獵夫平靜地把那青年的身體面狀從上至下的看了一遍，然後他笑着說：

“但是那是叫作另外一個名字的罷，是不是？——太約你是直從啼兒須戴脫來的罷，那兒昨晚上是有跳舞的，而那旅館主人現在在造的那種強烈的啤酒，並不是個個人喝得下，禁得起的。”

亞諾兒特在回答之先，就把他的畫篋開了，把那張他從墓地裏看出去畫的畫拿了出來代作回話。

“你認得這一個村子麼？”

“不，不認得，”獵夫搖着頭說——“像這樣低平的塔，是在這兒附近的全部地方所找不出來的。”

“這就是蓋默爾斯呵護村呀！”亞諾兒特叫着說——“那麼這近邊的農婦所穿的衣服，有像這圖上的少女所穿的樣子的麼？”

“哼，沒有的！你畫在紙上的，那又是一個多麼奇怪的葬儀行列呀？”



亞諾兒特並不回答他；他只把那兩張畫又收到畫篋裏去了，然一種奇怪的傷痛的感情却穿透了他的全身。

“你到啼兒須戴脫去的路是不會走錯的，”那獵夫善意的說，因為他現在有一種陰陰的疑惑起來了，疑心這個青年的頭腦或者是有點不正的，——“假若你願意的話，那我可以陪你一段，陪你到那個我們可以看見牠橫在腳下的地方；那倒與我的去路相差也不算很遠的。”

“很感謝你，”亞諾兒特辭謝他說，“那邊過去我自己可以尋得着的。那麼只有每一百年間那個村子會浮現到高頭來的罷？”

“大家是這樣在說的，”獵夫說——“但是那究竟是真是假又有那一個知道呢。”

亞諾兒特把他的背囊又背起了。

“請上帝保佑着你！”他向獵夫伸出手去握着手對他說。

“謝謝，”那獵夫回答他說——“你現在上什麼地方去呢？”

“上啼兒須戴脫去。”

“那就不錯了——那邊你走過山坡馬上就可以走上那條寬廣的大道上去的。”

亞諾兒特旋轉了身，慢慢的在邁了他的路線前進。直等走到了山坡之上，從那裏看出來，是可以看得見山谷全部的地方的時候，他又停住了腳，回轉來看了一回。

“再見罷，蓋屈魯特！”他輕輕地念着說，等他走過了山嶺，要從那邊下去的時候，他的眼裏却急湧出粗而且亮的大淚來了。

原作者 (Friedrich Gerstaecker) (1816—1872) 是一位漢堡(Hamburg)的唱歌劇的人的兒子。他從

小就跟了他父親在東跑西走，所以受的教育也不是整整團團的。一八三七年他父親死後，因為不想在故國過那種刻板的生活，就渡往了新世界的美國。可是美國也不是黃金鋪地的地方，所以這一位移民，當幾個資金用了之後，就不得不轉來轉去的去作火夫，水手，農場幫傭者，商品叫賣人等苦事情。一八四三年回了德國，他將自己所經歷的種種冒險日錄寫了出來，名“Streif und Jagdzuege”，漸漸得了一點文學上的成功。一八四九到一八五二年中，他作了一次周遊世界的快舉，一八六〇年再赴南美，一八六二陪了一位公爵去埃及亞嫩雪泥亞等處旅行，一八六七年至一八六八年又去南北亞美利加洲。嗣後就在故鄉住下，從事於著作，一直到一八七二年的五月三十一日，死在勃郎須伐衣希（Braunschweig）的時候為止，享年五十六歲有奇。

他的著作共有五十餘冊，都係描寫外國風土景

物及冒險奇談之類的，在這一點上，與德國的他的一位同時代者Charles Sealsfeld (1793—1864) 有相似之處。

他於許多旅行記，殖民地小說之外，更著有短篇小說集“*Heimliche und Unheimliche Geschichten*” (1862) 兩卷，“蓋默爾斯呵護村”(Germelshausen) 就是這集裏的頂好的一篇。他的談陷沒的舊村及鬼怪的儼具人性，和蒲松齡的“聊齋誌異，”很像很像。不過這也是德國當時的一種風氣，同樣的題材，W. Mueller, Heine, Uhland 諸人的作品裏也可以看到。

譯者所根據的，是美國印行的“*Heaths Modern Language Serie's*”的一冊，因為近來在教幾位朋友的德文初步，用的是這一本課本，所以就把牠口譯出了來，好供幾位朋友的對照。在口譯的中間匆匆將原稿寫下，想來總不免有許多錯誤，這是極希望大家賜以指教的。

一九二八年十月

# 幸 福 的 擺

德 國 羅 道 勒 夫 林 道 原 作

一

多年的不見，海耳曼法勃里修斯幾乎把他的老友亨利華倫忘記了。但是在大學裏念書的時候，兩人却是最要好也沒有，曾經幾次的設誓同盟，願結為永久的朋友的哩。這是正當那一個時期裏的事情，在這時期裏青年是確信着“永久的友誼”的可能，而各自以為將來總有一番大業可成，或各自以為有一種天稟的奇才的，曾幾何時，這一個時期也已成了過去，彷彿已經是去我們很遠的樣子。——現代的青年却聰明得多了。——可是當法勃里修斯和華倫的學生時代，兩人都還幼稚得很，不但只在

置酒高會的中間，兩人歡飲着願結爲兄弟的誓酒，就是後來，在清醒的時候，也確信着他們將一生的如兄如弟，歡聯過去，無論如何，總不會分離遠隔的。

但是這一種無邪的狂熱也只持續了不多時。等他們一長到成人，生活的鐵手就將他們抓住，一個到東，一個到西，兩人就學了勞燕的分飛。——別離之後，幾個月中間，他們原也曾常通詳信，後來且也曾見過一次面的。可是兩人終於睽隔了，信也漸漸兒的少了下去短了下去——終而至於聞問不通。對於一個朋友，雖感着滿腔的熱愛，但終日營營，竟沒有工夫寫十幾行信的事情是常有的，一邊對於能給人謀一點好事情的路人，我們却可以天天留下許多時候來招呼他。我們的出此，也是萬不得已，於我們爲人對友的誠摯正直，是毫沒有關係的。——當這篇故事開場的時候，法勃里修斯已經記不清兩人之間，究竟是那一個寫最後的一封信

的，已經記不清，將從前的這樣熱心的通信切斷者究竟是那一個了；總之，兩人間的書信已經斷絕了許久，一年年的過去，從前是在面前活躍着的舊友的面貌，也一年年的消弱了下去，模糊了下去，到最後幾乎是完全忘記了的樣子。——有幾次，住在一個有大學校的都市裏，在那裏當教授，當著作家，曾博得了些相當的聲譽的法勃里修斯，常常遇到一位學生，這學生分明是住在他的左近的。他頭上有褐色的，捲曲的頭髮，臉上有一雙喜樂勇敢，向世間直視的澄藍的眼睛，年青的嘴角更浮有一種和藹可親的微笑；一張白臉，不狡不偽，是真誠信實的象徵，使你可以信他，他也可以信你，在他眼睛裏映射着的是莫名其妙的一種可以使你快樂的神情。法勃里修斯每遇到這一位青年，他總自然而然的會對自己說“十五年前，亨利的神氣，也正是這一個樣兒”——於是在幾分鐘間，他總要追思往昔，渴想和舊友華倫，再謀一次見面的機緣。於這



樣的遇見着這青年之後，他也曾幾次的發意，想對這一位行踪消失的友人的情狀，去打聽個明白；——可是屢次三番，這終不過是一個想頭罷了。等回到了家中，他就有在桌上堆着的不得不閱讀批評的新著，來催促原稿的出版所的書函，和要決定去否的招宴的請柬等看到——總之，日常的瑣事，要馬上裁決的事情，實在太多，在他能有工夫再想到華倫身上去之先，總已經是時間變得很遲，身心也已經在倦極的時候了。——在大多數人的生活裏，時間總是這樣的安排着，總只夠做做必要的事情——或者以為是必要的事情——而已。

有一天午後，法勃里修斯和平時一樣，到五點鐘左右，走回家去的時候，聽差的交給他一封有美國郵印的來信。在未開封之前，他很注意地用了腦筋察看了一番。——封面上寫地址的那種粗大不馴的字體，是很熟的，可是一時他却想不起來，這究竟是誰人的筆跡。但忽然他臉上露出喜悅的形

容來了：“這是亨利的來信！”他叫着說。信內只寫着短短的幾行文字：

“親愛的海耳曼！

我們兩人中間，至少是有一個人成名了，這是何等榮幸的事情。在一本書上，看見著者的名氏是你的時候，我就寫了一封信去給那位替你出版的人，多謝他的好意，他立刻就寫了封回信給我，因此我曉得了你的住址，現在能夠告訴你了，我將於九月底邊回到故國的漢堡市來。請你寫一封信到那裏的郵局裏存着給我，告訴我願不願我來和你聚晤幾天。我於去故鄉的途中，要從你現在住的那地方經過的，你若願意和我相見的時候，那我就可以下車來看你，在我是最喜歡也沒有的事情。

你的老友

亨利，華倫敬上。”

信後有一句附言——“這是現在的我”——法勃里修斯將一個附封的封袋打開來看，裏頭是一張

照相。他拿了照相走近窗前，充滿着沈痛的憂思，對此呆看了多時。照相上分明印着一位老人的面貌：雖則是很多很長，但已經是灰白的頭髮；一個陰鬱的前額；深深凹進，有一種陰慘不安的目光凝視着的兩眼；緊閉住的，有兩條深紋鎖着的那嘴角兒上，顯然呈露着一種悲痛形容。

“可憐的華倫！——他就變了這一個樣子了麼！——他比我還小一歲。還沒有滿三十六歲哩。”

法勃里修斯走到了鏡子的前頭，看了半天自己的相貌。當然，這面貌沒有像他手裏的照相上的面貌那麼憔悴，雖然這也已經不是一個少年的相兒了，這也決不是一個無憂無慮，樂天玩世的相兒。他的目光並不覺得陰慘遲鈍，但也已經是衰弱倦怠了，嘴角兒上，和華倫的照相一樣，也呈露着兩條沈重的深紋。

“啊啊，兩個人都已經老了，”法勃里修斯嘆了一口氣說；“我却有好久不曾想到這件事情上去

過。”——於是他就坐了下來寫信給他的朋友，告訴他說，自己因為兩人不久可以相見，對這事情的喜悅正是沒有言語可以形容。

第二天在街上，他却又遇見了那個常常使他想起華倫，有褐色的頭髮，和正直的喜笑的眼睛的青年。

“二十年後這一位青年大約也要變得和現在的我的那位老友一樣的，”法勃里修斯自己對自己說。——“我們的生活，知道這頑意兒，能將活潑的眼睛弄成憂鬱的，微笑的口嘴弄成縐紋很多的。——像我那麼總算也還不壞，……雖然也說不上什麼特別的好。自己總算平平的過去了半生；時常在這裏感到一點滿足，在那裏又感到一點苦悶與憂心。我的青春就這樣的消逝了，也不曾成就些特異的大業，也不曾遭遇到些什麼。”

十月二日，法勃里修斯接到了一個從漢堡來的電報，在這電報裏華倫通告他說，他將於翌日午後

的八點左右，到 L……市來。到了時候，法勃里修斯爲歡迎老友의到來，親自去到火車站的前頭。他看見他慢慢的，不能行動似的走下了車來，於走近他身邊去之先，他又很仔細地審視了他一回，看究竟有沒有認錯。——他的這種衰老的樣子，比照相上的更衰得多老得多了。穿的是一套灰色的行旅的衣服，在他的瘦而且長的身上，這套衣服飄飄然的鬆掛在那裏。一頂闊邊的帽子，這頂氈帽把他的額角和眼睛遮隱了。他向周圍尋視了一回，似在尋找法勃里修斯的樣子，然後慢慢的拖了疲倦的雙腳走近了出口之處。法勃里修斯迎上去接他；華倫看見了他，一眼就認識了。一臉光明的，帶有青年味的微笑在他的憔悴的臉上閃爍過了，很歡喜地，深深被感動地，他對他伸出了手來。

一個鐘頭之後，他倆坐在法勃里修斯的瀟灑的屋裏，在用儉約的晚飯了。華倫喫得很少。不過法勃里修斯却起初很驚異地，後來又不安地看出了一

件事情來，就是這一位往年他當他作有節制的模範看的朋友，喝酒却過分的在喝。酒對他似乎是消失了醉人的效力的樣子。他的蒼白的臉上一點兒也不紅起來，他的目光仍舊是冷冷的，在凝視似的，他的說話仍舊是很沈靜，很緩慢，並不沈重起來。

侍食的使女，將杯盤收拾了去，把咖啡擺上桌子之後，走出房外去了。法勃里修斯安置了兩張椅子，對他的朋友說：

“噢——現在我們只有兩個人了。您且點上枝雪茄抽口煙罷，在這張椅子上寬坐寬坐，將您在我們不會面的幾年中間的事情講給我聽聽。”

華倫推開了烟匣。

“你若不反對的說話，”他說，“那我想將我的煙斗拿出來吸一筒淡巴菰。已經是習慣了，我覺得菸巴菰比最上的雪茄味兒還要好些。”

說完他就從一隻破舊的箱盒裏抽了一枝熏黑的，短短的木製煙斗出來。在這煙斗裏他很有規則

地將一種蒼黑油潤的淡巴菰裝了進去。細心地點上了火，很響的拍拍吸了幾口，吹出了幾個大煙圈在面前的空氣裏後，他很明顯地覺得滿足似的說：

“一間很清靜的房間——一位老友——食後的一袋煙——并且又不必愁明日的生涯！啊，真好，真好！”

法勃里修斯從旁邊打量了一回他這朋友，覺得有點奇怪起來了。這一位瘦而且長，頭髮灰白，眼睛暗淡無光，老在凝視似的人，這一位身體略向前屈，擱起腿兒，坐在自己的邊上喫煙的人，那裏有一點像自己的少年朋友亨利華倫？他是完全變了別一個自己所不認識的人了？法勃里修斯有點覺得奇怪，害怕起來了。——同時在他的心裏又引起了一種深切的同情。使他變得這樣，——把他的形狀都換過了的身世，一定是如何的殘酷，如何的悲慘呢。

“喂，”法勃里修斯把因使女的時時來往而打

斷的話頭重新接起地說，“您且說說看！——我們不會面的幾年中間的事情。——或者您想先聽我的自述麼？”他很想將談話弄得活潑一點，輕快一點，而在努力；但是他覺得，這努力是不能成功的。

華倫儘在熱心吸煙，不回答他。在這靜默的中間法勃里修斯感覺起苦痛來了。他對於這一位他招待到自己屋裏來的，很熟的，同時又覺得是別一個自己所不認識的客人，忽而感到了一種恐怖。最後他就鼓着勇氣又說了一遍：

“喂，究竟你願不願意講給我聽，或者還是讓我來先說罷？”

華倫輕輕地一笑。“我正在這兒想，”他說，“怎麼回答你。——事實上，我却並沒有什麼可以講給你聽的。真奇怪得很，我自家想想看——這是我這一忽兒的默想的原因——我覺得在我的全生涯裏並沒有什麼使我懷抱過苦悶。——你說我是多麼



蠢笨的一個傻子啊！說到這一個‘並沒有什麼’——就是我的生涯——的享受，彷彿又是很不容易而且正因其如此彷彿又是十分有趣似的。總之我並不曾喫到十分的大苦。原是，我在無論什麼地方也決不會有過什麼的成功；可是我却也知道，在這一點我比成千成萬的旁人也並不一定是更壞。燒烤好的鴿子當然沒有飛到我的嘴裏來，我也不曾得着過大白鴿票的頭彩，我歷來就辛辛苦苦祇以勤勞去糊了半生的口，我也曾如一般人之所說，有過一次‘不幸的戀愛’。——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我早已安之若素了。這些事情現在早已不能夠苦我。我這一忽兒覺得不平的，只是我的整個的生涯竟這樣的沒有歡樂，沒有愉快地白白消失了去的一點。”

華倫停了一停，然後又慢慢的沈靜的繼續着說：

“沒有幾年前頭，我還老在想着，事情或者會變一變過，或者會變得更好一點。我還正年青哩。

時運可實在不好。那時候我在紐約州的一個學堂裏當薄俸的教員。在那裏我將我能教的東西都擔任了；凡我所知道的及因為要教所以同時不得不學的東西：如希臘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數學物理之類，並且在我的所謂閑空的時間裏還有音樂。一天到晚，我簡直沒有一刻休息的工夫。一羣鬧得很厲害的，淘氣的小孩子們包圍着我，他們的唯一注意的工作，就是當我在教他們的時間中間，指摘我的對他們所說的英語的錯誤。——到了晚上我就變得同死也似的疲倦。——可是我在睡着之前，總有三四十分鐘要開着眼睛作許多豪奢的夢。於是我就看見我自家處在一個幸福的，特異的境遇裏：我得着了大白鴿票的頭彩，燒烤好的鴿子突然會從空中的各方面飛到我的身邊來。我變得很富有，很有名，很有勢力……真是！……我使全世界，或者說愛倫琪兒瑪罷，因為她就是我的世界，驚異。——喂，海耳曼，你有沒有和我一樣的做過這些可笑的笨事

情過？你有沒有開了眼睛夢見過你自家已經成了內閣首相，百萬富者，現代世上最大文學作品的著作人，得勝的元帥，議會裏的政黨首領或其他與此相類的人物？我是通通經驗過了……當然是是在夢裏。——噯，item,那真是最華美也沒有的時代！

我剛纔說過的愛倫琪兒瑪她是全校中最不喜歡讀書的，一個我的學生的姊姊。可是這一個頑皮孩子的父親，還在硬的主張要他兒子學得些學問。於是在校裏有大耐性之譽的我，就被選作對此事負責的人，當然報酬是很優的。因這一個機緣，我就被介紹到琪兒瑪家屋裏去了，又因為我偶然流露了些音樂的技能——你總大約還能記憶罷，除了專門家之外，在平常的音樂愛好者中間，不是我彈鋼琴彈得很好的麼？——因此我就為教弗蘭息斯以語學，教愛倫以音樂的原因，日日在琪兒瑪家裏進出了。

老友，先請你把這環境想像一下，然後再請你

笑我的痴愚，和我自家已經千遍萬遍的笑過自家一樣；你瞧，對手方面呢，——就是琪兒瑪家的一方呢，——有千萬的巨富和與此不相下的自負驕矜，一位很狡猾而伶俐的父親，一個虛榮心很大而最喜誇飾的母親，一個他們一家的希望所鍾的頑皮淘氣的兒子，一個如花美麗，很有教養，舉止閑雅，而且是理性豐富的十九歲的女兒。——還有一方面呢：是二十九歲的博士亨利華倫先生。——在夢裏呢：他是一個劃時代的哲學著作的著者，或者北軍的得勝將軍，或者聯邦共和國的大總統，雖然照美國的法例，大總統必須是在美國出生者方有資格，而亨利是在查兒河上的泰兒培出生的；——在實際上呢：他是一個七十塊金洋一月的愛兒米拉高中的教員。——大約你總相信罷？我最初對於自家的這沒有希望的癩蝦蟆想喫天鵝肉的身分的可笑，是知道的這一件事情，你總相信罷？——當然我是明瞭的。我在不做夢的時候，也是一個很有理性的

人，讀書讀得很多，自知也很明白，決不會失進退之度的，我又不是瘋了，那裏會想我自家有和愛倫結婚的可能的呢？我很明白確實地知道，這事情的不可能，和我的不能夠做美國聯邦共和國的大總統一樣。——可是呵，我還是在那裏做夢，在那裏痴想和這位百萬豪富的女兒結婚，——話可又要說回來了，對我自己公平的判斷起來，覺得我個人的這情熱，並不是對一個什麼人有什麼妨害的。將此情熱在我的胸中蓄養，在我是一種祕密的，無邪的享樂。關於這事情，我也決不想對人說出來，如關於我的夢想我自己做了樸督馬克的總司令等一樣。但是聰明的愛倫，對於我這緘默的，祕密的愛情，似乎有些看出來了。雖然她並沒有片言隻語，或一眼眼色流露出來表示她的曉得我對她的狀態，可是我却毫無疑念的確信着她的看出了我的隱衷。她的這種謹嚴不露聲色的態度，只有一件小小的偶然的事情，對牠反叛破露了一次。

有一天我看見她眼睛哭得很紅腫。我當然不敢去問她，是什麼苦得她如此。她當聽講的當中，也是十分錯亂不注意的樣子。我教完了正想走的時候，她却把眼毛低下，眼睛沈視着地面對我說：‘我，我恐怕這學課不得不休止些時候了。這在我是很悵悵的。我只，只祝望你的好，華倫先生。’——說完她對我看也不看一眼就很急速的走出房外去了。我如同聽到了一個晴天的霹靂。這幾句話，她講話的那一種淒楚的音調，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到了第二天，弗蘭息斯來傳達他爸爸的客氣話後，告訴我說，他也要得四天的休假，在這四天之內我可以不必到他家裏去，因為他姊姊和一位紐約的富商霍華德先生訂婚，屋裏將要設盛大的宴會的緣故。——到此我所猜不透的啞謎方纔被他說破，而我的到此時為止把我的生活甜蜜化的夢想也告終結了。

根本的說起來，愛倫的結婚與否，和林肯去後

約翰生的繼他而被選爲美國總統等事情一樣，對我是並沒有什麼不幸之可言；她的出嫁，美國總統的更換等，以理性說起來，於我有什麼絲毫的關係呢？可是，朋友，你却想不到這一件事情——我說的是這一次的婚約——對我是如何的一個大打擊呀。我的全部的‘一無所有’忽然顯示在我的面前。我的空中樓閣都倒毀了下來。我終於看到了在實世間的我自己：一個學校的教師——既沒有過去的功業著作可以誇示於人，在現在也沒有一點人生的樂趣，對將來呢，更是一點兒希望也沒有了。”

在講話的中間，他的煙斗已經熄了。華倫很仔細地把煙斗裏的殘燼清了出來。於是他就從袋裏拿出了一塊用果汁製過的甜味板煙來。用小刀切下了正足裝一筒用的煙絲之後，他就裝進了煙斗，點上了火又重新很舒服的在吸了。在這樣裝點的中間，他並不說話，只輕輕的在齒間吹了幾聲口笛。法勃里修斯也同樣的不作一聲。停了一忽，很快很重的

抽了幾口之後，烟斗裏啾的燒得旺很了，華倫又繼續說：

“我在一個相當的時期內覺得非常的懊喪。並不是因為失掉了愛倫——因為一個從沒有得到過什麼，絕沒有得到的權利的人，是不會感到失掉的——却因為我自己的那一種幻像的消失。我喫盡了無數的自知之樹的果實，嘗盡了這些果實的無限的苦味。——我離開了愛兒米拉，到別處去尋我的幸福。我對於我自己的職業問題是很有把握的。并且從實地的經驗上我也知道如何的能得到最高的薪俸。我在職業上從沒有過失業的事情，漸漸的一處一處我在美國的六七州裏飄泊着教書也得到了相當的成功。我現在已經記不清了，曾在那些地方教過書：在薩克拉門多，在芝加哥，在聖路易，在新西奈底，在波士頓，紐約……各道各處——各道各處。我無論在什麼地方總只見到一樣的淘氣的，偷懶的學生和一樣的希臘拉丁文裏的規則和不規則動



詞。假如你想見到一個對學生及古典語文法完全厭倦了的人的時候，那你只教看我就對了。

在無聊閑空的時間裏——雖則我做的事情很多，但我却總有這些閑空無聊的時間的——我就把我渾身的注意投入到了哲學問題的思考裏去。我的抽烟抽得很多的習慣，就是在這些時間裏養成的呀……”他忽而停住不說了，彷彿是在追思什麼的樣子，雙眼呆呆的只在向空中凝視。然後用了他那隻瘦骨稜稜的手向額上的頭髮掠了一掠開，又慢慢的茫然自失似的重複着說：“噯，抽烟抽得很多……我還得了些另外的習慣，”他又比較快一點的繼續着說：“但是這些和我所講的故事却無關係的。”

“將我的時間的大部分占去的，是一個我所發明的所謂‘幸福的擺’的擺動原理。從這一個原理裏我得到了安穩的覺悟，幸賴着此我一時方得安身立命，而今天你纔得見到我這一副心平氣和的樣子。我常常自慰着說，我的大大的不幸——假如許我將

我的心境沒有客氣地這樣命名的說話——是從我自己的過分的奢望，希望着過分的幸福，而來的。——假如一個人在夢裏將自己抬得這樣高，變成了一個世界有名的人物，變成了愛倫琪兒瑪的男人，那醒來的時候於雙脚得再踏實地之先，不得不深深的跌墜是應該的，這並不是一件奇事，假如我在我的希望裏更安分謙抑一點，那這希望的實現當然要更容易，而最壞的幻滅，至少也更要減少一點苦味。——從這一個据最近的經驗看來是明確的根本原理講起來，我可以得到一個像底下那麼的論理的結論，就是在人力所能做到的範圍以內，想避去不幸的最上法門，是竭力的不要去希望幸福。這原是耶穌降生以前幾世紀的先哲們所發見的真理，我也不想把這古代的思想据為己有而要求發明特許之權。可是將這真理表示出來的一個徵象，至少我相信是我的發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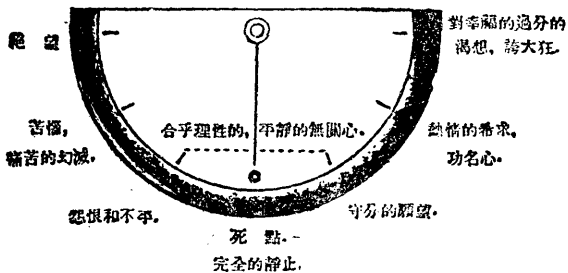
“請你給我一張紙和一枝鉛筆，”他朝向坐在

邊上的法勃里修斯繼續着說：“我只須畫牠幾筆能夠將這原理表示得非常簡單明白。”

法勃里修斯不說一句話，將他朋友所要求的紙筆遞給他。——華倫在紙上畫了一個大大的，向上開的半圓圈，在這半圓中間畫了一個向下垂直的擺，這擺的下端，正與半圓的底點相觸，在時鐘的圓面上，這正是VI字的地方。向右手的邊上，自下面畫起，在時鐘的V, IV, III, 字等地方，他各寫了這幾個字：“守分的願望”——“熱情的希求，功名心”——“對幸福的過分的渴想，誇大狂”。——將紙又移回來，向擺的左手，自下而上，在時鐘面的VII, VIII, IX, 等字的地方，他又寫了“怨恨和不平”——“苦惱，痛苦的幻滅”——“絕望”幾個字。最後在擺的下面正是VI字的地方底下，他畫上了一個圓圓的粗點。他一面很自在的微笑，一面又在細心的用鉛筆在這一點裏畫上陰影去。在這一個底點的下面，他寫了這幾個字；“死

點。完全的靜止。”

## 幸 福 的 擺



他然後把頭歪在一邊，眉毛蹙得高高，彷彿是要吹口笛似的把嘴尖起很注意的將這圖看了半分鐘。於是他又說：“這羅針盤還沒有完全。在‘死點’和右邊的‘守分的願望’與左邊的‘怨恨和不平’之間，是屬於一條美麗的‘合乎理性的，平靜的無關心’線的……但是這圖，即使像現在的樣子，已儘够闡明我的定理了。——你信從我的意見麼？”

法勃里修斯只沈默着點了點頭。一種深沈的哀

思，已經籠罩上他的心身了。他又舉起眼睛來凝視了一回他的這位少年時候的摯友，對這位摯友，他從前是曾經祝望他有一個偉大的將來的，就是現在，法勃里修斯也還只在祝望他的好的，而他却變成了一箇可憐的偏執狂者了。

“你瞧，”華倫很沈靜地繼續着說，彷彿他是在向一羣注意聽講的學生們講科學講義似地，“假如我現在輕輕地將這幸福的擺向右手舉起，正舉得觸着‘守分的願望’之點地那麼高，然後就撒手放下，那這擺當然只會走回向‘怨恨和不平’之點，這一點牠再也不會越過的。牠將在這兩點之間的‘合乎理性的，平靜的無關心’線上擺動些時，最多也不過搖動一生的時間，然後終將止於‘死點’而變成‘完全的靜止’。——這實在是安慰我們，使我們心平氣和的一個想頭！”——他靜止了一忽兒，像在等法勃里修斯的反問似的。可是法勃里修斯只呆呆地沈默着沒有說話，所以他又繼續說：

“你大約現在總已經了解了罷，我底下所想說的結論？假如我將這擺舉起，舉到‘情熱的希求’或‘誇大狂’等點的時候，那牠一定會搖回到‘苦惱’或‘絕望’上去的。這事情是明顯得得的，是不是？”

“是的，明顯得得的，”法勃里修斯只悄然地沈鬱地回答了一聲。

“是呵”，華倫熱心地繼續着說。“可惜我把牠發見得太遲了。如我已經和你講過的一樣，我在夢裏所想的事情，實在是非同小可。我想做共和國的大總統，打勝仗的元帥，世界有名的學者，愛倫的丈夫。——哼！——一個應該安分的人哪。——你說怎麼樣？——我和妄想狂者似的把那幸福的擺舉得太高了，所以牠突然的從我這雙無力的手裏滑落的時候，就飛打了過去，不得不搖半個大圈而回到‘絕望’的地方去了。——那真是些艱險，苦痛的時間呵！——我希望你許沒有這樣的苦過，如那時候的我一樣。——我真如同在一個惡夢裏做着人的

樣子……真如同在一種最難過的惡醉裏……”他的言語又同先前一樣窒塞住了。忽而他又狂暴地高笑了起來……“呵呵！真如同在一種惡醉裏！——我就拼命的喝起酒來了……”他的因狂笑的痙攣抽縮得陰險怕人的顏面到此又突然變得很認真而高雅，並且全身戰慄着的說：“一個人當有自覺地沈淪下去的時候，實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沈默了好久。然後又重新把他的烟斗裝滿，移轉身體向着法勃里修斯問說：

“關於我一生的事情，你已經聽够了沒有？或者你還想聽聽這一段故事的結局罷？”

法勃里修斯又悄然地回答他說：“聽你這樣的講，實在使我傷心，但是請，請你說下去罷。或者說完了倒反好些。”

“是的，把我心裏的鬱積傾吐一次，或者是要好些……所以我就喫上了酒……這一種輕賤的自暴自棄的習慣，在美國是很容易染成的……有幾處地

方，我就爲此而不得不拋去我的位置，因爲他們覺得我的品行已經是不復可敬了。可是尋一個新的位置，是一點兒也不費力的。我從來沒有感到過經濟上的窮迫，雖然我的生活也並不是過於富裕。我所要化的錢本來是不多。到此我衣飾也不講究了。書也不再買了。——離開愛兒米拉的年半之後，有一天，在紐約的中央公園裏我忽而撞見了愛倫。她結婚之後，已經有十五個月了。這是我曉得的。她一見我就認識了，來招呼我，和我說話。那時候我真想往地底裏鑽下去。我曉得我的衣冠是襤褸得不堪，樣子是很潦倒的。我心裏相信，我的甘心自願的墮落，她一定已在我的臉上看穿了。但是她並不說一句話，或者她是不願意說。她伸出手來給我，并且用了她那種柔和的聲氣對我說：

‘我真喜歡得很，我們終究又遇見了。我曾經問過父親，問過弗蘭西斯以你的事情；但他們都不曉得你在什麼地方。我十分誠懇的請求你，請你在



這一個冬天再來教我些音樂。你曉得我的住址罷——’ 她就和她的住址給我。

我對她這些和藹的話，只囁嚅地作了幾聲惑亂的回答。她很情深地微笑着朝我看看。忽而又變得很誠摯地同情似的問我說：

‘你莫非病了麼？我覺得你彷彿是很憔悴的樣子。’

‘是，是的，’我回答說，心裏很喜歡，因為我却找到了一個可以遮掩我的潦倒的外觀的口實了。

‘我是病了，現在還沒有復原哩。’

‘這，這真使我難過，’她輕輕地說。——法勃里修斯，請你輕笑我！請你痛罵我這不可救度的愚人！可是我可以賭着咒告訴你，在她的眼睛裏我的確看出了些超出乎平常一般的，虛文的同情以外的東西來。這一種爲我愁慮，對我憐惜的柔情，在她的眼光裏閃耀着。我覺得全身被一種不可言說的苦痛緊緊紮住了。啊啊，我究竟作了些什麼孽，要受苦

到這一步田地呢？痛飲，不安，失眠的夜晚等竟把我弄得成了一個毫無自持力的病弱者了。我踉蹌倒退了一步，惑亂地注視着她。這中間大都會的繁般的生息正如潮水似的在我們的周圍洶湧着哩。

‘你馬上來看我，你一定馬上來看我，’這樣很快的說着她就不由自主地走開去了。我看見她走進了一乘車子，她分明是從這車子裏出來到公園來散步的。我注視着她，又看見她那張灰白的顏面伏出在車窗外頭，當她臨去經過我身邊的時候，還在車窗外對我用了驚愕，凝視的眼光在呆看。

我走回家來。我的回家的路線是要經過她的住處的。她住在一所宮殿似的大洋樓裏。我悶坐在一間可憐的客舍的小房間裏又做起夢來了：愛倫是愛我的，她是在嘆美我崇拜我的，我還沒有把她失掉哩。那個擺又高高指上瘋狂的期待上去了。

老友，你若能夠的說話，那請你解釋給我聽，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一個很有理性，很沈靜的

人，——因為我在日常生活裏總是很沈默，很有理性的；就是在離開他們以後的今日，在那些八年間我曾經寄住在他們中間，正直勤勞以教授拉丁希臘文而糊過口的各學校委員們的眼裏，我也還是一個沈靜而有理性的人，——請你解釋給我聽，這究竟是怎麼的，就是像這樣的一個沈靜有理性的人，有時候雖明明自家知道，可是終於會完全變成一個瘋子的，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的說明，也可以說是我的辯解，我極願意承認，這一種狀態確是一種神經病的預兆，其後我就為這病所纏住，不得不在病床上臥睡了許多個禮拜。

病漸回復的中間，我又變得很沈靜而有理性，可是我的青春的生命也就此完結了。在兩個月的時日之內我竟老了二十歲的年紀。我離開病房的時候，就變得衰老龍鍾，像現在的樣子了。我的過去，雖則是這樣空虛而乏味的，却成了我的生涯的全部。現在我已經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沒有什麼可

以希望，沒有什麼可以渴想的了。已經是黃昏的世界了。熙擾和火熱的白晝已經過去了。境地變得涼爽清平。那個擺只是懶懶的在一個短小的距離內，在那條‘合乎理性的，平靜的無關心’線上搖動了……我却真想知道知道，那些在世上成就功名，達到他們的目的的人，那些真的成了得勝的元帥，內閣的首相，和其他與此相類的偉人的人，心狀究竟是怎麼樣的。不曉得他們在人生的晚境，究竟能否感到一種得意的滿足而休止，不曉得他們是否也只感到一種奮鬪的疲倦而並沒有勝利的喜悅，也只懶懶地退出那人生的旋渦。——難道無論那一個，為幸福這一個刑罰所禁止，就不能下降到他的內部深處，去算清他的以消耗生命而換得的東西的麼？”

華倫靜默了好久，只沈浸在痛苦的沈思裏。然後他又輕輕地繼續着說：

“我對於愛倫的招請，當然沒有應她。但是她

不知從那裏尋得了我的住處，并且也知道了我的害病。——這可並不是一幕浪漫的戀愛情景。我的床前，並沒有她的輝耀的情影前來看病，我在我的發熱的亂夢裏，也沒有覺到她的冰冷的素手按上我的火熱的額頭上來。我只在病院裏調養，並且他們也看護得我很好，我在那裏叫作第三百八十二號，而這冗長的故事全部，也只是一件疏散無味的東西。——可是到了我想脫離病院對那慈和的院長訣別的時候，他却交給了我一封信和五百元金洋的一張支票。在那個封筒裏有像底下那麼的一張信：

‘你的一位老朋友，請求你將封入的金額接受，當作他借給你的款子，等你病好之後找到了工作，再每月的還他，每月付到這病院裏來。’——這信是不署名的！

這事情明明是對我的好意；可是却也使我痛心得很。我當然不得不辭却這金錢的惠借。假使我讓一位我所熱愛過而終與他人結婚的女人來幫助我，

那也就是大大的過失。

我就問那個當我在讀信的中間很得意地笑着在旁邊觀察我的院長，問他曉不曉得，這發信人是誰。他回答我說不曉得。但是我却明明知道，他是在對我保守着祕密。——我想了一忽，然後又重新問他，問他能不能替我轉送一封信給這位寫信給我的人。這一件事情他答應了。於是我就對他說，明天可以將那信交給他的。

我想了半天，想這封信將如何的寫法。一邊我在心裏却一點兒也沒有疑念，知道這將錢送給我的一定是愛倫。對此好意我却不願意有所辜負，我真不願意傷壞她的感情。可是我終於寫定了一封信，現在就我的記憶所及，大約這信的內容是如此的：

‘我真感謝你得很；但是你借給我的錢，我却不能夠收受。請你心裏不要難過，因為我將錢送還了給你。你的爲此，明明是爲了我的好。以後我將

努力的爲人，使我不至於辜負你這一種深情。請你相信我，在我心上將永遠保留着你的記憶。你的好意我是沒世也不能忘記的。’

將這信交給病院院長之後沒有幾天，我就離開了紐約到了美國西岸的散弗蘭西斯珂。——往後好幾年我沒有見到聽到愛倫琪兒瑪的事情。她的印像也漸漸地消弱了下去。我已經把她忘了。我并且也忘記了我是曾經有過年青的時代的。我是老了。——那條暗澹的河流，將載着我和我的幸福的小舟並無激動很和平地流送到那個最後是無人不去的神祕的海裏去的那條暗澹的河流，不過在一個荒涼的大漠裏經過了牠的流程。我所航過的河流兩岸，只是慘澹怖人的單調罷了。我是，啊啊，極端厭倦地站在這扁舟的——人生的舷上。——我從沒有故意的做過惡事。美的物事我是愛的，善的事情我是想勉力做的。——爲什麼我會這樣的感不出人生的樂趣來的呢？我對於可以衝破我這隻船底的岩石，對

於能將我捲入河流深處去的渦旋，倒反想祝福牠們。——到我聽見愛倫的婚約那一日止，我還老是相信，我的生活將於明日重新。這一個明日到了，可是我的新生活仍沒有開始——而我的生涯已經是完結了。”

華倫現在說話說得這樣的輕，弄得法勃里修斯要聽他的話的時候不得不聳肩努一番力了。與其說他是在和他的朋友說話，倒反不如說他在和自己說話更像些。他將右手的食指高高舉起，指示着一個擺的搖動，從右到左的在空中慢慢畫了半個短圈。然後將手指指上那個在紙上他所畫過的黑點，輕輕地說：“完全的靜止……我只希望，各事都快點過去。”

一個長時間的靜默繼續了下去，終至法勃里修斯因難耐而破了這個沈默。

“那你又怎麼的，”他問說，“決心離開美國，回到歐洲來的呢？”



“是的，不錯，”華倫忽而同驚醒似的回答說，“還少個所謂結尾罷。本來我這故事就沒有結局的……和牠的也沒有冒頭是一樣。這故事所述的不過是些無形狀的，無目的的事情罷了；並不是人的一生活，却只是人的喪生——死。——但是你若還沒有疲倦的說話，那我還可以依了年代的順序繼續說下去。”

“請你繼續說下去。”

“是的……我在美國各處流浪了好幾年。那個幸福的擺是很有規則的限制住了。牠只在很容易達到的‘守分的願望’和不再長時苦我的‘怨恨和不平’之間擺動。——我開始了一種安靜的簡易生活，人家都當我作一個怪人看了。我只勤勉忠實地做完我的義務責任，旁人的事情一點兒也不去聞問了。到了我的鐘頭教完閑空下來的時候，我就一個人走出市外到最近的樹林裏去休臥在大樹之下。一年四季的時間，在我是一樣的；養花的春季，豐

般濃綠的夏天，悲哀的秋日，荒冷的冬時，在我都是一樣的好的。我總只覺得樹林的可愛。靜默的樹林我覺得是世界上最美的東西。在樹林裏有一脈和平之氣會吹入到我的心裏來的。我變得非常的和平安靜了，對於在我周圍的事事物物毫不關心，甚至於成了這樣的一種習慣，變得凡對關於我的無論何物，和對向我提議或勸止的無論何事，我都只回答一個‘很好很好’。我自己却毫不曾注意到這一個回答，這一個字是非常自然地流到我的口頭上來的，到了有一天一位同事對我說，在校裏人家把我取了一個綽號叫‘很好很好先生’，我纔覺得。——人人對我這麼一個從來也不會遇到過好事情的人，叫我‘很好很好’，豈不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麼？

現在我只須告訴你一段最後的小小的冒險談，我的故事就可以算完結，希望來聽你的了。

去年我偶爾到了愛兒米拉。是學校裏休假的期中。我沒有什麼事情好做，口袋裏還存着幾百塊的

金洋錢在那裏。我決心再去看一遍我那悲喜交感到過的背景故地。自我離開那裏之後已經有七年了。我十分地有把握，確信着在那裏再也沒有一個人能認識我了。并且即使被他們認識了，在我也更有什麼要緊？

當我在市上走了一圈之後，看訪了一回我曾在教書過的學校和愛倫琪兒瑪住過的邸宅以後，我就走上那個市外的小公園去，在這公園裏當我年青的當日，曾經消磨去許多幻想的時間，并且那園裏的一草一木，我當時也都認識的。那些我在那裏的時候都還是矮矮的小樹，現在已經長成了摩天的大木了。樹木中長成大樹的也不是全部。這裏那裏有幾株是枯死了的，有幾株是被砍伐了的。——那是新秋的九月——將晚的時候。太陽已沈落在西天，紅紅的眩目的夕照陽光，穿過了蒼黑的樹枝在那裏閃射。——在一棵樹下的椅子上，有一個暗黑的人影坐在那裏。無情無緒地走近了那黑影的身邊，我真

喫了一驚，我馬上就認清了。——她是愛倫。——我被釘住似的立住了一忽兒。

她身體屈俯向前的坐着，在用了遮日光的傘子長柄向地上的泥沙裏畫字。——她穿的是一身喪服——她還沒有看見我哩。我屏住了氣不聲不響地仍復離開了她。走遠了百數步後，我從那條樹蔭下的甬道裏走入了旁邊樹木的底下，在樹下我又驚惶地回轉來看了一眼。她還是仍舊坐在那裏。啊啊，只有上帝知道，何以這一種想頭會突然又湧到我的腦裏來的。我想看她一看了。她已經是不會認識我的這事情，我是確實知道的。我於是裝作在散步了一位閑人的樣子慢慢走近了她的身邊，幾分鐘後，我就走到了她的前頭了。——她在路上看見了我的黑影，毫不注意地將她的頭兒舉起，我們的四條視線就銜接在一道。我的心臟的鼓動彷彿要停止的樣子。她的目光是不相關的，冷冷的。可是一忽兒的中間，她眼睛裏突然放起異樣的光來了，她把身體

急速地掣動了一下；似乎是要站起來似的。此外我不能看見了。我已經走過了她的身邊，一步一步的離她遠了，絕對的不敢轉過頭來，再回看她一眼。我還沒有走到公園出口處之前，一輛無篷的廠車很快的在我的身邊轉過；我又看見了愛倫，看見她靠出在車外，臉色蒼白，眼睛張得很大，同五年前頭在紐約的中央公園外看見她的時候一樣。——我為什麼不同她招呼呢？——真是愚人愚事，——但我終沒有招呼她。她那雙眼睛，約有一分鐘的時間，憂心似的向我注視着的她那雙眼睛，忽而又變得冷冷的了。我還看見她深深地吐了一口氣，然後又慢慢的將身體靠回了車中。——然後她就去我遠了，消失了。

我現在是三十六歲了。可是還不免有點羞縮，當我將我所做的那件應該是小學生纔配做的愚事在此地不得不對你說出的時候。我寫了一封信給她：  
‘一個十分尊敬你的朋友，對於他你在數年前曾經

示以好意的，他昨天也曾見過你一面，可是你不曾認出他來，他在這裏送上他的一個敬禮。’——這信當我在乘上自愛兒米拉開向紐約去的火車一分鐘前投在郵筒裏的，那時候我的心臟鼓動得非常的厲害，彷彿是正在冒險做一件極危險的事情似的。——這真是一個大冒險呵！是不是？……我平生覺得從沒有經驗過比這事情更大的冒險，就是現在，在我的回憶裏，我也常常只以此而在自慰的哩！

差不多過了一年之後，在去今沒有幾個月以前，我偶爾在百老匯路上又撞見了今年是長到了二十歲的弗蘭息斯琪兒瑪。——世界實在是小不過——認識的人是怎麼也會撞見的。——長得和他姊很像的弗蘭息斯，已經不認識我了。——是我招呼他的。他很和氣而又很困惑地微笑着朝我看了幾分鐘。——忽然他就滿心歡喜地向我伸出了手來。

‘啊，華倫先生！’他叫着說，‘我真喜歡：終

於又見到你了！我和愛倫常在談起你，并且猜想你不知究竟怎麼樣了。——你爲什麼一點兒也不使我們知道一點消息呢？’

我回答說，‘這些沒有價值的事情，我怕敢使你們知道。’我說話說得非常之幽。現在我是很有勇氣了。但在當時那青年却使我變得膽怯。可是我却從來沒有向他要求過什麼，也不在期望他些什麼的哩。

弗蘭息斯以青年的和藹的熱忱回答說：

‘對我們這樣的狐疑，那是你的不是。你是我的唯一的先生，只有從你那裏我纔學得了些物事，我衷心所感謝的，只有你一位先生。你想我會把我們的那些長時間的，美麗的散步忘記的麼？那時候我雖則還是一個小孩子；可是在那時候你講給我聽的一切善的美的事情，都還牢牢銘刻在我的記憶裏哩。——愛倫嗎？——她自你先生去後，就不願意再學音樂，她現在在那裏彈奏的，還只是從你那

裏學來的那些老調子，她不願意再學些另外的音樂。

‘父親母親都好麼？——你姊姊怎麼樣了？’我問。

‘可憐的母親三年前病故了，’弗蘭息斯回答說。‘現在在我們家裏管理家務的是愛倫。’

‘那麼你們姊夫也和你們一道住的麼？’

‘姊夫？’弗蘭息斯很怪異地回答。‘難道你還不曉得麼？去年他坐船從里凡浦兒到紐約來的途中，那隻“阿脫蘭脫”號沈沒了。’

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是的，’弗蘭息斯直率平靜地追加上去說，‘這是不能夠向外人說的；他的死也算不得一個大損失。姊夫並不是一個好人。在他突然遭難之先，愛倫已經和他離開別居了三年了。——她倆的結婚生活，並不是幸福的。’

我把頭動了一動，作了一個表示我的同感的姿



勢。但是無論如何，却總不能夠說出一句話來。

‘你一定馬上就來看我們，’弗蘭息斯繼續着說；‘此地是我的卡片。——請你決定一個日子，到我們家裏來喫飯。我們一家都在希望着見你哩！’

我回答他說：我將寫信給他，我們就此分別了。

我的精神——我想，幸虧是如此——已經將牠的少年時候的彈力性消失盡了。那個擺這一回並不高舉起來。牠只在數年來來往擺動慣的那個短距離的小弓形內搖動。我自己曉得，和琪兒瑪家一族的重新關係一定又要發生苦痛和失望的。我覺得我自己還沒有完全的把握，一到愛倫的面前，我怕自家又要變成一個呆子的。我有十足的理性，足夠看出向這位富有的，高貴的，年青的寡婦求婚是一種瘋狂。同時我又覺得，只須短短的和愛倫在一道幾天，我這可憐的理性又會完全失掉的。——我在各抒情詩裏也曾讀過，知道愛情能使人淨化，能使他

變而爲神。——可是愛情也能使他變爲頑迷的傻子。這至少在我這一回的事裏是如此的，所以我不得不加意的留心。

在我和弗蘭息斯琪兒瑪遇見的前幾天，我曾接到有一位我的舊親死去的通知。——關於他的記憶，我已經有點記不大清楚了。——我只記得小孩子的時候，曾在他那裏住過一個假期，那時候他待我是很親熱的。他是一位沈靜而率真的人，只寂寥地過了他的一生。我模糊地記得曾聽見人說過，他從前是對我母親發生過愛情的，等她結婚之後，他就避去了塵世，在鄉間過他的孤獨生活了。有許多年不曾聽到他的事情了。可是現在推想起來，這一位悲哀沈鬱的老人，彷彿是把我常放在心裏，從沒有把我忘記過似的。總之：他在臨終之前，曾把他的小小的財產的大部分贈遺給了我。因此我就變了一間在B……附近的很安適的房子的所有者，和一塊永年出租的不動產的主人了。每年的一千二百

‘泰來’的租金，已經儘够我全部的開銷了。

於是我就決心馬上離開美國，回到我的多年不見的故鄉裏來。你的住址，我已經打聽到了。我在想，和你，我的最舊的唯一的老友，的相見之歡，一定能將我在一生中所受的苦痛輕減幾分。我到這裏來一看，覺得這推想果然沒有錯。我終於有了這一次——還是第一次哩——將我胸中的苦悶盡情吐露的機會，我現在覺得心裏輕快得多了，這是我年來所沒有感到過的事情。——我曉得你不會責備我過於嚴刻。——你一定在傷痛我的軟弱，但我曉得你不會因此而下一個嚴刻的判斷。——我平生原沒有做過一件好事——但也沒有犯過一件壞事。我是一個完全無用的東西，同杜葛納夫 (Turgenev) 那篇陰慘的小說裏的一位悲哀的主人公一樣，是一個 *homme de trop*’ (零餘者)。

我在從紐約出發之先，曾寫了一封信給弗蘭西斯琪兒瑪。——我告訴他，一位親戚的突然的死

亡，使我不得不回到歐洲來。我把你的通信地址給他，可以使他不至於看出我在逃避和他們一家的來往交際，以後我就出發了。現在我却在此地了。

——好，總算講完。Dixi!”

在講話的中間，沒有使他的煙斗熄滅過的華倫，馬上要求他的朋友法勃里修斯，也將他自己的歷史講出來給他聽。可是法勃里修斯却已覺得傷心之至，在消沈的情緒裏不想再說話了。所以他就告訴他的朋友，時間已經晚了，並且提議說，明天再來將這談話繼續下去。華倫回答說：“很好很好，”將煙斗裏的煙煤敲出，他就把還在桌上放着的一瓶酒拿起，把瓶裏殘餘的酒和法勃里修斯兩人分倒了。然後他將杯舉起，很快樂地叫着說：“爲紀念我倆的青春！”——連杯裏的最後一滴也吞飲盡了以後，他將杯子放回桌上，很感到滿足似的說：

“這是我年來乾飲過的第一杯適口的酒；因爲

我今天所飲的，並不是爲了想忘記過去，而是爲了紀念着過去。”

## 二

華倫在他的朋友法勃里修斯那裏住了好幾天。法勃里修斯覺得他朋友是他生平遇到過的人中間的一個最質樸最謙遜的人。他對什麼東西都不在要求，無論什麼你給他，他總是覺得滿足的。法勃里修斯對他提議無論什麼事情，他的回答總只是“很好很好”。——假如法勃里修斯有時候不去和他說話呢，他却會自得其樂的在安樂椅裏坐着抽烟，手裏或拿一本書，可是他並不是讀得很起勁的，他從他那短煙斗裏向空中吹吹一個個的大煙圈，就似乎是與世與人都無爭恨似的和平適意。——他說，他很不喜歡會見生人。可是時常在法勃里修斯家裏進出的幾個人，和他也算結了表面上的相識的幾個

人，都覺得他是一位很有學問很謙和的長者。凡接近他的人，總沒有一個是不喜歡他的。他身上有一種特異的足以使人歡喜的牽引力。法勃里修斯也覺不能了解，華倫的這一種特質究在什麼地方，可是他自己也不能逃出華倫的這一種迷力的影響。他在幾日中間，又對華倫有起那種同在少年的學生時代一樣的獻身的親密的友誼來了。——“誰能禁得住不愛他呢，”法勃里修斯每自己對自己的說。“愛倫琪兒瑪的愛他，也決不是一件奇事，是應該的，……我真想盡我的能力，來把他弄得快樂一點。”

有一天晚上法勃里修斯帶了他的朋友到一家戲園裏去，在那裏有一齣滑稽的短劇是演得很好的。他記得華倫做學生的時代對於這一類的東西是特別喜歡，在這一種劇場裏他是最快樂也沒有的。當時他朋友的那一種快樂的，清新的笑聲，還在法勃里修斯的耳朵裏響着哩。——但是到了那裏法勃里修斯又感到了一種新的失望。——華倫一點兒也沒有

興趣的在那裏看這一齣滑稽短劇。旁邊在靜靜地觀察他的法勃里修斯，看他一次也沒有笑過。他不過很注意的聽了一刻，可是歇了一歇，他就把這一個視聽的注意拋去，似乎是不願再去用心看取的樣子，只在無精打采地看戲園的周圍了。到了第二幕完結，法勃里修斯問他“我們還是回去呢還是怎麼？”的時候，他很快的回答說：“很好很好，我們回去罷！對這一種沒意思的滑稽我已經感不到趣味了。還是讓我們去抽一筒煙閑談閑談罷。怕那倒是更有意思更舒適些。”

華倫已完全不像十五年前法勃里修斯所認識的那個華倫了。可是在法勃里修斯方面却並不因此而減輕他對他的親愛。他心裏滿懷了憂慮在守護着他，和一位慈父的守護着他的病的愛子一樣。他孳孳不倦的在設法想使他的朋友快樂一點；假使可以使他的客人的呆鈍的臉上露出一臉滿足的微笑來的說話，那他就是很大的犧牲也有所不辭的。華倫也

早看出了這一層好意，所以當他要和法勃里修斯別去的時候，他就深深被感動似的握緊了法勃里修斯的手對他說：“老友，你只在希望我的好，那我，我也很知道的……請你相信我，對你這好意我是滿心在感謝。我們以後總不會再不通聞問的了，我們以後就互相守着罷。我到家之後將嚴守着和你的通信。”

華倫動身後的沒有幾天，法勃里修斯接到了一封從美國寄來的給華倫的信。信封上的略字是“E. H.”兩字母，——愛倫，霍華德，正是華倫所愛的那女人的名字。法勃里修斯馬上將這信轉給華倫，並且寫上了一句話說：“我希望你在這裏能接到從美國來的喜音。”——華倫在回信裏對這一句話並不提及，並且也完全沒有講到愛倫的事情上去。他只將他現在弄得很舒服的那所他的新住宅的樣子說得很清楚，而在邀法勃里修斯就到他那邊去看他，可以多住些時。在往後繼續的通信當中，兩位朋友



就約定冬假裏耶穌聖誕節和新年，當在一塊兒住着過去。

十二月初頭上，華倫又寫信給法勃里修斯，促他務必要早一點動身。“我身體不好”——在那信裏說——“我有時候覺得衰弱到房門也不能出一步。我在此地並沒有一個人認識，並且也沒有去結識新相知的心想。你的和我在一道能使我感到無上的快樂。又和你相習慣了，無論什麼地方我都少你不得。我已經爲你準備好一間房在這裏，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和在L……市一樣的工作的，或者也許會比你自己的房子更清靜些。你不要等到二十三日纔來罷，愈早愈好。我們可以不必等到十二月廿五，就是在十二月十五難道不是一樣的可以慶祝耶穌的聖誕的麼？”

法勃里修斯也沒有什麼事情，正在可以適從他朋友的願望的地位之下，所以就於十二月的初旬裏到了他的朋友那裏。他覺得他朋友瘦得太厲害，樣

子太難看了。華倫還沒有去看過醫生，并且他也在拒絕去看病。

“醫生能把我怎麼樣呢？”他說。“我自家的病苦難道會不曉得的麼？我并且也很曉得我的病源。醫生大約不過會勸我散散心罷了，正譬如他對一個窮苦的病人，勸他喫喫豐美的食物，和陳年的好酒一樣。可是窮人那裏有這些必要的錢呢？我們爲身體的健康起見，有些物事是不能够一定常辦得到的。——譬如我叫我如何的去散心呢？——去旅行麼？——我覺得世上的無論什麼都沒有比這個安逸的靜坐更好的事情。——去結識些新的朋友，見見生人的面孔麼？——那我覺得世上只有你一個人，只有和你在一道能比一個人的枯坐好些，此外更沒有第二個人了。——看書麼？——我那裏還有求智識的慾念？我所曉得的東西，對我都已經失掉了興趣了。”

法勃里修斯，和在與華倫初次遇到的時候一

樣，注意到了他的不喫什麼東西而只喜歡喝很多的酒。他的對於好友的健康上的憂心，鼓起了他的向華倫進勸的勇氣。

“你的話原是不錯，”華倫回答他說。“我喝酒喝得太多；可是我不能喫旁的東西，而又覺得不得不咽些東西下去以維持我的氣力。我是和軋伐尼(Gavarni)的感情殘疾者(invalides du sentiment)的可悲的狀態一樣；‘Toutes ces bêtises m’ont dérangé la constitution.’(原只是那萬種的愚行損傷了我的元氣)”

有一天晚上，窗外面正風狂雨驟，而他們朋友倆却對坐在舒適溫暖的房裏的時候，華倫忽而講起了愛倫身上的事情。

“我們現在是不斷地在通信了，”他說。“她寫信給我說，她希望不久就可以和我再見。——海耳曼，你曉得麼？女人的心理，我實在有點不懂起來了。她的不把我當作她的第一個最要好的人看

待，那是確實無疑的。——那麼爲什麼她又想和我發生起關係來呢？——爲戀愛麼？——就是光這一個想頭也是可笑得很的。——大約是爲了憐憫我的原因罷。——可是這就到了我的矜持的夢的末路了；我已經變了一個憐憫的對象了呵。所以我寫信給她說，我已經在此地定住下了，今後別無他望，只想在無爲與隱遁中間過我這無用的一生。決不會和她再見了……你還記得海涅（Henie）的‘旅行記’裏的那一段麼？一位大學生在窗口和一位美麗的小姑娘親嘴的那一段？這位小姑娘讓他來親嘴，就因爲他說：“明天我又將遠去，今生今世怕再也不能和你相見。”——這一個再也不至相見的想頭，却使人會得着一種勇氣，能說出平時是惹也不敢惹着的事情的。——我覺得我的死期近了。——親愛的老友，請你不必再說別的話來寬慰我。——我自家是曉得的，死期近了。我也將這事寫信給愛倫告訴她了。……我更寫了許多另外的事情……噯，真是

些沒意思的事情！……我平生所做的，都只是些無用的無目的的事情罷了。到了這垂死的病中，才向情人來宣布戀愛，這豈不是和我的一生很調和很合理的一個結局麼？——比這事實更無意識的徒勞，世上還尋得出第二件麼？——可是我却如此的做了。”

關於這信的事情，法勃里麥斯實在想知道得更詳細一點；可是華倫却不願意作斷然的回答。——“假如我有一張謄清的信稿在這裏的說話，”他說，“那我很願意將牠給你去看。你已經知道這事情的經過全部了，我對於自己做出來的那一種愚劣的事情，不管牠是如何的無聊如何的笨大，我在你的面前，却可以不感到羞縮。——當我在第一次很確實的覺得死期近了的時候，就寫了那一封信，這是兩禮拜前頭的事情。那時候我睡在床上發燒。我對於死是一點兒恐怖也沒有的，實際上即使把我的生命交給了死的手裏，和現在的這種狀態比較起

來，也未見得生比死好。可是我却興奮了，精神充進了。簡直是可以做一部非常之有詩意的作品——一篇辭世之歌——出來的樣子。我現在還在想這信寫了也好。非但如此，我并且還在喜歡，因為愛倫終究知道了我是如何的愛她過的；既不將我的愛對她陳訴，也不希望着她的對我之愛的給與。——我覺得這是很高尚，不利己的愛！”

聖誕節的祭日一天天的在靜默裏悲哀裏過去了。華倫變得一天只有幾個鐘頭可以從床上坐起來那麼的衰弱。法勃里修斯現在只能獨斷地去爲他請了一個醫生來到病床前來看他的病。可是診察之下，華倫也沒有什麼一定的病症。是他的生命力消失完了。他同一盞燒燼的燈火似的在那裏慢慢的萎滅下去。還有在幾次很少很少的但是間隔時間却漸漸地比較長起來的間歇時間裏，他的精神又會奮燃起來放幾朵火花；但是死的陰影已經籠罩住他，漸漸的漸漸的在暗下去黑下去了。

在除夕的當夜，華倫於十一點鐘的時候從床上立了起來。“這一個新年我將照舊式的對你述祝賀之辭，”他對法勃里修斯說。“希望這新年能給你以快樂。給我以永久的和平。”

將近半夜的時候，他走上鋼琴的前頭，很莊嚴的彈奏起和教會的合唱歌相像的羅拔忒·須曼 (Robert Schumann) 的“死友的飲盞之歌”(Auf das Trinkglass eines verstorbenen Freundes) 來。——寺院裏的鐘敲十二下的時候，他倒滿了兩杯的酒。舉起杯來，他慢慢的在追思似的，從他剛纔所奏的歌裏，譜誦出了一節的歌：

“我在你杯底之所見，

並非是凡人能解的東西。”

(Was ich ershau' in deinem Grund,

Ist nicht gewoehnlichen zu nennen.)

然後他靠轉了背，一長飲就把那滿杯乾下了。——他當在說那一節歌和飲那一杯酒的中間，並不

曾對法勃里修斯注意到。法勃里修斯只是悲哀無語  
默默地在旁邊看着他。現在他看到了法勃里修斯  
了，他的眼睛又光明喜樂地充滿了少年的熱情。

“再喝一杯！”他叫着說。“爲祝我倆的刎頸  
的交情！祝你新年如意，我的哥哥！”

他同乾頭一杯似的將第二杯也乾了，然後就很  
沉重的在一張椅子上倒了下去。他的目光又變得呆  
滯無神了，法勃里修斯扶他到床裏去的時候，他  
就像一個已經是很想睡的小孩，好好的順從了一  
切。

以後幾天他一直不能起來。醫生來看了也只深  
思着搖搖頭，沒有法子好想。他以爲法勃里修斯是  
華倫的近親，所以告訴法勃里修斯說，還是預備後  
事罷。

正月初八，華倫的別莊所在的那個小市裏的旅  
館裏有一個人差來，來送一封給華倫的信。使者  
說，這信是要即答的。法勃里修斯因爲他朋友已經



有好幾個鐘頭陷入了昏睡狀態，差不多就快完全失去知覺了，所以就替他開了這信。信的署名者是“愛倫·霍華德，”內容如下：

“父親在好久之前計畫中的歐州旅行，這一回忽然實現了。我的所以不預先通知你以此事者，原想使你驚喜一回，所以開一回玩笑。到了此地，我聽逆旅的主人所說，才知道你在前回信裏所說的病症還沒有離身。因此我所以不願不通知你而突然前來，並且先要問問你，你的病狀究竟能否應許你接待我們？在此地的是我和弗蘭息斯，他也和我一樣，硬的想和你，我的尊敬的朋友，在這一個巡遊的途上來相見見，盤桓幾天。父親已從漢堡直行上巴黎去了，我和弟弟打算在此地住幾日後，馬上上那裏去和他作一道的。”

法勃里修斯想了一想。然後就拿上帽子對使者說，他想自己直接去傳達回音。——到了那小旅館裏，他就馬上被介紹給了那位外國夫人。他曾先把

名片交給過一位旅館的用人，囑他去說，是受了“華倫博士之託”而來的。

愛倫只有一個人在那裏。法勃里修斯很快的看了她一遍。她真是美麗得同花一般的樣兒。她的一雙大大的碧眼很不安的帶問似地在注視着這進她房裏來的人。

法勃里修斯生平和婦人來往得很少，在婦人面前，大抵是侷促不安的。可是這時候他的想頭已全集中在病友的身上了，所以這一回他倒完全是平靜得很的。他只簡潔地說了幾句話，華倫是病了，——病得很兇——就快死了。給他朋友的信是他開拆了讀的。

愛倫默默的也有幾分驚惶似的朝他看看。她彷彿是不能了解所聽見的話的意思的樣子。可是慢慢的她的眼睛裏就充滿起眼淚來了。

“可以許我去見見華倫先生麼？”最後她問着說。

法勃里修斯答應了。

“我的弟弟可不可以和我一道去，或者還是我一個人去的好些？”

“我覺得還是先由你一個人去的好些。你的弟弟或者可以遲一點去看我們那位可憐的朋友的。”

“我突然的去看他，一種驚異，不會使病人更衰弱而失神的麼？”

“大約是不會的。凡一種喜悅，對他總只有好的影響；我曉得他是很喜歡見你的。”

愛倫在幾分鐘之後就準備好跟法勃里修斯前去，不多一忽，兩個人就都到了華倫的屋裏了。法勃里修斯教愛倫在客室等了一等，他一個人先到華倫的病房裏去。

華倫張大了兩隻被體熱蒸燒得紅紅的大眼躺在那裏。他在那裏說昏話了。可是他還能認清這進來者是誰，他向他要求，要一點可以消渴的飲料。他把渴消了以後，就閉上了眼睛，彷彿是要睡了。

“我爲你接了一位你的好朋友來，”法勃里修斯說，“你願意見他麼？”

“是不是法勃里修斯？——請他進來罷，歡迎之至！”

“不是的。——是從美國來的朋友。”

“從美國？……在那裏我是住得很久，很久，的……啊，那沈鬱的，悲哀的兩岸……！”

“你願不願意見你那朋友？”

“我航下了那條暗澹的河流——航下了。在霧濛濛的遠處呢：高高的，黑暗的形狀；茂樹的高山；……我是再也……再也達不到的遠處。”

法勃里修斯踮起了脚尖，輕輕離開了他，幾分鐘後他又和愛倫一道的走進這病房來了。華倫似乎仍舊是什麼也不曉得的樣子。他只是用了輕輕的，聲氣也沒有的喉音在說：

“這暗澹的河流，漸漸地到海了。我聽見有海裏的鈍重的浪聲。兩岸是綠色的。高山也移近前來

了。那是樹林，我曾在牠們之下常常息躺着的樹林……樹林的黑暗……在這些樹木之間却浮出來了一個輝耀的女身……愛倫！

她踏近了他的床邊。這將死者一點兒也沒有驚異，只和藹地微笑着在朝她看。

“天呀天！我還能見到你！”他說。“我曉得你是會來的。”他又喃喃說了些聽不清的話；然後靜躺了好久。忽而他又叫起來說：海耳曼！”

被叫者就站在愛倫的邊上。

“那個幸福的擺！你明白麼？”——一種無邪的同小孩子似的笑容飛過在他的臉上。他將瘦得只剩了皮骨的一隻右手舉得高高，用示指在空中畫了半個擺動的大圈，又追加着說：“從前是這樣的！”然後又同樣的自右到左，慢慢的畫了幾次短小的半圈，說：“現在！”——最後同威脅人似的又將手指停住，堅決而不動的在空中指着。“即刻！”——於是他閉上了眼睛，很苦的呼吸了幾口

氣，默默的靜躺着了。

愛倫一邊哭着，一邊將身體俯伏了下去輕輕的叫說：“亨利！亨利！”他又將衰弱極了的眼睛開了一次。她將嘴湊近了他的耳邊，如泉地湧流着眼淚，輕輕的向他耳裏說：“我是愛你的，老早就愛你的，還沒有把你忘記過。”

“我也老早就曉得了，”華倫很平靜的很有自信似的回答說。——他臉上的呆滯的表情立刻就變得和潤了一點，有了一點生氣。眼睛也很親愛似的，密昵似的發起光來了，和許多年前頭的時候一樣。他拿住了愛倫的手，將牠拿上了已經是枯燥了的脣邊。一臉微笑流露在他的臉上。

“現在你覺得怎麼樣？”法勃里修斯問他。

“很好很好……”又是那個舊日的回答。他的無力的手指向被單上摸捏了一回，彷彿是想將這被單扯拖舉起來的樣子。然後將手臂長長的伸上放落，手指也靜止的攤着不動了。——“很好很好……

..”他還輕輕的說了一遍。他似乎沈沒在深遠的回憶裏了。一個長時間的沈默闖入在三人之間。最後他又充滿了熱意和悲哀將他的已經在散神的眼睛舉起，對他的愛人看着，極輕極輕地，囁嚅地，將一個無力的重音擺在頭一個字上，說了一聲：“很好。”

(註)上面所譯的，是德國 Rudolf Lindau 所著的小說“Das Glueckspendel”。小說裏的許多原名，把牠們寫在下面：

主人公是 Heinrich Warren。他的朋友是 Hermann Fabricius。女主人公是 Ellen Gilmore。她的兄弟是 Francis Gilmore。她的男人是 Mr. Howard。

華倫出生的地方是德國的 Talbe an der

Saale。教書的地方是紐約州的 Elmira。從 Liverpool 到紐約的船名是 Atlante。

德國有一種貨幣名 Taler。一“泰來”大約有中國的一塊五角錢那麼的價值。

譯者所根據的書，是伯林 Buchverlag fuers Deutsche Haus 在一九〇九年出版的“Die Buecher des Deutschen Hauses”叢書的第五輯第一百零三種。據這叢書的第四輯第九十八本的 Erzaehlungen aus dem Osten (von Rudolf Lindau) 緒言裏之所說，則林道係於一八二九年十月十日生在 Gardelegen in der Altmark。大了就在柏林，巴黎，及 Montpellier 處等修習言語學與史學。到他的學業修完之後，他還在法國南部住了四年，做人家的家庭教師。然後就做了法國公使 Barthéleme St. Hillaire 的祕書。千八百六十年瑞士國把他當作了外交官派赴日本，去結兩國間的通商



條約。因此他得到了一個總領事的資格，到一八六九年爲止，就來往分駐在印度，新加坡，交趾支那，中國，日本，及加利福尼亞等處。在法國的時候，他已經開始他的文士生活，在 *Revue des deux Mondes* 及 *Journal des Débates* 誌上投稿了。他的第一篇旅行記 *Voyage autour du Japon* 就是用法文寫的。後來在橫濱，他發行了最初的英字新聞紙，有一卷英文短篇小說，却是用英文寫的。

一八七〇年以後到一八七二年爲止，他往還於德國及東方，作戰地的記者。一八七二到一八七八年之間，他住在巴黎，作德國使館的館員。一八八〇到一八八五年他作了使館的參贊。一八九二年德國派幹員出外，他就又作了一次德國的代表赴君士坦丁之任。歸休之後，他就在 *Helgoland* 住下了。一八九三年，他出了六卷的全集。他死在巴黎，一九一〇年的十

月十四。葬在 Hehgoldand.

在短篇小說方面，他先在一八六九年（當他在三十九歲的時候）出了一本法文短篇小說集，名 Peines perdues, 係從前在 Revue des deux Mondes 與 Journal de St. Petersberg 誌上所發表的東西。他的用英文寫的，在 Blackwood's Magazine 上所發表的東西，又收集了起來，都歸入在 The Philosopher's Pendulum and other Stories 這一個書名之下。德國的全集的書名很多，這兒不能一一舉出，但 Philosopher's pendulum 一篇，則當然是由他自己譯成德文的無疑。所以我想英文的原作，與德文的原作，少許有點出入也是應該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

# 一個敗殘的廢人

芬蘭 約翰尼·阿河 原作

去年夏天，我們——我的朋友一位畫家和我自己——住在北薩佛拉克斯上部的一處農場裏過夏。這農場去吉許道兒夫約莫有大半英里的間隔，坐落在一條狹隘的半島當中的一區風景很好的地方。我那位朋友的到此，原是為畫自然的風景而來；而我呢却只往各處去走走將光陰在無為的幻夢之中消度過去罷了；手裏頭捏了一本書我在他的旁邊會直挺挺躺睡下去，並且有時候在那些豐肥的野草上躺着也竟會朦朧地睡着的。

我們過的，真是一種幸福的不顧前後的藝術家的生活，各自都在欣喜，欣喜我們會這樣的富有這麼些個特異的天賦思想，各自又都很有確信，確信

我們是十分具有把這些思想表現具體化出來的能力。

農場的上下又盡是些活潑天真，很多興趣的人，農場的主人最喜歡說話，實在也有點瞎吹瞎說的地方，可是他的心却是很好很善的；農場裏的女孩子們也都機靈喜樂，很會說話，主婦是一位容貌嫵麗有才幹而又很柔和的薩佛拉克斯的女性。在家裏差不多是不大看得見她的，而實際上却似乎是她在那裏指揮管理農場裏的一切。洗過澡，喫過晚飯，或在那間很大的喫煙室裏，或在前室的臺階之上，我們和農場裏的家族全部坐着談着，興高彩烈，每有到了半夜還不停息的時候。

在這農場裏可是還有一位人物住着，這位人物當我們全體在一道作閑談的時候，從來也不會來參加過，而實際上也似乎並不是屬於這家族中的一位族人：是一個中年的瘦長的男子，顏色是黧黑的，兩眼深陷在額下，濃厚的一頭頭髮老是亂蓬蓬地披

着似乎是從不加以梳刷的樣子。喫飯的時候他原也和主人在一張桌子上喫，喫的麵包也是和主人的一樣的；不過他用的白塔油盆和牛奶罐却是有他自己的一份的。假如我們都坐在喫煙室裏呢，那他就伏處在前室的臺階之上；假如我們走到了前室裏去呢，那他就走轉了身爬上扶梯去了，從那裏望出去，他牙齒咬着煙斗，差不多是可以看得見水面的。他老在呼吸着煙，當一筒煙還沒有吸了的時候，他就要把殘燼從煙斗裏抓出，另裝一筒，重新點火，再吸起來。除此而外，別的事情他什麼也不做的。大家從來也沒有教他去做過工，田裏也不會教他去過林裏也不會教他去過。可是拿着了他的釣魚竿他却能幾個鐘頭的癡坐在水邊，有些時候，他興致到了，也時時會補綴那些魚網魚籃之類的捕魚器具。一禮拜中他要去吉許道兒夫兩次，從那邊的商人那裏去接取些新聞紙類來，去一趟他總大抵要把那一天的時間整天的費了纔回來。好容易終於走

回來了，那他的牙齒之間總老有一枝短短的嚼爛的煙卷尾巴含着，這煙卷尾巴他總要再把牠裝到煙斗裏去重吸起來。新聞紙類他總老是在路上的水濠邊上讀的，我們有時候出去散步，往往會遇見他在那裏就讀他的新聞記事，好像是完全被這些新聞紙上的文章吸收住的樣子。

起初他總老是避開我們，當我們從他那裏經過的時候，他總要把頭掉轉，朝向別的一方面去。但是後來他也把我們的新聞紙類一併拿取了來，而我們也常常以枝把煙卷送給他吸以後，他却和我們有點接近起來了。愛吸煙卷大約是他的一個弱點。有時候即使他已經把淡巴菰在煙斗裏裝好了的時候，他也會馬上仍復把煙斗收起，而很熱心地點起那枝你送給他的煙卷來吸。

往後過了一晌，假如我們在一塊稻田，一處草地或一所有樹林的山坡上安頓駐下的時候，那他也會跟近前來，起初總是很注意而保持着一段相當的

距離，然後可是終要漸漸地走近，近到他能夠看出我們畫上的一石一草爲止的地步。到了這裏他就會將注意全部深注在畫上，甚而至於可以把他的煙斗都完全忘掉。我在邊上私下仔細地守視着他；老看得見他那張平時是那樣地死氣頹唐的臉上忽然會現出十分緊張的神氣來，當他在忙着移動他的雙眼，很有趣似地把野外的風景本身和畫上的風景對比的時候。

“您是農場主人一族的族人麼？”有一次當他已經跟我們在一起得好久之後，我這樣地問他。

“不是的，”他匆匆不經意似地回答了一聲。

“您當然總也不是在那裏幫工的農奴罷？”

“農奴？——不是。”

我可不能再追問下去了：“那麼你究竟是什麼呢？”因爲他並不來妨礙我們的工作，所以我們也落得不去管他的閑事，並且此外他還自動的肯替我們拿拿畫具之類。



從他的用錢儉約方面推想起來，我們猜想他或者是主人的一位親戚而又是頭腦不正有點神經病症的。

有一次遇着了偶然的機會，我們就想從主人那裏探聽出這事情的前後關係來。

“他的頭腦是並沒有什麼病的，而他也不是我的什麼親戚。他的出身原也是很高貴的；不過他却自己不習上。他的哥哥，係在首都的一位官吏，帶他上這裏來，把他安置在我們這裏作一個寄住的常客；現在他寄住在我們這裏已經有五年了。他的老母，對於他的住宿每月付我十個馬克(五圓)；這錢是由郵局直接寄給我的。對於他自己她們却只給他幾毛錢聊作他的買煙草及衣服之用。可是他得到了錢，總一下子就去喝酒用完，於是他就不得不吸食我們的雜草當煙，不得不穿着我們農夫的粗衣服了。我們曾受有最嚴厲的囑託，教我們除咖啡之外，切不可將酒類及其他的物事給他。”

“他從前是幹什麼的呢，您知道麼？”

“那我們却不知道；在他的教會證書上面也並沒有什麼寫在那裏。有一次喝醉了酒後，他似乎曾在女孩子們面前大吹過的，說他從前可了不得哩，那裏是像現在那麼的呢？各地各處他都相當的走過的，好多國的皇居首都他都是去看了來的，要不是他自己覺得無聊沒有意思的話，那他早就可以成一個有名的大人物了。喝醉酒後我們覺得他實在太難。可是等酒精一消散後，那他就馬上會沉靜下去不歡喜多說話的。因此我們讓他這樣的住在這裏，也覺得並沒有什麼不慣。”

“他平常做點什麼事情的麼？”

“正經的事情是什麼也不做的，除了在夏天去釣釣魚，在冬天用麻索去捉捉野兔之外。有時候當大風雪的正中他却會把皮衣着上，跑出去上外面那堆柴堆的邊上去劈生火爐的燃料或到牛欄馬房的後面去砍細柴去的。這大約是他覺得很有趣味的一件

玩意兒，因為我們這裏却並沒有誰在強迫他幹這事情啊。”

我們又問，他此外的時間究竟是怎麼樣的消度過去的？

“在冬天他老上租借圖書處去拿了書籍來讀。書讀完了呢，那他就會整天的歪倒了頭坐在那裏，拼命的吸他的煙，如你們所看見的那麼地。他不愛說什麼話，他在想的事情從來也沒有說過一言半語。在起先有一次他曾從那位商人那裏去買了些紙來，用了鉛筆在紙上畫了些房屋呀樹木呀人物之類，”——這是正當那時候走到了我們在談話的地方來的主婦說的話。

“呵呵，那些真是無聊極的東西，”主人毫不經意地說。

我的朋友的好奇心却被挑動了，所以問說，可不可以使他看看這些畫的東西。

“我們可全沒有把牠們收藏起來。不過或者也

許是在女孩子們的油斗裏放着的。在他的得意喜歡的一個時間裏他曾把這些畫送給過小女孩子們，並且還吹着說，他是把價值幾百馬克的作品送給了她們了。那當然不過是一個瘋子的瞎說。”

主婦可是仍舊教女孩子們去找去了，教向各抽斗裏一隻一隻的找尋過去，她們終於也尋出了幾張樣子不同的紙片來，在這些紙上有很有力的黑色墨線畫在那裏，畫的是一間房間的內部和窗邊上的一架織機的速寫。伏在機上的那個女人，極像農場主人的長女的樣子，係從後面看過去的。另外的一張紙上畫的是一匹馬，正在開始從一隻井水釣桶裏飲水，一個農奴用了脚在把釣桶從井的木欄裏推滑出來。第三張畫不過是一幅極簡快的速寫；可是看畫的人已經可以看出作畫者在想畫一個牛欄，裏面有幾隻牝牛浮現在熏蚊蚋的烟陣裏的。

“這傢伙倒是一位藝術家！”我的朋友叫着說。“你瞧，這少女真是典型地被畫出在那裏，而

這馬又是畫得很正確的！這速寫真寫得好極。我現在却開始瞭解起他來了！”

漸漸地我們明白起這一位有畫趣的奇人來了。他對我朋友的作品時把畫與自然比較的那一種眼光我也能够瞭解了。我當時就感到了一種特別的興味，想把關於他的事情再知道一點，關於他的生涯身世再詳細曉得一點。

可是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雖則我那位朋友在農場附近的岸邊又開始在畫一張新的大畫，我們想等着他來而他却不再來了。他正去捉了魚回來，可是等他看見了我們在岸邊的時候，他却把小船不搖到往常靠岸的埠頭來上岸，而又老遠的搖了出去，在半島的極遠的地方走上了陸地，於走回農場來之先，又向野田裏去繞了一個大圈。

那一天有一整天他沒有和我們見面；到後來我們和他在臺階上遇見的時候，他也避開了我們的視線而幾幾乎沒有理會我們對他所說的寒暄套話。直

至過了幾時，我們纔聽見說，女孩子們把我們曾看了他的木炭畫的事情告訴他了，他就馬上把那些畫要了回去，將牠們燒毀了。

若不是一個完全偶然的機會將這祕密曝露了的話，那我們對這一位只在使我們的好奇心增長起來的奇人，也許會另外更詳細的事情一點兒也不知道而就和那農場別去的。

夏至那一天的前晚，我們在農場後面的高山上用了一隻買來的烟脂艇和一隻主人送給我們的舊烟脂桶點起了火來。因為這一天也正是我那朋友的生日，所以我們就招請年長者來飲郭老格酒，年青的來喝啤酒，婦人及女孩子們來喫檸檬水和燒製的餅果。當我們正在忙碌準備的當中，我們的那位怪友却不走開去而仍在農場裏徘徊着，這一天他似乎比往日不同，對我們有點減少了怕懼恐怖的樣子。大家一道洗完了澡，結成了隊伍要從農場出發的時

候，因為他也正站在邊上，所以我就問他願不願意和我們一道走上山去，同我們去喝一杯郭老格酒。

他雖然有點遲疑和畏縮但很顯然的表示了最高興的樣子對我謝了一番，并且自動的願意幫助着小孩子們將啤酒箱等搬上山去。當我們到了目的地點，在山坡上的一塊平坦的大石上將各種酒類陳設好的時候，他開始和青年們一道去拖攏生火的樹枝柴桑來了。肩上擔着了縱樹的枝條，他時時從我們的身邊走過，搬到了，就用力把這些樹枝向地上一擲，擲得地面鏘然有聲，然後為再去多採的原因他便再從原路走回到樹林裏去。可是當我們招請了他一聲，請他自己來調製飲用郭老格酒的時候，他也就在我們的中間留下了，我們的一團，就是農場的主人和另外的幾箇住在左近的農場所有者們，本係與我及我的那位朋友圍成了一個小圈，圍坐在那裏的。

當他將水注入酒杯裏去的時候，他的手是顯見得在那裏發抖；他在盛糖塊的盤裏檢括起糖來的當

中，手指頭是在痙攣狀的鈎曲着的；費了好大的氣力他纔能把幾塊糖弄進了水去。

大約他自從最後的一回調製飲用那老格酒之後，到這時為止，總有好久好久不飲這酒了。我們勸旁人同時也勸他乾杯，並且同大家雜談了些天氣風向與農作收割的話，並不特別的去問他的身世攪亂他的精神。他很勤奮地在飲酒吸烟，一枝烟卷直要吸到了尾巴上卷在那裏的木棉的地方纔肯拋掉；并且人家並不請他吸第二枝他就馬上把新的一枝點上了。

但是他忽而突然的問我們說：“山上的火不是應該點燃起來了麼？”

他很自在地直視着我們，他的沉鬱僵硬的臉色變得帶起活潑的神氣來了。臉上的神氣表露着似乎是充滿了難得遇到的怠倦之後的喜悅的樣子，平常的畏縮恐懼的地方，踪跡也沒有地消失掉了。等我們對青年們叫着，教他們去點燃起火來的時候，真



想不到他又忽而興高采烈地舉起了杯來說：“大家許我爲祝先生們的健康喝一杯酒麼？……我們原沒有相互的紹介過，……我的名字是福斯白耳格。”

我們謝了一番，他慢慢地吮吸着竟把大杯裏的酒乾了一半。

我們爲參加點火的原因大家爬上了山。他勸告青年們說，點火的時候，要在幾方面邊上同時點上纜行。

“注意，看這火在燒起來了！”他說。

我們圍立在那叢熊熊在燃的火焰的周圍，火焰霍霍噉噉地響着，從各面燃起，火頭盡在向那枝樅樹頂點的上面集中飛舞，這樅樹原是當作一堆柴堆的尖頂被插在那堆燃料之上的。火焰燒到了那裏，拍拍幾聲就集成了一團，變作了許多緋紅的長舌，在向軟空氣裏伸吐吮吸。

少年們高聲叫着萬歲，接連着在把樅樹枝條的網把投入火焰中去因以助長火勢。

當這中間我正在細心地觀察立在我旁邊的福斯白耳格，他只目不轉睛的在凝視着火焰。

他伸直了脚很神氣地立在那裏，兩手是插入在褲腳袋裏的，帽子歪在一邊的耳朵高頭，一枝快要燒完的烟卷尾巴含在口角的邊上。他的眼睛裏閃爍出了一種熱情的研究的視線，這種注視閃爍的視線只有畫家們當發見了一箇畫畫的對象題目的時候纔能有的。忽而他伸出了手來，指示着天空和火堆周圍的輪廓對我說：“這一個繪畫的印象真是偉大得很的呀！”

“不錯真是，”我稍稍感到了一點驚異回答他說。

“那一邊的天——你瞧，豈不是像黑曜石那麼的黑的麼？然後在遠一點的地方又是那一種淡明的變化；您看那些小姑娘們的紅紅的臉和藍色的胸圍，這顏色輝映得多麼鮮豔啊；這真華麗極了——是不是？——那邊遠處又全是天光的領域了。”

“是的不錯，您說得真不錯，”我對他說，在這一瞬間我實在也沒有別的話可以說，可是到了此刻我也不能自禁了，所以就問他：“您也是畫家罷？”

“是的，我也曾經畫過的。”

別的話他也不再說什麼，可是照他立在那裏的姿勢他動也不動地又鵠守了一陣。他的臉上不斷地在起奇異的痙攣，我覺得他似乎是在那裏全身發抖的樣子。大約是郭老格酒已經在起作用了罷。

“我們大家來乾一杯祝賀的酒罷——喝罷，喝罷，小姑娘們，少年的朋友諸君，喝，喝啤酒，喫檸檬水——然後再來跳舞！”我的那位朋友叫着說。

一羣人分散成了幾組小組，有些是在左右顛搖着的，有些就跳舞起來了。農場所有者們拿了酒杯移近了火堆的旁邊，我們三人却在我們自己的酒杯旁邊坐下了。因為我們邀了他一聲，福斯白耳格就馬上來和我們成了一起。

當我們調製好了新的郭老格酒以後，我的那位朋友問着說：“我聽見說您也曾經畫過畫的。”我們的這位客人對於這酒的調製混合的工作是很熱心緊張的，不待糖塊的溶解，就從杯裏長飲了一口，酒的中間還有一半是純粹的白蘭地精哩。

“啊啊，我是好幾年來沒有畫過畫了。”

“但是你還是在畫炭畫的罷？”

他並不回答，但又重新喝了一口酒，並且把煙卷的煙深深地吸食了一口進他的肺腑中去。

“在海耳尋格福爾斯藝術院內有兩張畫掛在那裏的福斯白耳格先生就是閣下罷？”

“是的，在那兒是有兩張的，但是那兩張是一點兒也沒有價值的東西。我想請問一聲，您先生是不是曾在提由塞耳道兒夫學過畫的？”

“不是的，我不是在那裏的，我只在巴黎學了一晌。”

“是的，從您的自然解取的方面就可以看出來

的……現在大約總誰也是往這一方面去的了……可是有一個時候在提由塞耳道兒夫却也很可以畫的哩……霍兒姆白耳格就是在那兒畫的。”

“您是認識他的麼？”

“還要問我認不認識他？哈哈，我們是每天晚上在俱樂部裏一道廝混着的。一個精力充盈的人，”他叫着說，”彷彿是感到了一種內部的衝動，想把他壓制住的感情的堤防一時衝破來似的，“不不，你們這些時髦的年青的巴黎畫家，你們那裏有同他一樣的學力，你們還不能同他一樣地了解自然哩……你們是沒有理想的，——理想你們是沒有的；可是藝術所要求的却是理想！

你且看一看這一個夏天的晚上……”

“可是你自己爲什麼不再畫畫了呢？”我那朋友有點帶譏諷似的說。

“我並不在說我自己，也不在說您老人家……我只在說大者遠者……個個的個人所想望的是什麼

東西？……個人是要死去的，藝術是永在的……藝術萬歲！——藝術是神聖的，偉大的！芬蘭的藝術萬歲！”

他用了蠻武有力的姿勢把他的酒杯在搖舞着。全身的血似乎漸漸奔注上了他的頭部，兩眼閃爍起來了，額部的皮色也和他的思想言語一樣，變成了清澄潔化的樣子。

我們都感到了奇異在注視着他。

“您還有淡巴菰麼？”“謝謝！請您恕我，可是今天真喜歡得我要死，我真喜歡遇見了同志……爲什麼您不上提由塞耳道兒夫去學呢？……啊啊，在我，彷彿覺得我們是舊相識的似的！……和我同在那神仙之境！……唉，嘿，關於我自己可是還有什麼可以說呢，——我是一隻難破的船，一個敗殘的廢人！”

“憑什麼您就這樣堅確地曉得自己是敗殘了呢——您真是一個大大的悲觀者。”

“我也不曉得是憑什麼理由，并且另外的人也沒有一個人能夠曉得的，不過總之是有一天感覺到了這樣，往後就繼續着說，如此如此完全是完了……一隻難破的船……一個人的成功與否原是係於天命的……您老人家今天真功利得很——可是我又要說一句：我還可以顯點本領給您看看……請您明天給我點顏料和畫布，諸位……”

“好，萬分的願意！”

“嚶嚶，是的是的是的……就是這麼一套，好，萬分的願意……您的技巧真好！……這就是我的弱點，可是技巧並不是一切，……霍兒姆白耳格說我有特異的色彩感覺……請恕我的自讚自稱……藝術院裏的畫是些什麼東西。那不過是些糞土罷了，我是曉得的……我可是有一個絕妙的想頭抱得很久很久了，本來是兩個……這樣的一個澄明的夏天晚上，火在熊熊地燃着……於是：“圍在死葬積薪邊上的人們”……“火與白夜的戰鬥”……您

懂麼？……唉嘿，您懂得什麼，您是不懂的，而我也不能夠說出……算了罷，再見什麼的鬼！諸位先生，我祝你們的幸福！”

他似乎是變得很懊惱的樣子；可是當我那位朋友說這實在是一個很好的想頭的時候，他的那種柔和的態度又回復了。眼睛裏充滿了眼淚他漸漸的開始自己對自己的說起獨語來了。

“這樣的一個夏天的晚上，這樣的一個北國的，偉大的夏天晚上！何等的美麗——如何的美麗呀！爲什麼大家不畫這樣的畫呢？上一面展開着蘆葦之林……在另一邊的海岸立着一間草舍……濃霧包圍着海岸的一帶……一個漁夫鵠立在蘆葦的邊上……牛羊的鈴聲在響……但是這也許並不是屬於這裏的……可是爲什麼這是不能屬於這裏的呢？……這畫一定要畫得這樣細膩，使人相信能夠聽得見牛羊的鈴聲和其他的聲音纔對……許多其他的聲音——如托配留斯的關於北國夏夜的澄明之所說：“您在天



上的無論那一處地方都把太陽和月亮畫出了——在天上——是的——可是這夏夜的透明，這全無陰影的澄明，這光線自來自——我想不起來了——我沒有精力——沒有技巧——”

他從杯裏喝了一口酒，想把他那搖動錯亂的思想集中起來，可是依舊顯然的不能夠說出他所能說的意思來。

“否否…… 嚶，萬歲！我不——能夠——再——”

“您何以知道呢？只教您想好好的幹，那仍舊是很好的。”

“您說什麼？否否，這完全是不對的……您明明是知道的，我從您的眼光裏就看得出來，您的所以要這樣的說不過是算對我的客氣……我可是不十分願意承受人家的同情的……縱使我是變了半文錢也不值的時候——您只在那裏苦我！……您還有白蘭地酒麼？再給我些！”

農場的主人這時候正爲重新來混合調製郭老格酒而走了攏來，他一半也是說着玩似的回答說：“這可不行，他可不能再喝了！”

這些極端不同的許多感情情愫如何的在這一位老畫家的面上交互變換着的樣子，實在是一件再奇妙也沒有的事情。本來是在繫服着他的精神的鐵練漸漸地解脫了；他得到了放胆直說的勇氣；當然他是正想把在胸中鬱積得好久的一切傾吐出來的。

藝術家的衝動終於又回復崛起在他的心靈裏了。希望從厚層的冰堆下溶解了出來，他差不多含着了眼淚說述了他的最深的意思。在極短的一瞬間中他又得到了對自己的自信，可是不久一忽馬上就又陷入了昏亂，自信消失了，這自信却變成了一種痛恨懊惱之情。農場主人來的時候却正在這一個最不湊巧的瞬間，一言道破又使他感到了幻滅的現實。他的眼睛裏就同電光似的閃出了一道最慘惡的毒視，他的嘴也極猛烈地抽動得歪了。

“你是來幹什麼的？滾你媽的蛋罷！”他大聲叫着說。

“可是，可是，我豈不也是被招請來的客人麼？……假如，萬一要是先生們不願意……”

“不，不，絕對的不是的，您請坐下罷，這兒地方很寬，我們大家的座兒也儘有着哩！”

“農場主人，我對你說，你跑將攔來，把我們的話頭打斷，是極無禮的事情，你曉得麼？我的喝不喝酒，與你又有什麼相干？”

“那原是一點兒不與我相干的。福斯白耳格，對一句笑話你要這門的發氣幹什麼？”

“那並不是笑話……你是一個最卑劣的壞東西。你這傢伙同偵探似的只在窺伺我的行動……村子裏到處去打聽，打聽我到那裏去過沒有，去喝過酒沒有，還要對那些商人和上吉許道兒夫去偽造出許多謠言來……你難道是我的保護人麼？我倒要請教請教！”

“這是誰對你說的？……你且問問先生們看，問他們究竟聽見過我說你什麼……”

“呸，我難道會不曉得麼？你在各處走着說着……你這無智的，齷齪的東西……你這卑劣的——”

“他老是像這樣的來尋吵鬧的，現在先生們可以自己能夠看明白了罷，看他喝醉了酒之後就……他真是一位很上等的大先生！哼，實在恐怕只是一個不中用的大先生罷了。”

“你纔是一個不中用的賤材……我真在瞧你不起哩，像你這一種東西，我看都不要看，只配將屁股來朝着你！”

“呵，這真是一件奇事，像你這麼尊貴的一位狗大人倒也會到我們這裏來，和我們一桌兒的來喫飯。”

“我在這兒喫飯住宿是出錢的！”

“是你出的錢麼？恐怕不是的罷，你喫的東西，是另外的人付的錢！……你是得到一個錢就喝

一個在肚裏的。”

“你的不喝酒是因爲你太鄙吝貪污的緣故。”

依這樣的可悲的樣子他們倆儘在繼續着吵鬧過去，這中間四邊的人都走攏來站滿了。福斯白耳格一邊吵着一邊還用白蘭地斟滿了他的酒杯，儘在連續不斷地喝那種不和糖與水的純粹的酒。

他酒一天一天的喝多來，因而和人家爭吵的事情也一場一場的加多了，結果就弄得沒有人同他來往，他的日常的交際範圍就愈趨而愈下。所受的教養痕跡一點兒也沒有了，他的語言舉動每要使人想起一個無聊的放蕩敗落的下流文丐來。我們聽他的罵詈聽得厭了，所以就要求他，請他和我們一道兒走下山去。但是這麼一來他的怒氣就遷向上我們身上來了。他用了一個敗落才子所有的全部的怨恨惡毒來開始攻擊我那位朋友：“是的你們是很好，有你們親人族類的絕好的同黨，保護，與獎學的基金。但是誰來管那些窮人的子弟呢！……”隨後他

又把這貧窮的問題忘掉，開始詛咒起天和地和他自己來了。

“可是喂——朋友！”

“別來管我！……你們走你們的罷！你們這些大先生，這些蠢傢伙！我是一隻難破的船……一個敗殘的廢人，可是我對全世界還要報我的讎哩……他媽的滾上地獄裏去！”

他把那隻空杯狠命的向一塊石上一擲，弄得這一隻杯子打成了許多破片。

可是當他正要將另外的杯子也這樣的打碎來的時候，農奴們就趕上去把他捉住了，於是就演成了一場正式的武劇。

他是完全連吐氣都不容易吐，因精神的亢奮而疲勞極了，所以受了幾下突擊之後，就顛搖了起來，全身跌倒，躺下了地面。

他不能再立起來了，空空的試想起來了幾回終於沒有結果，他就在那裏陷入了酣睡。

我們很爲他的不幸而悲，可是看到了那些青年們的環立在地的身旁，搖憾他取笑他的舉動，心裏又感到了深沈的不快。衣服——這是說他所穿着在那裏的僅少的衣服——是上下翻亂的，消瘦的胸膛露出在外面，禿頂的扁平的一個頭，帽子早已滾入杜松叢裏去了，嘴角活像一個死人，軟弱地弛張着在那裏，全體是像這一個樣子的他面朝了天重重地呼吸着氣酣睡着在地上。

太陽已經昇起來了。夏至之日的初陽光線投下地來就照出了這一幅可傷的慘景。

他原也是有過他的夢想，努過他的力的，正像一顆從黑暗的陰鬱的天空裏照出來的明星一樣，我們也正只見到了一痕他的過去的痕跡。

“我每當看見這樣的敗殘的藝術家的時候，”我的那位朋友很悲哀的說，“心裏總要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苦痛。假如境遇好一點的話，那他的前程進境又誰能夠說得，并且假如使他處在和我自己及

其他許多畫家的同一環境之下，那或者他的成就要比我們的更大更遠也是說不定的。你或者還記得起他的兩張畫罷，是我有一次指給你看的。那兩張畫是明明在表現着特異獨創的思想的，雖則缺點也是很多，這在他那不明瞭的談話裏原也自己在那裏承認。”

我們把在他周圍閑散着的許多粗野的青年起了一趕開；其他衆人也各自爲回家而走散了。然後我那朋友拿了一件外衣來打開，把牠遮蓋在他的身上，使他得免爲朝晨的寒氣所侵。

“讓他睡着罷——明天我們可以接他來和我們在一道；或者他是還有可以造就的地方留存着的哩。”

可是到了下一天和再下一天，我們都沒有見到他。直到了第三天他纔走回農場裏來，輕輕繞屋後一溜，他就走上他睡覺的那間浴室間裏去睡了。他的身上只剩了一件襯衫和一條褲子。他的帽子和我那



朋友的一件外衣，直到後來我們纔聽見人說，說是在吉許道兒夫的那家密賣私酒的店裏當掉換了酒喝了。

(註) 上面譯出的，是 Finland 作家 Juhani Aho 的一篇短篇，名 Ein Wrack. 根據的係德國 Josef Singer Verlag 出版的一本短篇小說集名 Das Skandinavierbuch. 這書的編輯者為 Max Krell. 本篇即係編輯者親自從芬蘭原文譯出來的東西。

關於原作者約翰尼·阿河，我所知道的也很少，只曉得他於一八六一年生在芬蘭的 Iisalmi in Savolaks. 年輕的時候，曾在巴黎留過學，去世的年份是一九二一年。本名 Johan Brofeldt. 他的著書之被英譯者有世界名小說集

裏的一篇 *Outlawed*。此外被德譯的書却是很多：由 Verlag von Heirrich Minden 出版的，有 *Die Eisenbahn*, *Schweres Blut* 等；又據 Felix Poppenberg 的 *Nordisch Portraits aus vier Reichen* 裏附載的書目，則還有下面那樣的書——

*Einsam*. übersetzt von Steine. Leipzig 1902.

*Ellis Ehe. Roman*, übersetzt von E. Brausewetter. Berlin 1896.

*Ellis Jugend. Roman*, übersetzt von E. Brausewetter. Berlin 1899.

*Der Hochzeitstag* — in “*Bibliothek d. fremden Zungen 15*” (Stuttgart 1894).

*Novellen* (Reclams Univ.—Bibliothek).

*Finnland in Seiner Dichtung u.s. Dichter*. herausgeg. von E. Brausewetter. Berlin 1899. (內有關於 Aho 的資料)

幾個專門名詞之音譯者，將原文寫在下面，藉資參考。

1. Savolax. 薩佛拉克斯。
2. Kirchdorf. 吉許道兒夫。
3. Grog. 郭老格酒(似係以Cognac和糖及水所調製成功之酒，書中凡用Cognac 的地方都譯作白蘭地，從俗例也。)
4. Forsberg. 福斯白耳格。
5. Helsingfors. 海耳尋格福爾斯。
6. Duesseldorf. 提由塞耳道兒夫。
7. Holmberg. 霍兒姆白耳格。
8. Topelius. 托配留斯。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此  
页  
空  
白

# 一位紐英格蘭的尼姑

美國 瑪麗·衣·味兒根斯 作

午後也已經是向晚的時刻了。光線正在昏暗下去。外面院子裏的樹影也變過了樣子了。從遠處傳來，有些乳牛的鳴聲，和小鈴兒的丁零搖振之音。農場的小車，有時顛搖過去，路上就飛起一陣灰來。幾位穿藍灑衣的農夫，也肩荷着耨鏟，慢慢兒拖着笨重的脚步走過去了。在軟和的空氣裏有小隊的飛蠅在行人面前上下地飛翔鳴動。事事物物之上，彷彿是正只爲了將歸沉寂的原因而起了一種幽微的搖動——這實在也正是一種沈靜寂滅和夜色將臨的前兆。

這一種淡淡的日暮的搖動，也感染到了露衣莎·靄麗思的身上。她在她的起坐室的窗前和平沈

靜地縫她的針線已經縫了一個下半日了。現在她很小心地把針兒插入了她的正在縫紉的衣服之中，把這衣服折疊得整整齊齊，更和她的頂針和線球剪刀之類一道的安放入了一隻手提籃裏。露衣莎·靄麗思在她的一生裏從沒有把這些婦人縫紉用的隨身小件亂放遺失過一次，這些隨身的用具，因為使用得很久和長不離手的原因，幾幾乎是已經變成了她自己的形體的一部分的樣子。

露衣莎在胸前腰際縛上了一條綠色的胸圍，取出了一頂周圍綴着綠色麗綳的平頂寬邊的草帽來。然後拿了一隻藍青的粗罍小碗，她為摘取夜點心的莓菓而走到了園中。莓菓摘取之後，她就坐下在後門臺塔的段上，在那裏摘下這莓菓的莖來，很小心地把摘下的莖幹又收聚在胸圍斗裏，然後她就把這些不要的莖幹丟入了鷄籠。她又向臺塔邊上的草裏深沈看視了一番，看她自己究竟有沒有把莖幹之類遺掉在那裏的草間地上。

露衣莎的行動是很慢很沈靜的。爲準備一餐夜點心，她不得不費許多的工夫。但當準備好了之後，她却總把牠安放得齊齊整整，看起來真彷彿她是她自己的一位尊客的樣子。那張小方桌正擺在廚房的中心正中的地方，上面蓋着一塊漿得硬挺挺的麻紗桌布，桌布邊沿上有種種的花形在那裏放光。露衣莎有一塊薔薇色的綾巾罩在她的茶盤之上，茶盤裏排放着一隻滿貯茶匙的細紋玻璃杯，一個收盛奶油的長銀瓶，一隻細磁的糖碗，一付淡紅細磁的茶托和茶杯。露衣莎每天用的儘是些細緻的磁器——這是她和她的左右近鄰們絕對不同的一件事情。鄰居們關於這一點也在他們自己的中間在幽私地說長道短。因爲他們在平時的飯桌上用的都是些平常的粗瓷陶器，他們的最好的全副細磁器具，上寶藏在客廳的食器架上的，而露衣莎·靄麗思也並不見得比他們富裕，並不見得比他們更高一等，可是她却老在用那一種細磁的食器。她的晚餐的蔬菜，是



一滿玻璃盆的糖拌的莓菓，一碟小圓燒麵包和一碟脆白的餅乾。還有一兩葉捲心洋萵苣菜的菜葉，是經她切得很細緻優美的，也擺在那裏。露衣莎最喜歡這洋萵苣菜，在她那小小的園裏，她是把這菜培養得十分完美的。雖然是很少量很文雅的在喫，可是她却喫得很稱心；看她那種喫的樣子，覺得一堆頗不少的食物竟會消蝕下去的這件事情，簡直是一件奇事。

喫完了夜點心之後，她就倒滿了一碟烤得很精緻的小圓薄麵包，拿着走到了後面的院子裏頭。

“西撒！”她叫着說。“西撒！西撒！”

院子裏聽得見一種突衝的聲音和一條練子的擊響，半隱藏在高莖雜草和花枝中間的一間小小的狗舍門口，就現出了一隻大的黃白犬來。露衣莎拍拍牠的頭，把那碟小圓薄麵包給了牠喫。於是她就回轉到屋裏，去細心地洗滌茶器，揩擦細磁杯碟去了。黃昏的黑影深了起來；從開在那裏的窗口飛進

來的蛙唱的聲音，異常的響而且銳，忽而一陣尖銳的長響又侵入了窗來，是一隻雨蛙的鳴聲。露衣莎脫去了她的綠色棉布的胸圍。裏面露出了一條紅白印花的較短的綿紗胸圍來。她點上了洋燈，就又坐下去再去縫她的針線。

約莫半點鐘之後，爵•達蓋脫走向她的屋裏來了。她聽見他的沈重的脚步在步道上走，就立了起來脫去了那條紅白印花的胸圍。在這印花胸圍之下另外她還有一條穿在那裏——是一條下面用細麻紗鑲着滾邊的白葛布的胸圍；這是當她接待客人的時候纔服用的東西。若不是有客人在面前，她總是把那條縫紉時用的棉紗胸圍罩在這條白葛布的胸圍之上的。她用了一絲不亂地急速的手法把那條紅白的胸圍折疊得好好，然後又把牠收藏在一隻桌子的抽斗裏面，恰正在這個時候門就開了，爵•達蓋脫走了進來。

他一走進來就彷彿是全間屋裏都充滿了他的行

動身體似地打破了這屋裏的和平沈靜的空氣。本來是睡着在南窗前的綠籠裏的一隻黃而且小的金絲雀驚醒了轉來，在籠裏不安似地振翻搖動，把牠的兩隻黃小的翅膀死勁地在向籠絲撲打。這小鳥當爵·達蓋脫走進這屋裏來的時候總沒有一次不是這樣的。

“請你的晚安，”露衣莎說。她伸出她的手去，仍保持著一種謹嚴懇篤的態度。

“請你的晚安，露衣莎，”這男子用了粗大的聲音回答她。

她替他擺好了一張椅子，兩人就隔住了一張桌子而遙遙相對地坐下了。

他挺身坐在那裏，把他那雙粗重的腳端端正正地伸着，作了一種好意的謹嚴的態度在看周圍屋裏的樣子。她雖也坐得很直可是優婉得可憐，把她那雙纖手安放著在白葛布的膝上。

“今天真是一天好天氣呀。”達蓋脫說。

“噯，天氣是真好，”露衣莎柔婉地附和着說。停了一會，她又問他，“你今天晒乾草麼？”

“是的，我今天晒了一天的乾草，在下面十畝地的大空場裏。真是了不得的苦工。”

“可不是麼？”

“是啊，是在太陽火裏的苦熱的工作呀。”

“你母親今天好麼？”

“噯，母親是很好的。”

“李麗玳兒現在是在她那裏罷？”

達蓋脫漲紅了臉。“是的，她是，在她那裏，”他遲遲地回答了一聲。

他的年紀已經是不很輕的了，可是在他的那張大臉上却還映着一種小孩子似的神氣。露衣莎的年紀並沒有他那麼大，她的顏面也要比他的白淨光潔些，可是看將起來總覺得她似乎要比他老一點的樣子。

“我想她一定是很能幫助你母親的，”她又繼續著說。

“我想她是的；母親若沒有了她我怕她老人家將不能夠過去哩；”達蓋脫說，表示着一種困惑的熱情。

“她真象是一位很能幹的姑娘。并且她也很好看，”露衣莎說。

“是的，她的相兒是很好看的。”

忽而達蓋脫弄起擺在桌子上的書本來了。桌上有一本紅方的署寫姓名的冊子和一本少婦的禮贈之書擺在那裏，原係是屬於露衣莎的母親的東西。他一本一本的拿了起來，打開來看了一下；然後又把牠們攔下，把那本署寫姓名的冊子攔上了那本禮贈之書的高頭。

露衣莎含了一種柔婉的不安的樣子儘在守視着那兩本書。最後她終究站了起來，把書本的位置換過，將那本署寫姓名的冊子換放成了底下的一本。

這是這兩本書的本來擺在那裏的樣子。

達蓋脫作了一臉稍覺難受的微笑。“把兩本書中間的任何一本擺上了高頭，那又有什麼關係呢？”他說。

露衣莎含着了一臉請求原諒的微笑看了他一眼。“我可是常是那樣的把牠們擺着的，”她輕輕地說。

“你對無論什麼物事總是那麼不憚煩地細心的，”達蓋脫又裝着笑臉說。他的那張大臉却紅漲起來了。

他在那裏總又坐了一個鐘頭的光景，然後立起來要走了。正在走出去的中間，他鈎跌着了一塊爐前的粗毯幾乎跌了一交，把身體撐住復回原來的姿勢的時候，却又衝着了放在桌上的露衣莎的提籃，終於把牠打翻掉到了地上。

他先看看露衣莎，然後又看看在地上滾動的線球之類；就很笨重的把身體伏了倒去 想要把牠們

來檢拾起來，但她却勸阻他可以不必。“不要緊的，”她說；“等你去了之後我會來檢拾起來的。”

她說話的時候略帶有一種很不易覺察的偏執的樣子。或者她是有一點被攪亂得不自在了，或者也許是他的神經興奮狀態感染了她的緣故，故而使她在竭力想慰撫他要他安心的態度中間露出了一點彷彿是勉强的神情。

爵·達蓋脫一走到了外面，便深深地吸了一口甜美的夜間空氣而長嘆了一聲，並且感到了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正同一位無邪而滿懷好意的粗暴野漢得不闖大禍而從一家販賣精細的磁器店裏退出來的一樣。

一面，在露衣莎的方面呢，也感到了一種同樣的感覺，正彷彿同一位善心的着急着得很久販賣磁器的店主，於那個同野熊似的粗漢退出店後所感到的感覺一樣。

她先縛上了那條紅白印花的，然後又縛上了那條綠色的胸圍，將打翻在地上的各種物事一一細心地檢起重把牠們放入了原來的手提籃裏，更將那塊爐前的粗毯鋪了一鋪平直。她又把洋燈移放到了地板之上，很精細地檢視起鋪地板的毛絨毯來。她甚至把手指伸出，向地板上去擦擦，又舉起手指來審視了一回。

“他却踏進了許多灰塵來在這裏，”她輕輕地念着說。“我本來就在想他是一定要踏進些來的。”

露衣莎就拿出了一個盛灰的盤和刷子來，很細心地把爵·達蓋脫的足印掃了一掃乾淨。

這事情假若是使他知道了的話，那這又必將增加上些他的困惑與不安無疑，雖然這對於他對她的一片至誠之心原是絲毫也不會有什麼影響的。他每禮拜要來看露衣莎·藹麗思兩次，而每次來的時候，坐在她的這間收拾得很精雅而又香又軟的屋



裏，他總覺得身體的四面是彷彿被細緻的花邊籬笆包圍住在那裏的樣子。他真怕敢動一動，免得他的那雙粗手粗足要將這同神話裏老有的似的細蛛網兒觸破，并且他也老覺着露衣莎也在那裏很擔心地守着他，怕他真的要闖出這樣的禍來。

可是不曉怎麼的這種細緻的花邊網和露衣莎總在強迫着要求他的無條件的尊敬與忍耐和忠誠。在他們的中間是已經經過了一個差不多有十五年之久的特異的求婚情事的，現在是在一個月之內就要結婚了。在這十五年中的十四年間他們倆竟沒有見到過一次面，并且兩人之間在這十四年中就是來往的信件也是交換得很少很少的。爵在這十四年中就一徑住在奧斯屈拉利亞，他到這金鑛地去本就爲想發財而去的，一去他就住下在那裏直到他發到了財爲止。若說想發到財非要在那裏住五十年不可的話，那他也許會在那裏住五十年，等到了衰老得連走路都顛搖不定的時候纔回來和露衣莎結婚也說不定，

或者簡直是死掉在那裏再也不回來和露衣莎結婚也說不定。

但是十四年間財是發到了，而他也爲想和在這十四年中間一點兒也不起疑惑只在忍耐地等着他的這個女人結婚的原因回到故鄉來了。

在他們的定婚之後不久他就把他的想到這新鑛地去的計劃，和打算在他們結婚之前弄到一宗相當的財產的決心對露衣莎說了。她聽了他的話也仍舊不失她的那種優美的沈着的態度對他表示了同意，這一種優美的沈着的態度是永也不會從她的身邊失去的，就是當她的愛人要出發就道去試那箇前途不定的很遠的旅行的時候，她也仍舊是這樣的保持着在那裏。至於雖則是被他自己的鐵樣的決心鼓勵得很堅固的爵呢，到了最後的一剎那却有點忍不能忍的頹喪起了；但是露衣莎仍不過是臉上露了一點微紅上前去和他親了個嘴，好好地和他訣了別。

“總之這是不要幾年的，”可憐的爵壓住了情熱

頓聲地說；但是這一個“不要幾年”却成了十四個年頭。

在這一個時期之內有許多出乎意想以外的事情發生了。露衣莎的母親和哥哥都死了，她在這世上就只剩了孤零丁的一個。但是在這些事情中間的最大的一件却是一件微妙漸進的事情，是天性純樸的他們倆所不能了解的——就是露衣莎的性情趣向走上了另一條路的這事情，這一條路呀，在平靜的天地之間原是平坦的一條直道，可是只是直而不曲，一直要到了她的墳墓中間纔告終結的一條道路，而且又是很狹，在這一條路上連容一個旁人在她邊上的這點餘裕都不能夠有的。

當爵·達蓋脫回來的時候（他是不曾把要回來的事情通知她的），露衣莎最初所感到的是一種驚愕之情，這在她對她自己雖則是不肯承認，而他也是再也夢想不到的事情，但這却是真情。在十五年之前她是的確對他發生過愛情的——至少她想她自

己是這樣的。正在那個時候，柔和地順從追隨着少女期的自然的春情，她是把將來的結婚這件事情當作一個合理的解決與人生的或然的願望看的。她只以沈靜的柔順聽取了她的母親對於這問題的意見。她的母親是以富有冷靜的理性與優美和平的氣質見稱的人。當爵·達蓋脫來求婚的時候她母親也曾很賢明地和她仔細講過，所以露衣便莎毫無躊躇地接受了他。他實在是她的開情竇以來的第一個愛人。

她在這樣長年的歲月中間對他是再忠誠也沒有的了。對於去和另外一個人結婚的這一個想頭，就是在夢裏她也不會夢到過。她的生活，尤其是最近的七年間的生活，老是充滿着愉快的和平的色彩，對於她的愛人的遠離異域她從來還沒有感到過不滿或難耐的心情；可是她却也老在打算着他的回來而在把兩人將來的結婚當作一件事理的必不可免的結果看。但是呀，不曉怎麼的她終於變成了一種奇怪的想法，把這一件結婚的事情總看作了將來很遠很

遠的事實，由她看來，彷彿這件事情是非要到今生完畢他生開始的邊際到來的時候不會實現的樣子。

在十四年間她所盼望着，期待着和他結婚的爵現在如她所盼着的樣子回來的時候，她倒同從來也沒有想到過這事情的人一樣變得驚愕倉皇惘然不知所措了。

至於爵的驚懼震愕呢，在時間上比她的還要來得落後一點。他看看露衣莎，一看就覺得他舊日的那種讚美之情的確還有維護的價值。她比從前真沒有變過什麼。她仍復還保有着那種美麗的丰度和溫柔的雅致，而她的一舉一動一絲一髮他以為還是同從前一樣的富有牽引力的。在他自己的一方面呢，他的應做的事情是已經做了了；他已可以不再去孜孜於求利求財了，而舊日的那種尋奇獵美之風仍舊和往日一樣的甜蜜一樣的明朗在他的耳朵裏吁吁地吹嘯。他在過去在這些風聲裏聽慣的歌聲原是露衣莎這一個名字。他直到現在也已經有好久好久還很

忠誠地確信着他所聽見的仍舊是這一個名字，但到了最後他覺得雖則風聲裏所唱着的歌總仍看還是這一個，可是歌聲裏的人名却有了一個另外的名字了。而在露衣莎的一面呢，覺得這風聲從沒有比幽幽的微鳴更響一點過；現在可是連這微鳴都衰殺下去了，一切的事物都已經變成了靜默。她半用意識似地靜聽了一忽兒；然後又很平靜地轉過了身仍復去縫她自己的嫁衣裳去了。

爵已經把他自己的房子規模很大很華壯地施了一番修改了。這當然仍舊是他那間舊日的農場裏的老家；新婚的他們夫婦也非在那裏住下去不可，因為爵不願意拋棄他的老母，她老人家是不肯離去這一間她的老屋的。所以露衣莎就非離去了她自己的那間房子而去和他們同住不行；每天早晨，起床之後在她的那些整潔的處女時代的器具什物及娘家的一切所有物的中間走來走去走走的當兒，她看來看去總感覺得彷彿是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親愛者們的面

孔以後怕將看不見了的樣子。當然在一定的限度之內她原可以把這些物事帶一部分去的，可是呀，把牠們的舊日的情形位置變換之後，那牠們簡直要不是本來的牠們一樣地變成一種新樣子的。並且此外還有許多在她的這個滿足而清靜的生活裏的特異之處，她大約也非全部捨去了不可。以後比這些嫺雅過細的日課更要辛若的操作，大約也總要叢集上她的身來。一間很大的房子下得不整理；朋友來往的交際不得不應酬；爵的嚴肅衰弱的老母不得不侍奉；而且農村裏的節儉之風是很盛行的，她若用一個以上的使女的時候，那怕又要違反這一鄉的習俗。露衣莎在家裏有一個小蒸溜器備在那裏的，當夏天的節季她老愛把玫瑰，薄荷，香草等的芳甘的花露蒸溜出來。但不久之後這蒸溜器也不得不高擱起來了。她的各種花露水原也已經積貯得很多了，可是此後單就爲了蒸溜的快樂而去蒸溜的餘閑總也要沒有了罷。因爲否則爵的母親怕要以這事情爲癡

傻而笑她；她老人家對這事情況且已經諷示意見了。露衣莎最喜歡把麻紗布類縫接攏來，並不常是因為有縫接的必要，她不過單是想享受享受在這中間的單純柔雅的樂趣而已。只因為想享受享受這重把牠們縫接攏來的快樂之故，她曾經幾度的把已經縫好的接縫拆開來過了，這事情說出來大約她是總不樂意承認的，可是事實上她却老在那裏幹這一個玩意兒。在甘美日長的午後，坐在窗前，幽幽雅雅地把針頭向纖細的織縫裏穿縫過去的她，看起來實在好像是一位象徵和平清靜這一種情調的女神。但是在將來像這一種說起來原也可笑的尋求快樂的機會大約總也很少了罷。爵的母親，這一位就是到了老年也專喜歡管人閑事生性不馴的老主婦，或者也竟許是具有烈烈轟轟的男性的粗魯氣質的爵他自己，對這些優美而無意思的老處女式的行爲，大約總也要縐起眉頭笑着出來勸阻的罷。

露衣莎對於她那間孤寂的住屋的整理與收拾，



幾幾乎抱有一種藝術家的熱狂的樣子。她看了被她揩擦得亮晶晶同珠玉似地放光的玻璃窗，心裏頭就會感到一種真正的得意的動悸。對她的整理得清清潔潔，裏面的物事件件都折疊得好好，秩序整然而且帶有些防蟲紫菊花三葉香草和清潔這一件事情本身的氣息的箱籠抽斗之類，閑雅地看看，她覺得看一輩子也不會看厭。以後光就是這一件事情還能夠這樣的存續下去不能，她也覺得很沒有把握。她時有許多豫想將來的可怕的幻覺，因為太可怕了，一半她却不得不自責自己的無禮而努力地在把這些幻覺排除開去，這些幻覺不外乎粗野的男子用的物事，這兒一堆那兒一簇地周圍散放着的雜亂情形；和因為一個粗野的男子處在其中的緣故，在幽靜雅潔保持着融和的色彩的環境之中必然要起來的那一種灰塵齷齪與凌亂的樣子。

在她的種種不安的豫或之中，還有一件並不能說不重大的，是關於西撒的事情。西撒在狗的中間

實在可說是一隻被幽閉在那裏的禁犬。在牠的一生中的大部分牠只住在那間不與外界往來的狗舍裏過去的，同牠的同類的交遊當然是斷絕了的不必提起，就是各種無邪的狗類的娛樂牠也一點兒也不曾有過。西撒從牠的幼年初期以來從來也沒有過上一匹小白兔的洞穴邊去靜候捕捉一次的事情；上鄰家的廚房門口去拖一塊被拋出來的骨頭來喫的事情牠也從來沒有做過的。這都因為當牠還沒有脫出小狗時期的時候犯下了一次罪的緣故。這一隻相貌也很柔和，全體的樣子也並不邪惡的老犬，對這一次罪惡的悔恨之情，究竟能有幾許的深刻，那是誰也不能夠知道；不過不管牠究竟有沒有生到悔恨，總之牠却受到了十足的刑法的譴責了。老西撒在怒吠狂叫裏舉起聲來的事情是很少有的；牠身體長得很肥，老在作打盹想睡的樣子；牠的朦朧的老眼邊上有兩個黃色的圈紋看起來像煞是牠戴在那裏的眼鏡；但是在一位牠的鄰人的手上却印着有幾個西撒

的雪白鋒利的幼齒之紋在那裏，因此牠就不得不被繫在一條鍊子的一頭，孤孤單單地在這一間小舍裏過牠十四年間的獨居生活了。被咬的這位鄰人因為傷處的劇痛與怒惱的結果，要求或者將西撒來擊斃或者將牠完全放逐出去。所以狗的屬主的露衣莎的哥哥就替牠造成了一間狗舍把牠吊繫了進去。這已經是十四年前的事情了，在牠的幼年活潑的濃興之中牠犯下了那一口可紀念的毒咬，以後除了在牠的主人或露衣莎的嚴重監視之下以鍊子的一頭為度，試過幾次短短的遊行之外，這一隻老狗就完全變成了一個監獄裏的囚犯了。本來就沒有多大野心的牠對於這件事情究竟是否在感到無上的榮耀的，却是一個疑問，但是事實上牠的身上居然也因此而擔負着了一點不值錢的名譽。村裏的許多大人和一般的小孩都在把牠當作了一隻猶猛的野獸在看。從惡名聲的方面說來，怕露衣莎·靄麗思的這隻老黃狗的名聲並不在被聖喬治所屠斬的那條毒龍的名聲之下

的。母親們老在用了嚴重的叮囑告誡她們的子女，教大家都不要太走近這一隻狗的身邊，小孩們聽了自然最樂意相信，被一種恐怖的快樂所迷引，他們於輕腳輕手地偷跑過露衣莎的房子的時候，對這一隻可怕的老犬總不免拋幾眼側視或回頭來看牠一陣。假若偶然間牠作一聲嘎聲的怒吼，那周圍就要起大恐怖了。行路的旅人偶爾到露衣莎的院子裏來的，總滿懷了敬意對牠看看，並且要尋問一聲那練子究竟是堅牢的不是。西撒假如是照尋常的樣子被放着的時候，那牠也不過是一隻極平常的狗罷了，決不會引起人家的什麼注意解釋的；但是一被練子來鎖起，牠的惡名就加上了聲勢到牠的身上，而牠自己的本來面目也就因而失掉，看起來就變得陰昏朦朧異常的碩大了。不過有寬大的理性和粗暴的氣質的爵·達蓋脫，對牠却還能看出牠的本來的面目來。他毫不會把露衣莎的婉轉的警告擺在心上，敢大膽地直走上牠的身邊，去拍拍牠的頭，或者竟想

試放牠出來恢復牠的自由。但因為露衣莎驚駭得太厲害了他纔不敢下手，不過關於這事情他在這中間却總時時在很堅決地宣述他的意見。“在這裏鎮上怕再也沒有一隻比牠性情更好的狗了，”他總是這樣的在說，“把牠像那樣的在那兒繫鎖起來實在是一件很殘酷的事情。將來總有一天我要把牠釋放出來。”

將來她們的財產所有不得不完全併合在一起的時候，露衣莎怕他總有一天要實行這計劃的。她一個人會想像起西撒在這一個清靜而不加以注意的村子裏頭亂暴狂跳的樣子來。她在想像裏看見無辜的小孩們在路上遇着了牠被牠咬得血涔涔滴了。她自身呢，對這隻老狗原是非常之痛愛的，因為牠是屬於她已死的哥哥的遺物，而牠對她也老是很柔順馴服的；但是她對於牠的那種猜惡的野性仍舊是抱有絕大的恐怖，堅信牠是不會失去的。她老在告誡人家，教他們不要太走近牠的身邊去。她餵牠的時候

用的總是些玉蜀黍粉糊與小薄燒麵包等制慾的食料，決不用那些由肉類與骨頭弄成的有刺激與殘忍性的食品去激起牠的危險野性來的。露衣莎守視着這老狗在咀嚼牠那分單純的食料，一邊想起了她自己的就要到來的婚期，竟不覺驚愕了起來身體上起了顫慄。可是將代那種香甜的和平融洽的情調而起的亂雜與粉擾的預感，西撒的狂亂怒闖的兆頭，與夫她那隻小黃金絲雀的亂撲亂跳的事實等都不能給她以一點稍有變換的口實。爵·達蓋脫却從來是就愛她的，他爲了她并且是去苦勞了這些個年頭了。不管牠將來事情要變得怎麼樣，在她的一方面，總不能對他變作不忠不實而使他傷心失望的。她只在很優美地一針一針的細縫她的嫁時衣類，時間已經過去了，直到了去她的婚期只有一禮拜的日期之前。那是一天禮拜二的晚上，她們的婚期原是定在下禮拜三的日子裏的。

那是一天滿月之夜的晚上。差不多九點鐘的時

候露衣莎從村道上向下散了一程步。村道兩旁都是成熟的稻田，是以矮矮的石牆作界的。石牆之旁生長着些豐盛的矮樹之叢，中間也雜有些野櫻桃老蘋果等很高的雜樹在那裏。不多一忽露衣莎在石牆上坐下了，含了一種微微地悲哀沈思之情在向左右前後眺望。高高的烏果樹叢與金蓮花藪和懸鈎子藤刀荳枝等結合交連在一處把她四邊圍住了。她在這些枝藤矮樹之間占得了小小的一席空地。在村道的一面和她相對的一方，是一排延長的樹列。月亮射在這些樹枝的中間。樹葉閃爍，都返射出了一層銀色的光輝。路上在那裏交互閃動的是美麗的銀色和黑影相交的斑點。空氣裏充滿着一種神祕的蜜膩香甜。“這難道是野葡萄麼？”露衣莎輕輕地自對自的說。她在那裏坐了好久的一會。正想立起來走的時候，她却聽見了些脚步聲音和輕輕的談話之聲。於是她就不得不靜止着不動了。這本來是一個僻靜的地方，她倒有點覺得膽小起來了。她想她應該在樹

影裏靜靜地躲着，讓這幾個人，不管他們是那幾個，從她那裏走過去纔行。

但是當他們正要走到而還沒有到她那裏的時候，話聲停止了，腳步聲也同時地不再聽得出來。她纔知道這些話聲腳步聲的主人總也在石牆上坐下了；她正在想或者她可以不被他們覺察而輕輕地偷跑開他們，但正在這個時候話聲又把靜默打破了。這是爵·達蓋脫的聲音。她就靜靜地坐在那裏聽着。”

說話開始之前先來了一聲高聲的嘆息，這嘆聲同說話的聲音一樣是她所聽慣的音調。“噢”，達蓋脫說，“那麼，我想，你總已經下了決心了罷？”

“是的，”另外的一種聲音說；“我想到了後天就走。”

“那是李麗玳兒的聲音，”露衣莎自己一個人在想。這話聲連牠的主人的形體都在她的心裏喚醒



過來了。她看見了一個高高的，身體長得很豐滿的女孩，顏面是很有決心很細白的，在月亮光裏看起來更覺得堅決更覺得潔白了，她的很濃厚的一頭金髮是編成一個緊緊的結拖在後面的。是一個滿保着那種鄉間女子特有的強壯和豐潤的女孩，她那種機靈的樣子就是在一位公主的身上也是很配的。李麗玳兒是爲村中大家所崇拜的一個寵兒；她却巧正具備着那種可以挑動人家的贊美的特質。她是一個又善良又美麗又聰明的女子。露衣莎聽見人家贊美她的話語也已經不祇一次兩次了。

“噯。”達蓋脫說，“我也沒有一句什麼話好說。”

“我也不曉得你將怎麼的說，”李麗玳兒回答他說。

“真也沒有一句話可以說得，”達蓋脫重複着說，把話聲沈重地拖得很長。於是就來了片時的沈默。“我想那也是很好的，我並沒有什麼悔恨之

情，”到了最後他又開始着說，“就是昨天居然那麼的說出了——總之無論如何我們是把我們中間互相感到的感情說出了。我想這是我們大家都明明知道的。當然我是沒有法子把事情少許變動一點的。我不得不就這樣的下去到下禮拜就和她去結婚。我那能够把一個已經等了我十四年的女人捨去，而使她傷心失望的呢。”

“假如你明天要這樣的薄情欺她的話，那我就不要你了，”那女孩忽然含了熱情大胆地辯護着說。

“噯，當然我不會這樣的給你這一個不要我的機會的，”他說，“不過我也不相信你真會不要我的。”

“你瞧着我可真會的。男子漢大丈夫，名譽正義那能够不顧着的呢。假如有一位男子爲了我或另外無論那一個女孩而把這些名譽正義都棄拋了的話，那我將一點兒也瞧他不起哩；爵•達蓋脫，你

瞧着罷，往後你纔知道我的厲害。”

“噯，你馬上就可以看到我將不爲了你或另外無論那一個女孩而把名譽正義等全都置之於度外，”他回答說。他們倆的話聲，簡直彷彿是兩人各含了怒氣互相在那裏爭論答辯的樣子。露衣莎尖起了耳朵在聽着。

“你覺得你非走不可的這一件事情我是很在替你痛心的，”爵說，“不過我也想不出法子，或者這是最善的一法罷。”

“這當然是最善的一法。我希望你和我都能够有充分的常識纔行。”

“噯，我想你倒是不錯的。”爵的聲音忽而變了一種柔和慰撫的低調。“喂，李麗，”他說，“我是總可以馬虎過去的，但我真不忍想到——你總不至於爲此而煩悶傷心罷？”

“我想你總不至於看到我將爲了一個已和他人結過婚的男子煩悶傷心。”

“噯，我真希望你能如此，——李麗，我真希望你能如此。我的心只有上帝知道。并且——我希望——將來你總有一天——或者你會——遇到一個另外的人，——”

“我想我也沒有必不會的理由。”忽而她的話聲調子變了。以後她就用了一種甘美清徹的聲音，說得格外的響，就連在大道之外都可以聽到她的話聲。“不，爵、達蓋脫，”她說，“我這一生中是再也不想和另外一個人結婚了。我是有徹底的常識的，我那會故意去摧斷我自己的肝腸忍心去做一個大傻瓜呢；我可是再也不想結婚了，這一點可以保證你的。我並不是那樣的女子，可以把這事情重來一遍的。”

露衣莎在矮樹叢的背後聽到了一聲深沈的感歎和一種溫軟的動搖。然後李麗又開始說——這聲音聽起來彷彿是她已經立起來在那裏的樣子。“這下回不能再來的了，非加以制止不行，”她說。

“我們在這裏耽擱得太久了，回去罷。”

露衣莎在那裏坐着呆住了，一邊却在聽着他們走回去的脚步聲音。停了一會她也站了起來輕輕地溜回了家中。第二天她把家裏的事情仍舊很有秩序地做了；這是同呼吸一樣地有一定的程序的事情；但是嫁時穿着的衣裳她却不再縫了。她坐在窗邊儘在那裏沈思默想。到晚上爵又來了。露衣莎·靄麗思從來不曉得她自己是具有應付事情的外交手段的，但那一天晚上正要用牠的時候她却也居然自己在她的僅少的女性的自衛武器之中發見了，雖則這原不過是一種性質很柔和的武器。就是到了現在她也幾幾乎不能自信她所聽到的是真的不錯的，她還在疑惑不決，假如她把她的婚約解除的時候究竟會不會給與爵一個很大的打擊的。她非要暫時把她自己的關於這事情的意思隱瞞一下，先來探探他的意思看不可。她的這外交術居然成功了，最後她們倆竟達到了互相瞭解的程度；不過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因為他也和她一樣的在害怕，生怕他自己的心跡要破露出來。

她並不提起李麗玳兒的名字。她單只是說，她對他也並沒有一點不滿意的地方，不過她像這樣的一個人已經住得很久了，真怕把她的這一個生活樣式來改變一下。

“噯，露衣莎，我是決不怕的，”達蓋脫說。“我若老老實實地說，那我想或者這樣倒也比較得好些；不過假如你若願意守約嫁我的話，那我到死為止決不會有二意的。我想這一點你總明白的罷。”

“是的，我是明白的，”她說。

那一天晚上她和爵分手的時候覺得比在往日還要恩愛，她們倆有好久好久不曾感到這樣的溫存慰貼過了。兩人各握着了手，立在門口，悲哀的記憶的最後一陣大浪各打動了他們兩人的衷心。

“噯，這却不像諸事已經終了的样子如我們所

想的一樣，露衣莎，是不是？”爵說。

她只搖了搖她的頭。在她的沈靜的臉上却露現了一陣小小的痙攣。

“我若能幫助你替你做些事情的地方，儘管請你來叫我，”他說。“我是永也不會忘記你的，露衣莎。”於是他就和她親了一個嘴，沿着村道走下去了。

露衣莎，在那一天晚上只剩了她孤零丁一個人的時候，也稍稍流了一陣眼淚，她却不曉得究竟是爲了什麼。但到了第二天的早晨，當醒轉來的時候，她覺得自己正同一位怕把江山失掉的女皇得到了確實的保證的時候一樣。

現在是高莖的雜草可以管儘在西撒的那間幽居的小舍周圍叢生起來，雪也可以繼續不斷地落上牠的這間小舍的屋頂上來，而牠却決不會到不防備的村子裏去狂暴作亂了。現在那個小金絲雀夜夜可以儘管由牠去滾成一個和平的小黃圓毯而安眠，不致

被恐怖驚醒轉來而將牠的翅膀打撲上籠絲去了。露衣莎可以由她己心之所欲，盡量的去縫接麻紗，蒸溜薔薇，打掃揩擦與整整齊齊的折疊衣類去了。那一天下午她在窗前縫着針線，覺得完全是沈浸在和平的空氣裏的樣子。高高的，挺直的，豔麗的李麗玳兒從窗前走了過去；可是露衣莎却一點兒也沒有感到難受。假如露衣莎·靄麗思在不曉得的中間因圖一時的安易而將她的永久的權利賣去了的話，那也是無傷的，這一時的安易的滋味實在是鮮美得很，并且到如今為止在這樣長的歲月裏，這實在是她的唯一的慰安滿足的源泉。和平的靜肅與狹隘的安寧在她實在是同永久的權利一樣地適合的。她邈想着一長列的未來的日子，看到了這些日子都是圓滑無疵純潔得同一串念佛珠上的珠子一樣每一天總同其他的日子相像，她的衷心就不覺充滿了感謝之情而高漲了起來。屋外頭是炎熱的夏天的午後；空氣裏散滿着繁忙的收穫期裏的人和鳥與蜜蜂的聲



音；有喂喂的叫聲，有金屬器具擊衝的聲音，有甜蜜的嚶嚶鳥鳴之聲，有冗長的蜜蜂的哼聲。露衣莎坐在那裏，心裏頭滿貯着祈禱的時候的虔敬之念在細數她的未來的日子，真像是一位從庵院裏解放出來的清靜的尼姑。

(註)上面譯出的美國 Mary E. Wilkins 女士的一篇小說 A New England Nun. 係由紐約 Harper & Brothers 書店出版的小說集 A New England Nun and other stories 裏譯出來的。原作者味兒根斯女士於一八六二年生在 Massachusetts 的 Randolph, 家裏是一個嚴守着 Puritanism 的清教徒的家庭，年紀很輕的時候曾被攜至 Vermont, 到了女學校卒業之後，又重回到了蘭道兒夫來。一九〇二年和 Dr. Freeman

結了婚，以後就在 New Jersey 住下了。一八八六年印行了她第一本的短篇小說集，嗣後就有許多長短篇的小說創作出來。她善於描寫紐英格蘭人的頑固的性格，美國的一位批評家 William Lyon Phelps 至比她為查拉，高爾基，說她描寫下層工農的情狀性格，要比上舉兩大家更來得合理逼真。少年批評家 Carl Van Doren 也說她是美國 Local fiction 的代表者，在加以無限的贊許。我也覺得她的這一種纖纖的格調，楚楚的丰姿，是為一般男作家所追趕不上的。譯文冗贅，把原作的那種純樸簡潔的文體之美完全失去了。并且淺薄輕率的譯者，對原文總不免有解錯的地方，這一點要請高明的讀者賜以指教纔行。

還有原文裏的幾個名字，因為譯者讀不清楚，所以仍將牠們寫出在下面。

女主人公 Louisa Ellis.

男主人公 Joe Dagget.

還有一位女人 Lily Dyer.

狗 Caesar.

聖喬治的毒龍 St. Georg's Dragon.

最後原作者弗麗曼夫人的其牠的著作的重要者，順便也舉兩篇在這裏：

A humble romance and other stories,

Silence and other stories.

Pembroke.

The Portion of labor.

The shoulders of Atlas. etc.

一九二九年三月

此  
页  
空  
白

# 浮浪者

愛爾蘭 奧弗拉赫德 作

有八個貧民在貧民習藝所醫院的病愈調養處的院子裏。這院子是一塊長方形的水門汀地，一面是食堂，一面是一築紅磚的高牆。一頭的盡處是一個便所，其他一頭是一所小小的柏油漆的木棚，木棚之內是一間浴室和一間洗面室。天氣是非常之冷，因為太陽還沒有昇到那些簇聚在這院子的周圍，幾乎使這院子不見天日的建築物上來。時候是一個陰寒的二月的早晨，大約還是八點鐘前後的樣子。

貧民等是剛喫過了早餐出來，隨處在散立着不曉得究竟去幹什麼好。他們喫過的東西倒只會使他們飢餓，而他們的衣服又是不暖的，只立在那裏抖着將外衣袖捲好在作暖手的筒兒。他們的毛織小帽

搭在他們的頭上，有幾個還在咀嚼最後的一口麵包，有幾個想起了在過去有時候曾經飽食過的念頭，就不免蹙緊眉頭，惡狠狠的注視着地面。

米措爾台仰和約翰菲納德就照例的垂頭喪氣地溜入了那間洗面室，背靠住了下水的磁盆漏管臺，兩腳在死勁地蹬踏地面用以取暖。台仰是很長而很瘦的。他有一張蒼白慘傷的面容，並且他的右眼瞳仁四周的那圈虹彩也有點異樣。這並不是像另外的一隻眼睛似的是藍色的，却是一種不確定的有點帶黃的顏色，這是要使人想他彷彿是一個狡猾，陰險，奸詐的人的，其實這却完全是一個錯誤的印象。他的頭髮繞着太陽穴的地方是很灰色的，別的地方却都很白。他的手指又非常的細長，他又總老在咬着手指甲，注視着地面，深深地沒入在沈思的裏面。

“冷極了，”他用了一種很幽弱，而滿不留意似的聲音說。幾乎要聽不出來的樣子。

“是呀，”菲納德粗暴地回答，他抖擻了一下發出了一聲高聲的長歎。“唉——”他剛開口說，却又馬上停住了，打了兩個噴嚏通了通鼻子，就把他的頭垂倒在胸膛的前頭。他是一個中等身材的胖子，樣子還沒有消瘦到怎麼壞，胖胖的面孔，混圓而淡紅，生着灰色的眼睛，雪白的牙齒。他的黑頭髮是養得很長的，鬚曲在他的耳朵上面。他的手的圓潤，柔軟，雪白，真像是一位教書先生的手。

他們倆背靠着磁盆，站着，不耐煩的沈默着在蹬足，這樣過了幾分鐘，前一晚得准進那醫院的那位浮浪者就踱到洗面室裏來了。他寂寂地現身在那木棚的入口之處，在那裏遲疑了一會，用他的細小的藍眼睛向四周探望了一下，敏銳地却也柔和地，正同一隻馴良的野獸在森林的一叢矮樹裏探望出去的神情一樣。他的矮胖的身體，站在那木棚的柏油漆的門柱中間，後面是凝灰土的土牆，上面是灰色的天空，簡直是在用了似乎要從他的身體裏流出來



的活力在威嚇的樣子。至人少在那木棚裏的兩個垂頭喪氣無精打采的貧民的眼裏覺得他是如此的。他們用了沈鬱惱恨的表情，眼睛裏閃着羨慕的眼光，額前蹙深了縐紋，肌膚上起了寒粟，看着這一個浮浪者，因為看到了一個活潑大膽毫無顧忌地過他的流浪生活的粗暴大漢，覺得與他們自己的畏怯成性，對人生是疲倦得難堪的生活狀態太不相同了。兩個人各自在想，“你且看看那惡毒的浮浪者的紅胖的臉兒。且看看他那雙盛氣凌人的眼睛，會勇猛得同獅子或小孩的眼睛一樣直視上你的臉來，并且又恬不知恥地在背後還有一種溫柔的表情映着在哩，彷彿是毫不含惡意似的。看他那一大簇黑鬍子，幾乎顏面頸項的全部都蓋煞了，只留出了一雙眼睛，一個鼻頭和一條狹紅的縫算是嘴罷。啊，我的天啊，看那喉嚨頭的筋肉，胸口裏的長毛，并且在這一個日子裏，我是凍都要凍死的了，假如像他那樣地把胸膛坦露出來的話！”

他們倆各在這樣的想，但兩人都不說出來。那浮浪者傻笑了一下——他只略張開了一下他的鬍鬚，裸出了紅的嘴唇和紅的牙肉，錯落的黑牙齒散列在牙肉的上面，馬上就仍舊把他的鬍鬚閉上了——那兩個貧民却不作回答。他們倆是受過教育的人，自然是不屑和這個無禮的污濁的浮浪者結交的，正如他們冷縮在那洗面室裏度日，不屑和別的貧民爲伍的是一樣。

那浮浪者不再注意他們了。他走到了木棚的後部，立在那裏，眼睛望着門外在味嚼煙草。其他兩人，感覺到了他的存在而興奮了起來，局促不安地滿面作了一副窘迫的形容。終於那浮浪者望着台仰而癡笑了起來，摸索他的外套的口袋，摸出了一枝綳縮的煙捲來給台仰，又笑了笑，點了點他的頭。但是他不說話。

台仰已經有一個禮拜沒有香煙吸了。他望着那枝香煙，驚異了一下子，他對於挾在這浮浪者的胼

抵泥濘的手的拇指和食指間的那枝細小，摺縐，醜  
醜的煙捲兒，渴想得臟腑都發起痛來了。然後他扭  
歪着臉，勉強地嚥下了一口氣，訥訥地說，你倒是  
一個好漢，”便伸出了一隻顫抖的手去。三秒鐘  
裏，那枝香煙便被點燃起來，他却在吸食那第一口  
暢快的醉人煙味了。他的臉上輝耀出了一種舒暢的  
幸福。他的眼睛閃爍着放起光來。他吸了三口後，  
便想把那枝烟遞給他的朋友，這時候那浮浪者却說  
話了。“不，這枝你自己吸罷，都會裏的先生，”  
他用了平靜的和藹的柔軟的口氣在說。“我另外給  
他一枝。”

那兩個貧民在吸着烟的中間，他們的無精打采  
的神情消滅了，却變成了興致十足而言論滔滔不絕  
的樣子。那兩枝香烟把介在他們自己和那浮浪者中  
間的一道不信任與蔑視的障礙打破了。他的出人意  
外的寬洪大量的行爲，正可以將他的鬍鬚與衣衫襤  
褸的情形相消殺。他穿着的不是貧民的制服，卻是

一條滿是補釘的厚絨長脚袴，許多件洋服小背心，與一件五顏六色的破碎得不堪的外套，這些東西亂七八糟地都堆在他的身上，並不用鈕子來扣住，只用了一串繩束網住在他的腰裏。他們認他爲朋友了。他們開始對他說起話來。

“你是只進來過過夜的嗎？”台仰問他。仍舊含有一種屈位下交的自謙的語氣。

那浮浪者點點頭。幾秒鐘後，他把煙草從本來含着的嘴角滾轉到另一隻嘴角去，吐出了一口在地上，束了一束他的長脚褲。

“是的，”他說，“我昨天從屈勞海大走來，我到達勃林的時候是疲倦得像隻狗了。我自己想想，唯一的可去的場所是這裏了。我正需要一個可以把身體洗清的浴，一張好的牀，一宵安靜的睡，而我却只有九個辨士，一塊排肉，一點兒馬鈴薯，和一個洋蔥頭在身邊。如果我買一張牀睡，那麼，這些東西統都要化費完了，而現在我却已經得到了

一夜的好好的睡眠，一個溫暖的洗浴了，但我的九個辨士和我的伙食仍舊一點也還沒有化去。到了十一點鐘，我一出這裏，馬上就又要啓程走了，今夜不知將在什麼地方下宿之前，也許要走十五英哩的路呢。”

“但是你怎麼得進這醫院房裏來的呢？”菲納德問他，帶着一種妬忌的神氣對那浮浪者望着。那枝香烟使菲納德的飢餓感覺得更加厲害了，並且那浮浪者說那天要走十五英哩的路然後找一個地方下宿的那種將內衷陳訴的口氣，也使他興奮了。

“我怎麼得進來的嗎？”浮浪者說。“這是很容易的。近年來我的右腿上生了一種癰腫。這使得我每逢碰到貧民習藝所的時候，總叫我進醫院房去的。這是很容易的。”

三人之間又沈默起來了。那浮浪者走到門口去，看那院子。上面的天空仍舊是灰暗蕭颯。兩個鐘頭前洗滌那水門汀的院子所澆的水，仍舊是一滴

滴的在閃亮，致使一塊塊的小潭錯落的散滿在那裏。空氣裏毫無一點熱力能使水蒸乾。

其他六個貧民，三個扶着杖的老人，兩個青年和一個滿面瘰癧的少年，都在顫搖地走來走去，神氣很疲倦地在講話，并且貪食地在張望那食堂的窗子，那裏面，那個管理食堂的老頭兒尼台在預備午飯的麵包和牛奶。那浮浪者看完結了這些，便聳了聳他的肩頭，走回到那洗面室的裏面。

“你在這裏多少時候了？”他問台仰。

台仰把他的吸剩的香烟頭在他的靴子上觸熄了，把那熄滅的烟頭放到他的帽子的夾層裏去，然後他說，“我在這裏六個月了。”“你是受過教育的人嗎？”浮浪者說。台仰點點頭。那浮浪者望着後他，走到門口去吐了一口痰，又走回到先前的地位：

“我要說你是箇傻瓜，”他非常冷淡地說。

“你的相貌並不是像有什麼病的。不管你的頭髮怎樣，我敢賭着東道說你決不會比三十五歲年紀更大

的。噯？”

“這正是我的歲數，但是——”

“且慢，”浮浪者說。“你的相兒是自在得像並沒有什麼的，這是春天的早晨，而你却不到街路上去浮浪，只閒費着光陰在這裏，把你的心消磨盡於飢餓和貧苦之中。真是枉爲了男子！你是瘋的罷了。就是這一點”。他用舌頭作出一種好像趕馬的噪音，動手拍他自己的袒開的胸膛。他每拍一下胸膛，便有一聲沉濁的響音出來，好像是遠方的雷音。這聲音是非常的響，響得台仰一徑不能夠說話，直到那浮浪者到停住不拍他的胸膛爲止。他站在那裏，動着他的嘴唇，瞅着他的右眼，因爲聽了那浮浪者所說的話在不安興奮，并且還在妒忌着這人的頑健和耐苦，敢在這樣冷得要死的天氣，竟如此的拍着他的袒露的生滿毫毛的胸膛。這種重拍是要把台仰的肋骨都打斷，而這種袒裸是要使台仰生肺炎的。“你說說自然是很容易，”他不服地咕嚕

着，隨即他便住口不說了，望着那浮浪者，他想對一個浮浪者去談個人的私事是很可笑的。但是在那浮浪者的虎視眈眈的目光中，却有些挑釁的，盛氣凌人的，并且絕對不動情感的神氣在那裏，因而就驅散了他那蔑視的感情。台仰因此却感到了他有自己辯護的必要。“你怎麼能夠瞭解我呢？”他繼續說，“在你所能看到的範圍以內，我是不錯的。我並沒有什麼病，不過只在背上生有一點兒小斑腫，這是由於食物不良，飢餓與……與屈辱而生出來的。我的心是有病的。但當然你是不能瞭解的。”

“對啊，”菲納德說，他不愉快似地把香煙從鼻孔裏噴了出來。“我常常羨慕那些無思想的人。我希望我是一個種田的農夫。”

“嘿。”那浮浪者沉重地高喝了一聲，隨即他便放聲大笑，蹬足，拍拍胸膛。他的黑鬍髭笑得發顫了。“慈悲的聖母啊，”他高聲叫着說，你們真使我發笑，你們兩個。”



那兩個人移動了脚跟局促不安了，咳着，不說一句話。他們忽然覺得他們的那種蔑視這浮浪者的想頭是很可羞的，幾分鐘前這一位浮浪者却是給他們香煙吸的呀。他們忽然覺得了他們是貧民，是潦倒的人，並且因為對於一個同伴是浮浪者的原因而高抬起身價來，便是卑陋得很的人。他們不講話。那浮浪者收住了笑，也嚴肅了起來。

“聽着，”他對台仰說，你從前服務任文職的時候是做什麼的，這是照人家問軍人的說法，你到這裏以前是做什麼的？”

“噢，最後的職業我是做一個律師的書記的，”台仰喃喃的答，咬着他的指甲。“但那不過是暫時之計罷了，我說不出我有過什麼久長的職業。不知怎樣我似乎總是在浮動的。我從大學剛出來的時候，我想謀一個領事官職，但是失敗了。我便在鐵龍尼地方，我的母親那裏，家居了有一年的光景。她是有一點小產業在那裏的。然後我便到這

兒達勃林地方來了。實在我在家裏閒蕩得厭煩了。當時我想無論什麼人都在可憐我。我看見無論什麼人都結婚了，或者做事情去了，而只有我卻在虛度光陰，喫着母親的老米飯。所以我就出來了。帶着兩隻皮箱和八十一磅金磅到了此地。到了這一個五月的十五那便是六年正了。那一天也是一個美好晴朗的日子。”

台仰的悲傷的語聲沈寂了，他咬着指甲，望着地面。菲納德在試吸他的香煙的最後一口煙。他把他的煙頭夾在他的指頭間，而尖出了嘴唇，好像在喝滾熱的牛奶似的在吸。那浮浪者寂寂地又給了他一枝香煙，然後回頭對台仰說。

“你那八十一塊金磅作什麼用了的呢？”他說。“你是喝酒喝完了的呢，還是送給了女人？”

菲納德，正享樂着他剛剛燃着的第二枝香煙，哄笑了一聲，說道，“哈，是女人弄完了他的錢，她們實在是許多男人一生的禍根呀，”但台仰忽然

跳了起來，他的面色發白了，他的嘴唇顫動了。

“我能够保你相信我，”他說，“我一生從來也不會接觸過女人”。他停住了，好像是在驅逐出被那浮浪者所提出的問題而惹起的他的心裏的鬱悶。

“不，我不能說我是把錢喝完了的。我不能說我究竟作了些什麼事情。我不過是做做這樣，做做那樣，變動不定的做了些事情。不知怎樣，我似乎覺得我總不會成大事業的了，隨便怎樣過日子在我都是不十分要緊的了，橫豎我是要潦倒的了。所以也許我一下子也會喝過一次過度的酒，也許買跑馬票輸去了幾金磅錢，但這些却都是不關緊要的。不，我的淪落實在是因為我似乎是天然的要淪落下去的，我不能振作起來阻止我自己的淪落。我……我在這裏已經六個月了……我料想我是要死在這裏的了。”

“啊，那真是要命，”浮浪者說。他把兩手交叉在他的胸膛裏，他的胸膛是隨着他的厲害的呼吸

而不絕地在突出縮進。他守望着台仰，在不絕地點頭。菲納德是聽過台仰的身世，早已聽過幾百次，早已聽得詳詳細細的了，所以他只聳聳肩，嗅動嗅動鼻子，說，“算了罷，這是一個可笑的世界。如果我不爲酒色，那得會到這裏來呢。”

“可不是麼？”浮浪者說。“你這話又從怎麼來的呢？”“豈不是麼？我敢賭着咒說，”菲納德說，說着從他的嘴裏却噴出了一口青色的濃煙來。“今天我原得爲一個富人了，假若不是爲了酒色的話。”他交叉着兩腳，裝腔作態地背靠着那磁盆的架管，兩手伸在前面，右手指輕輕地拍着左手背。他的胖圓的臉，生着笨重的顎骨，是轉向着門口的，神氣是自私自利，愚蠢，殘酷的樣子。他笑了，幽聲的說，“啊，孩子們，啊，孩子們，當我一想到這個。”他咳了一聲，聳聳肩。“你相信嗎？”他轉向那浮浪者說，“我在最近十二個月裏化去了五千金磅的錢。這是事實。我敢以靈魂賭

咒，這是事實，我曾經用去的。我詛咒得到這筆款子的那個日子。兩年以前，我一逕是個幸福的人，我開設一個最好的學堂在愛爾蘭南部。後來，我的一個姑母從美國回來了，便同我的母親和我自己在一塊兒住着。她住了六個月便死掉了，遺下了五千金磅給我母親。我便從那老婦人的手中弄到了這筆款子，上帝恕我罷，然後是…啊啊，”菲納德嚴肅地搖着頭，聳起眉毛來，歎了口氣。“我不失悔，”他繼續着說，斜視着那洗面室的水門汀地上的一個黑斑點。“我當時清醒的日子，只有屈指可數的幾日呀。到現在我却願以一個月的生命去換一杯茶和一塊大麵包了。”他蹬足，拍手，又嘎聲的大笑了起來。他的粗頭頸笑得抖動。然後他又恢復了愁容，說，“希望我有一個辨士。打九點鐘了。我真餓得快要死了呀。”

“噯？餓麼？”當菲納德在說話的中間，那浮浪者却陷入於一種半醒半睡的狀態去了。他跳起

來，搔搔他的裸袒的頭頸，然後摸索了半天他的上身的衣裳內部，自言自語的在呢哦着。終於他摸出了一隻小袋來，從那小袋裏取出了三個辨士。他把辨士給菲納德。“買我們三個人的點心罷，”他說。

菲納德的眼睛閃亮了，他用舌頭舐着下嘴唇，然後就不說一句話而溜跑出去了。

在那個貧民習藝所的醫院裏，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的，却生成了一種習慣，便是那個管理食堂的貧民，得從那醫院制定的伙食裏暗中偷取一點茶湯麵包之類，而把這些東西在九點鐘的時候再作為額外的食品去賣給其他的貧民，每客一辨士。那醫院長對於這種偷竊的行爲，是佯作不見的，因為他自己的一切伙食，也完全是從貧民醫院的開支中偷竊來的，而他的這種行爲，那貧民習藝所的所長也是佯作不見的，這又因為那貧民習藝所所長自己也有別種的不法行爲在的，所以他不敢叱責他的部下的人員。但菲納德却並不去管這些事情的。他溜進了食

堂，捏着三個辨士在老尼台的面前，輕輕地說“三客。”尼台，一個瘠瘦乾癯的老貧民，生着一張極厚的紅下嘴唇，彷彿像一個黑奴，站在火爐前，兩手交叉在他的醜陋的柳條圍胸裙的下面。他數了數那三個辨士，呢哦着，然後就放到了他的袋裏去。在二十年中間，他像這樣的已經積蓄了九十三磅的金磅了。他沒有親人族類可以把這筆錢遺贈給他們的，他也並不要化費一個錢出去，而且也不會離開那貧民習藝所的，除非是死了的時候，但是他却還在積蓄着錢。積蓄錢是他生平唯一的快樂。他每逢積得了一先令的辨士，便去掉換銀的先令，銀的先令積得成了數目，他便去換相當的鈔票。

“人家說他是已經有一白金磅了”，菲納德心裏在想，當他看着尼台安放那辨士的時候，他却饞得渴起來了。“希望我能知道他那錢是藏在什麼地方的。我現在就可以把他在這裏勒死，然後可以去海用一下。有一百金磅呀。我可以去喫，喫，喫，

并且還可以去喝，喝。”

那浮浪者和台仰沒有說一句話，一直到菲納德回來，他捧着一塊白松板，上面載着三碗茶和三塊麵包。台仰和菲納德馬上便狼吞虎嚥的喝起茶，撕起麵包來了，但那浮浪者，却只喝了一點茶，然後把他的麵包拿起來，撕裂爲二，分給了那兩個貧民。

“我不餓，”他說。“我的伙食是自己帶在身邊的，等一走上了那曠野的大道，我馬上就可以坐下來燒煮飯喫。現在天氣也變成一個真正的春天了。看那太陽啊。”

太陽終究昇到磚牆上面來了。照進了院子裏，把一切東西都照得光亮。雖然天氣還不暖，但能使人感到舒適而有生氣。那天空也已經變作潔淨的純藍色了。

“這豈不是要使你跳起來叫起來的麼？”浮浪者叫着，很快樂地蹬起足來。他看見了太陽就興奮



得很了。

“我是寧願看見我面前有一頓很好的飯餐的，”菲納德滿口含着麵包，訥訥地說。

“你說怎麼樣，都會裏的先生？”浮浪者說，站在台仰的面前。“你難道不喜歡現在像這個時候沿着一條山路走去，有一條河在你的腳下山谷裏流着，太陽直晒着你的背脊的嗎？”

台仰黯然地注視了一下，做夢似的笑了一臉，然後歎了口氣，搖了搖頭。他喝着茶，一句話也不說。那浮浪者走到木棚的後面去了。一直到了他們喫完麵包和茶，無人說一句話。菲納德收拾起碗盞來。

“我把牠們送回去，”他說，也許他們會要我到那廚房裏去要些東西的。”

他一去便不回來了。浮浪者和台仰都陷入到了一種沈思的半醒半睡的狀態裏去。大家都不說一句話，直到鐘打了十點。那浮浪者自己聳聳肩，走向

了台仰的身邊，拍拍他的手臂。

“我是在想你所說的……所說的你怎樣過的你的生活，我心裏自己想，‘唉，那個可憐的人說的却是真話，他是一個老實人，看他在這裏浪費他的生命，真是可憐的。’這便是我對我自己說的話。像另外的那個傢伙呀。他是壞東西。他是個說謊的滑頭。他或者會仍舊回到他的學堂裏，或者也許會到別的什麼地方去的。但你我是都不能成爲體面的正經市民的。都會裏的先生，我們倆是天生成的浮浪者呀。不過你總沒有下一個決心的勇氣。”

那浮浪者走到門口去吐了口痰。當他在說話的時際，台仰是在疑惑地望着他，現在台仰不絕地移動起站立的地方來了，縐緊了額頭。

“我不能夠跟你的，”他神經過敏地說，張開着嘴正要繼續說下去的時候，忽然他又記起了這人是個浮浪者，同他講道德上的行爲是不配的。

“當然你不能夠，”浮浪者說，走回了他的先

前的地位，然後他把兩手插入了袖管，把他的香烟從本來含着的嘴角滾動到還有一隻嘴角邊去。“我知道你爲什麼不能夠跟我去的原因。你是一個天主教徒，你信仰耶穌基督和聖母馬利亞和神父教士及一個後世的天堂。你喜歡被叫作正經而去盡你的義務。你是天生像我自己一樣的一個自由人，不過你却沒有了勇氣……”

“算了罷，喂，”台仰叫喚着說，語氣是受驚而帶怒的。“不要說那些廢話了罷。在——你的——香烟和食物上，你是很可感謝的，但我不許你在我面前詛咒我們的神聖的宗教。真可怕。哼。”

浮浪者默默地笑着。沈默了幾分鐘。然後他走到了台仰身邊，捉了他的右手狠狠地搖動着他，而又大聲的在他的耳邊高叫說，“你是我所碰到的人中間的一個最大的大傻瓜呀。”於是他就放聲大笑，走回了他本來的位罝。台仰開始想那浮浪者不要是瘋了的罷，於是氣憤便漸漸地平了，不再說一

句話。

“聽着，”浮浪者說。“我是生來就卑賤的。我的娘是一個漁夫的女兒，我的法律上的父親是個種田的人，但我的真真的父親却是一個貴族，這是我十歲時纔知道的。這便是使我對人生有一種不信用的偏見的原因。我的父親把錢給母親教養我，當然她要我去做一個宣教師。我自己想，什麼都不管，世間的事情豈不都是一樣的麼？但是當我二十三歲的時候，再過兩年便可以授職爲候補牧師的時候，一個女僕却產生了一個小孩下來，我便被驅逐出來了。她跟着我，但過了六個月我便拋棄了她。她自生了小孩之後樣子一點兒也不好看了。從此後我一逕還不曾瞥見過一眼她或那小孩。”他停住了，癡笑着。台仰咬着嘴唇，他的面孔因嫌惡而扭歪了。

“後來我便流浪了，”浮浪者說。“我對我自己說，在這個世界上想做些什麼事情，實在是傻瓜

做的把戲，人生只教享樂享樂那太陽，那大地，那海洋，和雨就對。那是二十二年前了。說起來我可以自傲的，這二十二年中，我從未曾做過一天工作，也從未曾害過一個我們同類的人。這便是我的宗教，并且這也是很好的宗教。像鳥兒般的活着自由自在地。這是一個自由人生活的唯一的方法。向鏡子裏看看你自己罷。我比你大十歲，而你還看起來老得可以當我的父親呢。來罷，喂，今天同我去流浪罷。我知道你是個老實傢伙，所以我要告訴你些方便的法門。今從朝起，六個月後，你便將忘掉你曾經是一個貧民或書記了。你說怎麼樣？”

台仰思考着，在注視着地面。

“不論什麼事情總比這浮浪好些，”他訥訥地說。“但是……慈悲的上帝呀，變做一個浮浪者是什麼話啊！在這裏我還有機會恢復到正經生活去的一日，但一變做了浮浪者後，那我就完了，喪失了。”

“喪失？你會喪失什麼呢？”

台仰聳了聳肩。

“我總可以有得一職業的希望。總有人會到這裏來物色我的。總有人會死掉的。其中總有事情會發生的。但如果我一作浮浪者啊……”他又聳了聳肩。

“所以你寧願在這裏做貧民嗎？浮浪者問他，帶着一種傲慢的，一半也是蔑視的冷笑。台仰畏縮了，他忽然覺得他的腦裏生出了一種狂熱的渴望，渴望着做些瘋狂的不顧一切的事情。

“你是一個好傢伙，”那浮浪者繼續說，“寧願在這裏偷懶，和老人及無用的廢物等一同的腐潰下去，不願出去到自由的空氣裏去飛翔。你真枉作了一個男子漢呀！振作振作罷！與我和衷共濟的一道出去，現在我們一同去懇求釋放出去罷。我們可以一同步行到南方去。你說怎麼樣？”

“天曉得，我想我願意去的呀！”台仰高叫着

說，眼睛裏放出了閃光。他奮興地在那木棚內兜圈子，走到門口去看看天空，又從新走回來望着地面，手足不知所措地儘在抽動。“你想，這是可以的嗎？”他還是在繼續着問那浮浪者。

“當然是可以的，”浮浪者還是繼續着在回答。“和我一同去懇求醫院長釋放你出去罷。”

但是台仰却不願離開那木棚。他對於重要的事情，在一生中從來也不會能夠有過一個決心。

“你想，這是可以的嗎？”他還在繼續着說。

“唉，可咒罵者在此，這豈不是一場笑話麼？”

那浮浪者最後就這樣的說，“請你老住在這地方罷，祝你好，再會。我是要去了。”

他走出了那木棚，走過了院子。台仰伸出着手，向前搶上了幾步。

“我說——”他剛開口說，馬上又停住了。他的腦袋裏急旋着碧綠的田野，滾滾的山泉，籠罩在藍霧裏的山岡，與在車前草生滿的田上空處的雲雀

的高歌，但總有點物事在絆住他的腿，使他不能放開兩腳，跟上那個浮浪者的後面而追趕上去。

“喂，我說——”他又開始了，但又忽然停住，而他的顏面却顫動了起來，額角頭鑽出了幾粒眞珠似的大汗。

他終於不能決下心來。

(註) 這是從愛爾蘭的作家 Liam O'Flaherty 的短篇小說集 “Spring Sowing” 裏譯出來的一篇名 “The Tramp” 的小說。是由夏萊蒂先生譯了頭道，我來改譯二道的。

這一位作家的作品，我在兩年前曾經譯過一篇 “春天的播種”，收在 “奇零集” 裏，後來也看見了幾位另外的先生譯了幾篇他的作品。但是他的身世，我到現在也還沒有知道。



不過據他近作的一本傳記 “The Life of Tim Healy, the veteran Home Ruler, now Governor-General of the Irish Free State” (1927) 看來，大約也是一位愛爾蘭解放運動中的鬥士無疑。

他的其他的幾部著作，就我所曉得的，把牠們列舉在下面：

1. Thy Neighbor's Wife.
2. The Black Soul.
3. The Informer.
4. Mr. Gilhooley.  
Sort Stories.
5. The Tent.

而我們最容易買到的，却是英國 Jonathan Cape 發行的 “The Traveller's Library” 裏的兩種他的書，就是第二十六冊的 “Spring Sowing” 和第九十九冊的 “The Black

Soul。

此外還有幾個譯文裏的人名地名，我恐怕發音一定有不對的地方，特在此地寫出。

1. Michael Deignan.

2. John Finnerty.

3. Neddy. 以上人名。

4. Drogheda.

5. Dublin.

6. Tyrone. 以上地名。

因為譯文是出於兩手的東西，所以前後不接，或完全譯錯了的地方，想來也一定不少，這一點尤其在期待着讀者諸君的指正。

一九二九年二月

## 譯 者 後 敘

在“大家”很多的中國，下面被譯出的五位作家，當然只可以稱作“小家”，雖然在這五位作家的本國，也許各是在享受着相當的尊敬的。

這五篇東西，全是曾在奔流上登載過一次的舊稿，現在不過將誤印的文字，略加改正而已。其中有一篇“幸福的擺”，在初印的時候，錯誤尤多；後來承清霜先生的厚愛，從日本寄了一冊原作的英譯本來，使我得有了一箇和德文原作校對的機會。但是校對未終，我又因為受交易所政府底下的戕腿的壓迫，倉皇逃了一次難。那本英文本子，竟被扣

留在長江邊上的一箇小都市裏了。其他的四篇原本，也同樣的遭到了被扣留的惡運，所以現在當出書的時候，終於不能夠過細地再來修改一番。

此外關於各作家的約略的介紹，仍各附在每篇的篇末，此地可以不必再說。

不過當中國的各“大家”正在合縱連橫，對我這樣的一箇小之尤小，決未成家的人，在下總攻擊的此刻，把這一部稿子送給印刷所去印出書來，似乎也有一點借了外國人的毒瓦斯來遮蓋自己的嫌疑。但是不想做官，尤其不想做領袖的我這落伍者，向來是與世無爭，於人無怨的這一點微衷，或者是可以對諸位攻擊我的大家們告罪而有餘的罷！

一九三〇年二月達夫誌

吳 江 柳 氏  
捐 贈 國 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1 01578

上海圖書館

柳亞子

No. 73